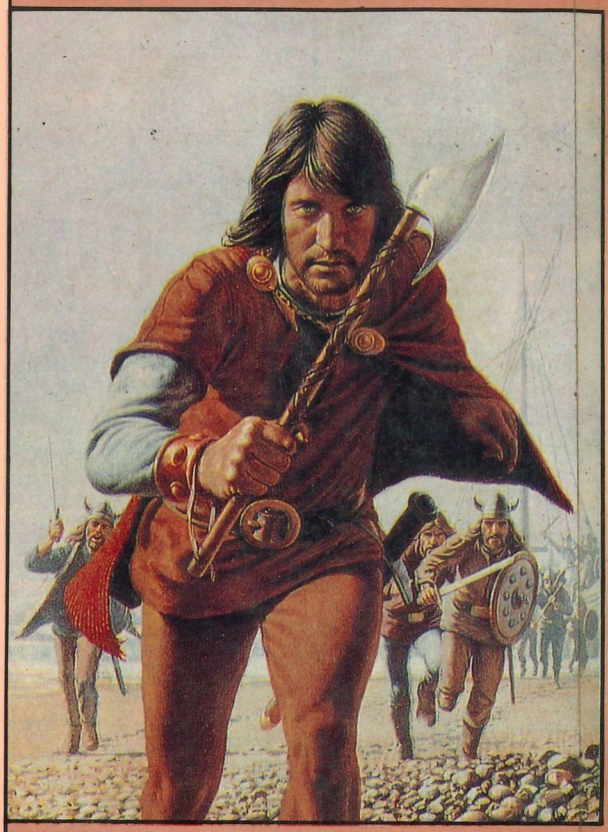
大俠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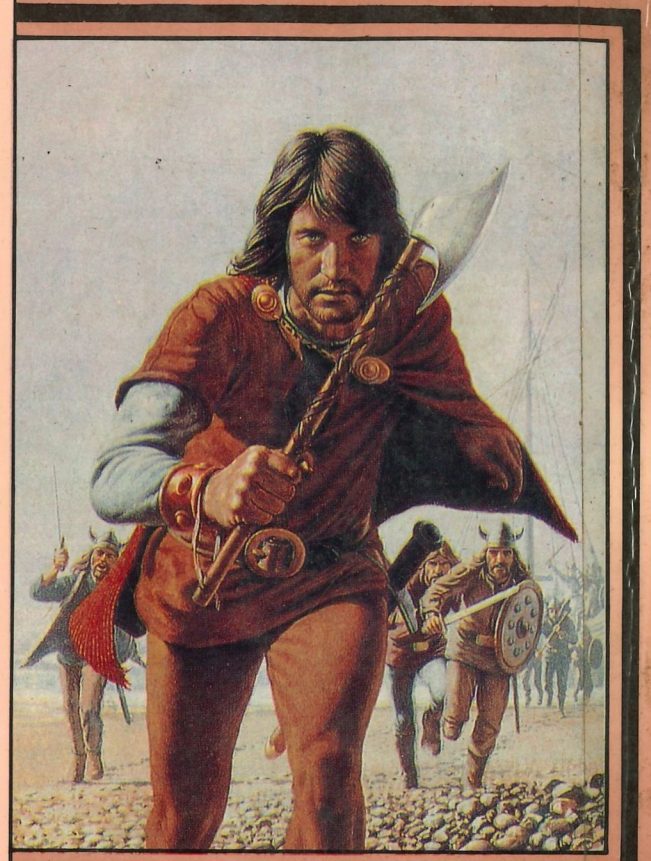
司馬翎著

續下集

大俠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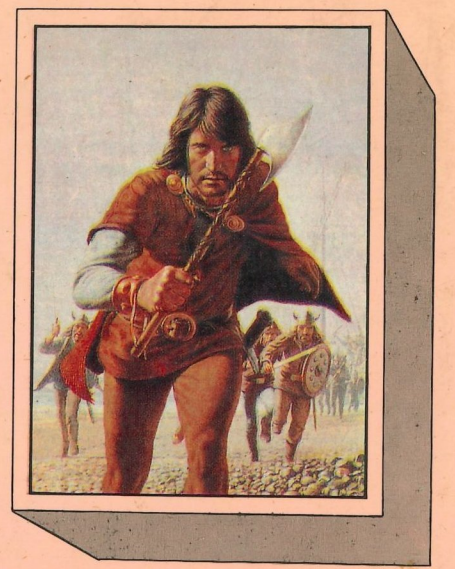
司馬翎著

續下集



大俠魂 續下集 司馬翎著 文天出版有限公司

文天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

大俠魂

續 下冊

司馬翎著

司馬翎系列作品

- 鶴高飛
- 白骨令
- 關洛風雲錄
- 劍神傳
- 劍氣千幻錄
- 八表雄風
- 武　道
- 金浮圖
- 仙劍佛刀
- 胭脂劫
- 獨行劍
- 纖手駁龍
- 玉鈎斜
- 浩蕩江湖
- 血羽檄
- 劍膽琴魂記
- 帝疆爭雄記
- 神鵰劍侶
- 檀車俠影
- 焚香論劍篇
- 龍虎聯劍錄
- 亂世遊俠傳
- 天涯孤獨劍
- 亂世遊俠後傳
- 聖劍飛霜
- 風塵俠影
- 大俠魂

只見火光陡亮，照耀林中，四周人影幢幢，也不知有多少人。

蔡薇薇芳心暗驚，想道：「原來是顧姨！」迴眸一瞥，賈嫣也是滿面驚奇之色。

她轉面望去，只見十丈外樹梢，立着一位鳳目蛾眉，風華絕代的中年道姑，左手握着玉柄拂塵，那一襲青布道袍，掩不住她那傾國魅力，正是昔日的玉鼎夫人顧鸞音，而今的長恨道姑。

長恨道姑一驚之下，鎮定如常，美眸流盼，只見前面是片曠地，冷艷絕塵，手拄鬼頭杖的梅素若，卓立當地，左右陪侍着厲九疑與一個身材枯瘦的黑袍老者，雁翅排列着兩排弟子。

左右兩方，則由葛天都、申省三、樊彤，率人連退路擋住，看那些九陰教徒，個個穩立枝上，顯無弱手。

見了這陣仗，長恨道姑心神一凜，暗道：今夜想走，看來難比登天了！

只聽厲九疑厲聲道：「顧鸞音，還不參見本代九陰教主。」

長恨道姑修道十餘年，那鎮定從容的功夫，自非一般人可比，淡淡一笑，躍下枝梢，朝梅素若稽首道：「梅教主好。」

梅素若視若無覩，冷然傲立，只是星目之中，光芒閃動，似是芳心異常激動。

那枯瘦的黑袍老者，冷冷說道：「顧鸞音，妳莫非忘了本了？」

長恨道姑目光一轉，道：「這位是誰？恕貧道眼拙。」

那枯瘦的黑袍老者冷然道：「老夫石萬銓，上二代教主座前護法，妳沒見過，也當聽過。」

長恨道姑心頭一震，暗忖：原來是他。

原來那黑衣老者石萬銓，乃是上二代九陰教主，座前四大護法之一，這九陰教四大護法，當年江湖稱爲「九陰四絕」，論起九陰教昔日聲威，倒有一半以上，由四人而得，若不是四人曾受困巫山，五十年前，九陰教還不致被迫得乘桴入海，流浪水天了。

長恨道姑被錄爲九陰教弟子，正是九陰教沒落之時，隨後奉命屈身通天教，待機而動，始終未見過這四人，但却聽過四人厲害，不禁暗暗歎道：「今日那是準死無疑的了。」

但她這多年修鍊，心如止水，鎭定逾恒，朝石萬銓稽首一禮，道：

「原來是貧道前輩，長恨失禮了。」

石萬銓哂然道：

「妳莫非以爲披上道袍，卽可將過往之事，一概不提了。」

長恨道姑淡淡一笑，道：

「貧道早已不屬九陰教弟子了。」

石萬銓怒聲道：「顧鸞音，妳敢欺師背祖？」

長恨道姑漠然道：「貧道長恨，顧鸞音二十年前，早已死了。」

頓了一頓，道：「那顧鸞音縱然未死，在受過『陰火煉魂』之刑後，業已不算九陰教下弟子了。」

石萬銓不覺一怔，轉面朝梅素若望去。

梅素若螓首微頷，道：「確有此事。」

原來九陰教規，有一條規定，凡受「陰火煉魂」之刑者，皆已不屬九陰教徒，想那「陰火煉魂」，慘絕人寰，普天之下，孰能忍受，七日七夜之後，早已一具乾屍，此規原意亦爲犯了大禁之徒，死後也不容復爲九陰弟子，豈料玉鼎夫人曹州受刑，華天虹趕至，九陰教主忌憚華天虹武功，半途撤刑，却容玉鼎夫人活下。

石萬銓暗感爲難，若依教規，玉鼎夫人既非九陰教弟子，自不能按規辦理，如此便名不正，言不順了。

忽聽厲九疑冷冷說道：「顧鸞音，七日七夜的『陰火煉魂』，妳猶未受滿，仍得受教規制裁。」

大步向前，欻然一掌，擊向顧鸞音，口中喝道：

「老夫先看妳這些年來，長進了多少？」

顧鸞音微微一笑，右手拂塵向上一捲。

只聽裂帛似一響，潛力四散，吹得大把焰焱吞吐不定，茂林之中，暗影翳翳，若厲鬼張牙舞爪，極爲可怖。

但見厲九疑倒退一步，長恨道姑衣袂飄飛，却僅連幌兩下而已。

九陰教之人，無不一驚，玉鼎夫人顧鸞音，原屬幽冥殿下，武功造詣，本不如兩殿三堂之主，而今分明已在厲九疑之上。

忽聽梅素若冷聲道：「厲殿主，本座命你動手了？」

厲九疑神色一變，連忙朝梅素若躬身道：「屬下急欲擒下叛徒。」

梅素若截口冷然道：「你退下。」

厲九疑頓了一頓，面色不豫，退了回去。

梅素若哼了一聲，一瞥石萬銓，道：「石護法以爲如何？」

石萬銓躬身一禮，道：「教規雖有此條，然老朽以爲，顧鸞音不可放過。」

梅素若黛眉一蹙，道：「自定教規，亦不遵守，本教何以統御屬下？何以君臨江湖？」

石萬銓暗道：「聽她口氣，竟然袒護顧鸞音那賤婢，哼！人言她與華家那小兒之事，怕是不假。」

心中在想，口中說道：「教規所定，所受『陰火煉魂』，當在七日夜以上，雖未明文規定，其意昭然，教主明察。」

梅素若玉面隱有不豫，却也未便再言。

長恨道姑暗暗想道：「唉！局勢至此，她也無法爲力，不要讓她因我之故，在屬下之前，威信大減，只望這孩子能將九陰教帶上正途……」

心念電轉，她爲了不使梅素若作難，自願拚捨此身，心念一決，含笑說道：「教主……」

梅素若目光如電，見長恨道姑面色一黯，倏又開朗，已猜出她心思，暗道：「若任她死在我面前，他若知曉，必定恨死我了。」

她於赤鎮，初見長恨道姑，口稱前輩，執禮甚恭，雖她另有解釋，只是潛意識，仍是爲了華雲龍，否則早就問長恨道姑一個叛教之罪了。

眼下見長恨道姑，大有自承罪狀之意，芳心大急，峻聲截口道：「住口！」

一顧石萬銓，道：「石護法，攔截顧鸞音，是由你全權安排，四周防護，嚴密與否？」

蔡薇薇聽到此處，芳心一動，暗道：「莫非梅素若是有意引我來此？」

轉念之下，一瞥賈嫣，四目交投，賈嫣點了點頭，兩人俱作此想。

石萬銓聽出梅素若話中有話，微微一怔，以他功力，稍一留意，賈嫣與宮氏姊妹，如何瞞得住他，目光一轉，朝四女隱身之處，震聲一陣長笑。

這石萬銓功力好生高強，笑聲劃破夜空，震盪四野，直入雲霄，相隔偌遠，賈嫣與宮氏姊妹，已感耳膜一陣劇痛，頭腦發漲，承受不住。

蔡薇薇覩狀，芳心一急，脫口一聲嬌叱。

她情急之下，那聲嬌叱，凝足功力，透過石萬銓笑聲，直穿對方耳鼓，梅素若與厲九疑，猝不及防，氣血一湧，旁侍九陰教徒，更是如雷貫頂，搖搖欲墜。

石萬銓愕然住口，沉聲道：「原來有絕世高手在此，請出一會如何？」

蔡薇薇知道今夜不可能平安退出，悄聲兒道：「三位姊妹，九陰教高手雲集，妳們不是敵手，待會最好避開高手，只找那些教徒下手。」

像這種話，雖是實情，却絕不宜出口，好在三人知她純眞，未有不快之感，聞言齊齊頷首。

宮月蘭笑道：「不勞關照，我本來就只想袖手旁觀，看看妳的絕世武功。」

蔡薇薇抿嘴一笑，當先走出，三人隨後跟着。

長恨道姑望見蔡薇薇，脫口喚道：「薇兒，是妳！」

蔡薇薇嬌聲道：「顧姨，我倒要感激九陰教困住妳，這次我可不能再放妳走了。」

長恨道姑微微一笑，目光一掃賈嫣與宮氏姊妹，招手道：「嫣兒，妳與兩位姑娘權在我身後吧！」

石萬銓一瞥之下，已看出四小淺深，對方身具這等功力的，竟是盈盈十七，嬌艷如花的少女，不禁奇道：「咦！」

只聽梅素若冷冰冰道：「那丫頭叫蔡薇薇，武聖之後。」

石萬銓面色一變，揚聲叫道：「姓蔡的丫頭，元清老禿驢是妳何人？」

蔡薇薇聽他語侵外曾祖父，美眸一轉，冷冷道：「老鬼胡說什麼？」

石萬銓勃然大怒，道：「好丫頭！」

舉步走來。蔡薇薇暗運功力，長恨道姑拂塵斜擧。

忽聽一個清朗的聲音叫道：「老鬼，看法寶！」

語聲未落，一團黑影，挾着勁風，朝石萬銓撲去。

石萬銓怒如山湧，反掌撩去，驚覺不對，硬將眞力卸去，變掌爲抓，抓住那黑影背心，果是一名九陰教徒，被人倒住拋來。

那聲音喝一聲彩，道：

「石老鬼，有你的，總算保住你屬下一命。」

石萬銓那能忍耐，不怒反笑，朝十丈處一棵枝葉茂密的百年古木撲去，怒喝道：

「何方鼠輩，給老夫滾出來！」

人猶未到，雙掌併出，潛力怒捲，勁風狂嘯。

只聽「轟」然大震，那高達五丈的大樹，竟被那如山掌力擊斷主幹，訇然倒下。

枝葉紛飛中，但聽一聲長笑，一條黑影冲天而起，笑聲道：

「好厲害的掌力，可惜只能找樹木出氣。」

石萬銓怒發如狂，厲聲喝道：

「✈輩休逃！」縱身飛射，追撲過去。

衆人都看出那出語撩撥石萬銓的人，武功極爲高明，石萬銓此去，不一定追得上人家。

長恨道姑暗暗想道：「石萬銓雖被人引去，九陰教一殿三堂猶在，加上梅素若，薇兒未必應付得了，還是趁機退却爲妙。」

她當機立斷，低聲道：「薇兒開路，兩位姑娘與嫣兒在中，咱們走！」

蔡薇薇蛾首一點，才待動身。

忽聽一聲佛號，場中飄然而下一個披髮頭陀，面色如玉，鬢髮賽雪，束髮銀箍，身着月白僧袍，手握爛銀方便鏟。

梅素若黛眉一蹙，道：「大師尊號？」

那披髮頭陀道：「貧僧慈雲。」

轉面望向長恨道姑，道：「顧姑娘，還記得貧僧麼？」

長恨道姑苦笑一聲，道：「當年大師與司馬大俠，千里馳援之恩，長恨如何敢忘？」

慈雲大師神色驀地一黯，低宣一聲佛號，道：

「而今司馬老弟，已歸西山，老僧猶滯人間，唉！世事滄桑，白雲蒼狗，彌增人生幻化之感。」

長恨道姑也黯然無語。

忽聽厲九疑冷冷說道：「慈雲頭陀，這裡不是念舊談往之地，此事諒你必插上一腿，咱們閒話不說，劃下道兒來。」

慈雲大師淡淡一笑，道：

「厲施主快人快語，貧僧欽佩之極，只是請容貧僧與貴教主略談數語。」

梅素若接口道：「大師有何見教？」

慈雲大師面龐一轉，朝梅素若打量一眼，合什道：

「梅教主蘭質蕙心，武功高强，九陰教興盛，不日可見，貧僧先行賀過。」

梅素若勉强欠身還禮，道：「大師佳祝，本座愧不敢當。」

慈雲大師微微一歎，道：「梅教主，顧姑娘二十年前，熬那『陰火煉魂』之刑，足有一日兩夜，其慘可想……」

梅素若截口道：「大師有話，請直說便是，轉彎抹角，大可不必。」

慈雲大師道：「貧僧斗胆，以爲顧姑娘既已受刑，依規九陰教無權干涉顧姑娘了。」

梅素若冷冷一笑，道：「大師倒會替敝教解釋教規。」

慈雲大師雙眉一蹙，道：「梅教主之意……」

梅素若不待他說完，冷然道：「本教行事，不容他人干涉。」

事至如此，她爲維護九陰教威信，勢必不容退却，其實芳心也矛盾得很，如非師恩難忘，恨不得拋下教主之位，披髮入山。

厲九疑等，聞言却是大感振奮，一掃對她的反感。

忽聽一個沙啞的聲音道：「老和尚，饒你有生公之心，爭奈頑石不肯點頭，還是收起婆

心，拿起方便鏟。」

厲九疑厲聲道：「那一個？」

那聲音冷冷說道：「黃山瞿天浩。」

九陰教諸人，都不禁神色微變，眼前形勢，大出他們意料之外，玉鼎夫人今非昔比，蔡薇薇武功絕世，九陰教下，皆曾見過，石萬銓爲人引走，迄今未返，加上瞿天浩與慈雲大師，九陰教已成有敗無勝之局。

此際，葛天都、申省三、樊彤，眼看包圍已難有效，均回至梅素若身畔。

樊彤怒聲道：「瞿天浩！倒小有名氣，爲何不出來，見不得人？」

只聽瞿天浩冷冷一哼，道：「魑魅魍魎，老夫懶得見。」

梅素若趁樊彤與瞿天浩對答之時，朝葛天都道：「葛堂主之意如何？」

葛天都低聲道：「屬下以爲硬拚不值，不如留待玄冥教開壇大典中，一舉殲滅這批大對頭。」

梅素若目光一掃餘人，道：「諸位呢？」

申省三歎道：「此事極端隱密，不知如何，竟遭他們探得，否則四位護法齊來，何懼之有，眼下也只有如此了。」

梅素若微微一哂，忽然持杖向前五步，清冷的目光，盯在長恨道姑身上，道：

「顧……長恨道姑，妳我一搏，妳自信是勝是敗？」

長恨道姑怔了一怔，暗道：「葛天都他們倒有罷手之意，妳怎地反不肯暫退？」

心中在想，含笑說道：

「貧道焉是當今九陰教主之敵，自然是敗。」

蔡薇薇心中暗道：「顧姨與梅素若一戰，若是失手，未免有損以往英名，大是不值。」

轉念之下，挺身而出，道：

「梅素若，顧姨焉能與妳這後生晚輩動手，乾脆由咱們打一伏。」

梅素若充耳不聞，道：

「未曾動手，難斷勝負，論來我敗面居多。」

語音微微一頓，道：

「妳我一搏，妳勝，九陰教今後不再找妳，我勝，那就請妳委曲一二了。」

長恨道姑暗暗想道：「若能了此一事，本也不錯，只是我固不許敗，她教主尊嚴，亦不容觸犯……」

心念轉動，一瞥慈雲大師，希望他從中轉圜。

慈雲大師壽眉一蹙，道：「梅教主。」

梅素若傲然一笑，道：「大師莫非亦想指教？」

慈雲大師含笑道：「貧僧老了，老不以筋骨爲能，豈敢逞強鬥狠。」

頓了一頓，道：「以貧僧之意，玄冥教開壇大典即在目前，何不稍待數日，於天下英雄

之前解決，不是更好？」

梅素若沉吟不語，其實，她原意正望如此，芳心暗暗忖道：那開壇大典，聚集了天下武林人物，形勢之複雜，那是不用說了，想解決恩怨，不是件容易的事……

忖念未已，驀地一聲厲嘯，石萬銓身若大鳥，撲回場中，火光下，但見他面色鐵青，右手衣袂，斷了一角。

他瞥了慈雲大師一眼，嘿嘿一笑，厲聲道：「慈雲，那小輩是那一個？」

慈雲大師雙眉微聳，道：「阿不都勒。」

石萬銓道：「沒聽過，他的師父是誰？」

慈雲大師淡然道：

「閣下想必會過他那柄金劍，那金劍，是天下第一利器，干將莫邪，亦且不及，難道還不知他師門？」

石萬銓峻聲道：「老夫是猝不及防……」一頓，改口道：「是『一劍蓋中原』向東來那死鬼的弟子？」

蔡薇薇冷笑道：

「好不要臉，打不過人家，來這裡粗聲粗氣，擺給誰看。」

石萬銓正值怒火高漲，聞言正如火上添油，獰笑一聲，道：「好丫頭！」

蔡薇薇不避不躲，玉掌一抖，迎將上去。

兩人都是陰柔暗勁，出手無聲無息，待掌力一接，波的一響，潛勁四溢，慈雲大師人在近處，也覺壓力極大，心中微驚，不由仔細打量蔡薇薇幾眼，暗道：

「這等纖纖弱質，竟有如此功力，不可思議。」

石萬銓怒哼一聲，右臂一抬，似有再度出手之意，心念忽又一改，舉步走至梅素若身畔，嘴唇微動，似以練氣成絲，傳音入密講話。

梅素若玉面一變，目光一抬，道：

「如大師之意，此事延在玄冥教開壇大典。」

不待慈雲大師答話，鬼頭杖一抖，飄然退去，石萬銓、葛天都等追隨在後，九陰教徒，紛紛熄火往林中退入，展眼間，走得乾乾淨淨。

蔡薇薇奇道：

「他們退得如此倉猝，莫不是九陰教遭了什麼大事？」

慈雲大師搖一搖頭，道：

「貧僧也是不知。」轉面藹然道：「蔡姑娘……」

蔡薇薇嬌聲道：「叫我薇兒嘛！」

慈雲大師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也罷，貧僧三十年前首遊金陵，即曾見過令祖與令尊，托大叫妳一聲薇兒了。」

蔡薇薇美眸一張，道：「這事我從未聽我娘說啊！」

慈雲大師笑道：

「令尊彼時猶幼，令祖則見貧僧江湖中人，不願深交，只是令尊隱藏的太密了，直到如今，貧僧始知妳家原來是武聖之後。」

蔡薇薇口齒一啟，欲待解釋祖上遺訓，嚴命子孫不得涉足江湖。

忽聽長恨道姑道：「瞿大俠爲何猶不出來？」

慈雲大師目光一轉，長長歎息一聲，道：

「他是爲了司馬老弟之死，發誓如不尋出凶手，剖心瀝血，不願再見舊日好友之面。」

長恨道姑面龐一轉，朝林中道：

「瞿大俠這等爲友義氣，古道可風，長恨萬分欽佩，只是未免過於……」

慈雲大師從旁說道：「他只怕已然離去。」

蔡薇薇揷口嬌聲道：

「朱伯爺還因瞿伯爺不肯出山的事，大爲不悅哩！」

長恨道姑暗暗忖道：

「再不走，被這丫頭纏住，可難脫身了。」

她這些年來，總是避開華家親朋友好，瞿天浩不出，她少見一個，倒是求之不得，轉念下，含笑道：「你們慢慢談吧，貧道有點急事。」轉面一望賈嫣，道：

「嫣兒，妳師父早已北上，探查三教動靜，沿途留有暗記，妳速去會合。」

慈雲大師並非呆人，暗道：

「她這一走，形踪自是更加隱密，以後往那兒去找？」

心念一轉，急忙道：

「顧姑娘請慢，那位西域的阿不都勒，有話想跟妳一談。」

長恨道姑道：

「下次說吧！」頓了一頓，道：

「貧道長恨，若大師再稱呼俗名，恕貧道不予置理了。」

阿不都勒與華天虹，情同手足，她更不願見，話未說完，拂塵一擺，騰身而起。欲待一走了之。

慈雲大師一聲佛號，手持爛銀方便鏟，雙足一蹬，與長恨道姑同落在樹梢上，攔住去路。

長恨道姑黛眉一蹙，怫然道：「大師莫非不讓貧道走？」

慈雲大師急道：「貧僧怎敢？」

長恨道姑冷然道：「那請讓開。」

慈雲大師心念連轉，一時間，却想不出以何方法，留住長恨道姑。

忽聽賈嫣高聲道：「師伯啊！與九陰教訂約，於開壇大典了結此事的，是慈雲大師，您老人家走了，豈不使大師失信了？」

慈雲大師喜道：「令師姪之言極是，請顧姑娘勿令貧僧爲難。」

他仍稱長恨道姑爲「顧姑娘」，其中含意，自是不忘玉鼎夫人顧鸞音與華家之深厚關係。

長恨道姑暗嗔道：「好丫頭，妳也敢聯同他們，對付我了。」

賈嫣雙膝一曲，突然跪在地上，玉面一仰，顫聲道：

「師伯，您老人家何必自苦如此，徒姪甘冒萬死之罪，還是請您一見華大俠吧！」

宮氏姊妹對望一眼，齊朝長恨道姑躬身施禮，宮月蕙道：

「華山門下宮月蕙與妹月蘭，謁見前輩。」

長恨道姑含笑道：「不敢當，令祖可好？」

宮月蕙道：「他老人家托福，尙稱硬朗。」

說到這裡，以目示意，要妹妹開口。宮月蘭早想說話，見狀急急接口道：

「顧老前輩，您當年可歌可泣，至情至性的事蹟，晚輩們聞之已久，深憾不得一見，今夜幸挹清芬……」

長恨道姑截口笑道：「不必奉承了，什麼話直說吧！」

宮月蘭肅然道：「前輩恕罪，您未免過於矯情。」

長恨道姑微怒道：「你們小孩子，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豈可妄論？」

蔡薇薇道：「不管其一其二，您見見華伯父，總可以吧，要不然，您留下地點，我想華

伯父必會登門謝罪的。」

長恨道姑暗暗忖道：他們包圍着我，衆下說辭，不用點心計，看來是走不成了。心中在想，口中說道：「嫣兒起來，師伯不怪妳。」

賈嫣伏地再拜，盈盈起立，神色凄然，欲言又止。

長恨道姑心中暗歎，轉面朝慈雲大師道：

「大師，九陰教與貧道之事，既至開壇大典，他事不如也移於彼時，何如？」

慈雲大師道：「顧姑娘必到麼？」

長恨道姑冷冷說道：「顧鸞音必到就是。」

身形一拔，揚長而去。慈雲大師微一疑遲，但想江湖人物，一諾千金，長恨道姑既言必到，再加攔阻，無異侮辱，表示不信對方之言，極可能就結下寃仇，終是不敢出言相阻。

長恨道姑奔出數里，忽覺有些不對，倏地扭頭一望，只見蔡薇薇笑靨如花，緊隨不捨，看來跟了不少時候了。

蔡薇薇見已被發覺，噗哧一笑，道：「顧姨，我想跟妳。」

長恨道姑腳步一收，微嗔道：「小丫頭，妳敢不信我的話。」

蔡薇薇竊竊一笑，隨之停下，道：「什麼話啊？」

長恨道姑道：「我說……」倏然住口。

蔡薇薇吃吃一笑道：

「我替顧姨說吧，顧姨說的是顧鸞音必到，只是顧姨早說，妳不是玉鼎夫人顧鸞音，既然如此，當然與長恨道姑無關，到時不妨托人帶一個訊，說玉鼎夫人早逝，長恨道姑自不用應約了，那位大師老實，却未聽出。」

長恨道姑正是這般心意，被她道破，不禁笑出聲來，旋又長長一歎，蹙然道：

「薇兒，算妳聰明，只是人各有志，何必相強……」

蔡薇薇接口道：

「所以嘛！我跟定顧姨了。」

長恨道姑怔了一怔，面色陡然一沉，道：

「妳再追我，當心我就把妳視爲生死大仇了。」

蔡薇薇星眸一紅，道：「妳打麼，反正我不走。」

長恨道姑見她泫然欲泣，連忙面色一弛，笑道：

「顧姨我說話重了點，薇兒，妳又何必在意。」

蔡薇薇破涕一笑，道：「那顧姨許我跟隨了。」

她死纏活纏，長恨道姑也眞拿她無法，再說，蔡薇薇溫柔天眞，有若瑤池玉女，那是誰也願意親近的。

長恨道姑無可奈何，笑道：「我那敢不許哪！」

忽聽阿不都勒的聲音道：「既有蔡姑娘隨行，小弟請就此辭。」

一道黑影，由林內冲起，如摩空巨鵰，向西北而去。

長恨道姑一怔，揚聲道：

「好啊！阿不都勒，你居然也敢在貧道之前賣弄。」

但聽阿不都勒遙遙說道：

「顧姑娘恕罪，小弟……」語聲漸遠，杳不可聞。

長恨道姑自語道：

「看來他的武功，幾可趕上他師父當年威震中原之時了。」一顧蔡薇薇，笑道：

「小丫頭，妳早知他追躡我後了吧？」

蔡薇薇抿嘴一笑，道：

「您不聽他說話口氣，只怕早追了不少時間，只是妳未察覺而已，不然，慈雲大師，瞿大俠豈能偌巧趕來。」

長恨道姑搖頭苦笑，道：「走啦！」

玄冥教開壇大典，於沂山放牛坪舉行。

這放牛坪一名，不見載於方志，遍詢鄉人，亦無知者，似僅是玄冥教自己人命定其名。

其位，據玄冥教知賓云，在沂山之南，重山疊壑中，遙對蒙山，距沂水城百餘里。

四月下旬，沂蒙山附近諸縣，沂水、臨朐、安邱、蒙陰，玄冥教所設賓館，已有人滿之患。

由於江湖平靜已久，華家如日中天，絕大部分的人，都意味不出此事之嚴重，欣然而來，視同一場熱鬧。

五月初一起，已有人入山，隨途自有玄冥教賓館膳宿，弟子分導，無慮失途。

這一日，五月初四，大部分的人，已然入山，酉牌時分，又有一批人導引而至。

由一處兩壁插天的羊腸小道穿過，豁然開朗，只見四周山嶺，起伏成態，乍望若牛，這放牛坪之名，恐即因此得來。峯嶺環中，一塊盆地，遍植蒼松翠柏，鳥鳴嚶嚶，眞不似魔頭盤踞之所，遠處隱見飛甍碧瓦。

當前則是一條寬敞石道，迎面一座漾白玉牌坊，上書「君臨天下」四個斗大金字，朝霞之下，金光閃爍，氣派雄偉。

其中一個青衫老者冷冷一哼，道：「好狂！」

忽聽一人說道：「單大俠何事不滿？」

衆人移目望去，只見路旁一個三綹花鬚，目光奕奕，穿黑綢長衫的老者。

那青衫老者微微一驚，心中暗道：多年未出江湖，這人居然可以一口叫出我的姓名，玄冥教果不等閒。

原來這青衫老者，姓單名世民，是天台派耆宿，乃「江南儒醫」余尙德師兄，武功却遠勝其師弟，這乃因「江南儒醫」殫力醫道，武功進展自緩，而單世民隱居天台，畢生練功。

這番「江南儒醫」余尙德被擄，驚動天台全派，他身爲天台派武功最高之人，自不能坐

視，遂率領幾個弟子出山，恰逢此會，趁機加入，預備潛探玄冥教總壇，以爲必無人識得自己，可收奇襲之效。

詎料，身在半途，便已被人認出了。

他心頭暗震，道：「尊駕是誰？」

那黑衫老者道：「兄弟崔恒，忝掌地理壇。」

單世民容色一動，拱手道：

「原來是以七十二式『魁星點元』判官筆法，稱雄滇中的『一筆勾魂』，失敬了。」

那「一筆勾魂」崔恒抱拳道：

「好說，那及單兄的『歸元神功』，此功失傳百有餘年，單兄重新練就，天台一脈，又行將稱盛武林了。」

單世民心中驚凜之極，暗道：我隱迹三十餘年，就爲專練這一神功，門下弟子，猶不知曉，這玄冥教何來神通，竟探聽得一清二楚？

只聽崔恒道：

「敢問單兄，是否敝教沿途招待不週，迎賓弟子，有失禮之處，單兄請盡量說出，兄弟必嚴加懲處。」

單世民呵呵一笑，道：「貴教招待，眞令兄弟有賓至如歸之感，兄弟那有不滿。」

崔恒道：「那麼單兄何以不悅？」

單世民暗罵：你這是裝癡作傻。一指那牌坊上，「君臨天下」四字，哈哈一笑，道：

「兄弟愚昧，請崔壇主解釋這四字含意？」

崔恒目光一轉，隨又收回，淡淡一笑，道：

「哦！原來單兄因此不悅。」頓了一頓，道：

「單兄此刻不明，大典之後，即可明白了。」

言外之意，玄冥教今後，即可懾伏天下英雄。

單世民嘿嘿冷笑，突然將手一拱，道：

「大典之中，兄弟想請崔兄指教。」

崔恒雙眉微聳，道：「兄弟奉陪。」

拱手一禮，轉身朝路旁一條小徑走入，倏已不見。

忽聽有人笑聲道：

「單前輩，貴派失傳神功復得，可喜！可賀！」

單世民轉面望去，但見乃是一名文士打扮，白面無鬚的中年男子，左手握着一柄摺扇，那摺扇扇骨烏光發亮，顯係上好精鋼打造。

他只覺眼生之極，心中思索，口中敞聲笑道：「這位老弟……」

那中年文士笑道：「單老前輩，可記得點蒼姚宗恩？」

單世民這才想起，暗道：原來是他。面上却驀然一冷，道：「原來是姚老弟，聞你十年

前接掌門戶，如今貴爲一派首腦，這才可喜可賀。」

將手一拱，道：「人多不便，少陪了。」

他不便與此人交往，偕着衆人又向前走去，欲待離開，適才單世民與崔恒問話之時，衆人都佇足觀看，此際，竊竊私議，嘈雜一片，重新循道走去，迥不同初入谷時的寧靜。

原來點蒼一派，也屬俠義道中，三十年前，也是人才濟濟，却突然宣布封山，漠視妖氛瀰漫，連北溟大會與建醮大會，也未參加，故單世民殊爲不屑。

但聽姚宗恩激聲叫道：

「單老前輩，請暫留玉步，聽姚宗恩一言。」

單世民故做未聞，姚宗恩雙眉一挑，高聲道：

「單老前輩，你連一句話也不容點蒼交待麼？」

單世民不能再做未聞，轉身站定，漠然道：「你有何言？」

姚宗恩上前三步，靠攏過去，目光微閃，見兩人這一耽擱，已落後數丈，那人群已穿過「君臨天下」的牌坊，簇擁前行，當下肅然道：

「北溟、建醮二次大會，本派不克參與，非是貪生怕死，實是家師……」

他感到難以啟齒，頓了一頓，始道：

「家師敗在無量神君手下，依約封派二十年之故。」

單世民眉頭聳動，道：

「原來如此，只是信有大信小信之別，事關武林蒼生，貴派却袖手不問，若非華大俠母子，如今江湖……」

姚宗恩截口苦笑道：

「老前輩說得不錯，家師本也預備如此，寧願失信，受人笑罵，除魔衞道，也得盡上一份力……」他喘了一口氣，接道：

「只是，就在此時，忽然發覺本派上下，除了少數人外，全部中了劇毒，功力銳減，也難和人動手。」

單世民聽到此處，歎然說道：「老朽不明內情，老弟多多包涵。」

姚宗恩道：「本派未曾明言，難怪同道誤會。」

他似是有着無窮感慨，喟然長歎一聲，道：

「家師因此抑鬱以終，遺命必報此仇，三十年來，本派臥薪嚐胆，意欲一雪斯恥，可是無量老兒已斃文太君之手，本派再無機會，不想那老鬼弟子谷世表，竟敢大發開壇柬帖，本派自是傾力而來，要當着天下英雄之前，一雪此羞。」

單世民歎息一聲，道：

「老朽預祝成功。」語音一頓，道：

「只不知貴派所中之毒，是何人所放？」

姚宗恩牙關一挫，格格作響，道：「反正與無量老兒脫不了干係。」

單世民暗暗忖道：「這等深仇，點蒼派自必全力報復，今天之會，決免不了一場腥風血雨了。」

思忖中，覺出久停此地不好，舉步而前，口中問道：「貴派來了多少人？」

姚宗恩壓低嗓子，道：「後輩不說，同輩有九人，另外兩位師叔都來了。」

單世民目光一亮，道：「有『點蒼雙劍』，除魔衞道，憑添不少力量。」

姚宗恩道：「前輩似是估計玄冥教極高。」

單世民輕輕歎息一聲，道：

「老朽初時也以爲，谷世表後生晚輩，能有多大氣候，現在却憂心忡忡，這谷世表之難纏，怕猶在當年九曲神君之上，華大俠又未前來，唉！有華二公子，至少也要好些，可惜又不知去向了！」

姚宗恩面露不服之色，道：

「華大俠武功蓋世無雙，那是不爭之事，但華二公子年紀輕輕，老前輩未免過於看重了。」

單世民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不然，華二公子智勇雙全，但以武功而論，從前之時，老朽曾借敬酒之便，暗與他一較……」

姚宗恩接口道：「華二公子縱出身武學世家，怎敵前輩畢生修爲？」

單世民搖頭笑道：「外觀勝負不分，實則老朽自知，華二公子功力在我之上。」

姚宗恩大感愕然，暗道：「內功全靠火候，那華煬年未二十，焉能敵你，想來總是你想要後輩成名……」

此際，兩人已走至白石大道之終，轉過一面蕭牆，抬目一望，齊是一愣。

原來轉過蕭牆這邊，正可縱覽全谷。

但見當前一塊廣坪，皆鋪以白瓷花磚，光可鑑人，中央湊成雙龍滾珠圖案，場盡頭，則是寬及十丈的丹墀，雕欄彤彩，疊疊而上，宮門巍峨「九曲別宮」四字，映着朝霞，金光萬丈，縱在四五里外，也看得見，宮房依山而築，愈後愈高，重軒列陛，朱闕綺閣，遠處重山峻嶺，宛然在下，一眼望去，岧嶢參天，氣象萬千，處身其前，油然而興渺小之感。

這時，廣坪中央，建有一座三層高法壇，一條紅氈，上織鳥獸花草，由宮門鋪及壇下，左右兩邊，搭有涼棚，雖是匆匆搭就，仍是華美異常。

此際，法壇、涼棚，闃無一人，偌大廣坪，也只有十多個玄冥教執事之人往來，顯得十分空曠。

兩人心中皆是暗暗震驚，不料玄冥教竟在這等荒山中，修蓋了亞賽皇宮的建築，單以這運輸瓦材的人力而計，耗費已屬不貲了。

單世民游目四顧，忽然發覺，這放牛坪，四山屏列，毫無缺欠，俱是千尋峭壁，僅來時羊腸小道，可以出谷，心神一凜，暗暗想道：

「與會群雄，若是不敵，玄冥教將谷口一封，那是插翅也難逃了。」

兩人正眺覽間，忽見兩名青衣童子走了過來，齊一躬身，道：

「兩位大俠，請隨小的至賓館憩息。」

單世民一見這兩名青衣童子步履，不由一怔，暗道：連兩個小童，也有不弱武功，玄冥教眞是高手如雲了。

只聽姚宗恩漠然道：「本人不累，想在這裡站一忽，你們自去便了。」

那兩個童子右手一人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小的在此聽候吩咐。」

姚宗恩道：「我不要人侍候，你們快走。」

那兩個青衣童子望向單世民，齊聲道：「老爺子……」

單世民拂髯一笑，道：「老夫是賤骨頭，不慣別人侍候。」

那右手青衣童子道：「參加大會的英雄們……」

姚宗恩不耐道：「別人是別人，咱們是咱們，快走！」

那兩個青衣童子面呈難色，對望一眼，站着不動。

姚宗恩怒聲道：「怎麼？你們要監視咱們？」

忽聽一個脆若銀鈴的聲音笑道：「什麼事使得姚掌門不悅了？」

單、姚二人，聞聲轉目望去，一瞥之下，忍不住大爲訝異，原來那是一位白衣賽雪，眉目如畫的少女，這少女的美艷，塵寰少見，這還不是兩人大吃一驚之故，而是那少女容貌竟

有些似昔日神旗幫主的兩個女兒。

單世民不由拱了拱手，道：「姑娘可是姓彭，抑是姓白？」

那美艷少女噗哧一笑，道：「怎麼回事？逢人便問我這句話。」

頓了一頓，笑道：「我叫谷憶白。」

單、姚二人齊是一愣，心中暗道：「看她面貌，彷彿與白氏夫人相似，怎會不是彭拜與白素儀之女？」

單世民心中雖奇，口中却道：「姑娘是……」

谷憶白不待他說完，道：「玄冥教主乃是家師。」

單、姚二人，心中不由皆暗叫可惜，這麼一位美艷如仙的少女，竟是絕世魔頭之徒。

但見谷憶白面龐一轉，朝那個青衣童子冷然道：「是你們惹惱了姚大俠？」

那左手青衣童子嚅嚅道：「是姚大俠……」

谷憶白截口冷冷說道：

「哼！赴會英雄，無一不是襟懷如海之士，若非爾等無禮，斷不會引起姚大俠不悅，居然還不認罪。」

姚宗恩聽了，頗感不是味道，乾笑一聲，道：

「姑娘誤責了，此事非關他們。」

谷憶白美眸一轉，含笑道：「姚大俠此言，足徵大量，彼等更是罪無可逭了。」

玉面一沉，朝那兩個童子道：

「教主早已明言，會中冒犯貴賓，罪同欺上，你們自去大公子處領罪。」

那兩個青衣童子，渾身戰慄，似是恐懼之極，却是不敢再說，躬身道：

「遵命。」轉身而去，再也忍不住目泛淚光。

姚宗恩大感不忍，喝道：「慢來。」

那兩個青衣童子停住脚步，望向谷憶白。

谷憶白淡然道：「既是姚大俠吩咐，自是留下。」

轉面朝姚宗恩，含笑道：「姚大俠是否嫌如此不能消氣，要親手懲處麼？」

姚宗恩沉聲道：「敢問這兩位小兄弟，是否必受責罰？」

谷憶白淡淡一笑，道：「姚大俠問得怪，閣下以爲玄冥教中，命令是說着玩的？」

姚宗恩臉上一紅，道：「不知要受何刑？」

谷憶白淡淡道：「如至刑堂，不免一死，若是法外從寬，由敝師兄定罪，大概不過斷肢。」

單世民、姚宗恩聞言，心中齊冒寒氣，這玄冥教規令之冷酷嚴厲，天下少有，小小一事，即需斷肢，還是輕了，而谷憶白却談笑出之，對這等嚴刑峻罰，似是司空見慣，若無其事。

姚宗恩將扇一揖，道：「姚某斗胆，敢請留情。」

谷憶白秀眉微蹙，道：「姚大俠這就令人爲難了。」

姚宗恩俠義門人，怎忍心讓兩名無辜童子，因己之故，慤觫就刑，迫不得已，道：

「谷姑娘，這件事全屬在下不是，不當偶因心情煩悶之故，遷怒於這兩位小兄弟，他們既是無罪，自是不該受罰，當罰的應是在下。」

谷憶白「咦」了一聲，仍作訝異道：

「令人難信，俠義中人，也會有遷怒之事。」

姚宗恩臉上一紅，暗暗罵道：好利口的丫頭！

但見谷憶白玉手一揮，道：

「既是你等粗手笨脚，姚大俠看不順眼，還不快走，站在這裡惹人厭。」

那兩個青衣童子躬身一禮，如蒙大赦，急急離去。

谷憶白秋波一轉，道：

「僕僮們無知愚劣，自難侍候高人，不如就由我陪兩位上賓館休息如何？」

單世民道：「怎敢有勞姑娘？」

谷憶白道：「無妨。」

轉身行去，單、姚二人，也只得舉步跟上。

谷憶白領着二人，由廣坪之側，轉至一條衢道。

正行間，谷憶白面龐一轉，笑道：「姚大俠，你莫非以爲敝教太窮，供不起來客？」

姚宗恩楞了一楞，道：「請恕在下不明姑娘何謂？」

谷憶白格格一笑，道：「哦！姚大俠難道會不明白？」

單世民呵呵一笑，道：「姑娘莫打禪機，直接示下了吧！」

谷憶白吟吟一笑，道：

「姚大俠，令師叔『點蒼雙劍』，一居第二賓館，一居第三賓館，貴師兄弟及令徒侄們，又分居於第四至第九賓館，不但未用眞名，且未報出門派，使敝教大爲困惑，莫非姚大俠恐敝教見了貴派人多，怕供應不起而推拒，故爲此舉麼？」

微微一頓，笑道：

「這請姚掌門儘管放心，就算貴派來了千人以上，敝教也可接待無虞，況僅區區五十餘人而已。」

這一番話，直說得姚宗恩臉上白一陣，紅一陣，心中却是大爲駭異。原來點蒼一派，本來早已議妥，爲雪恥辱，全派精銳齊出，却恐玄冥教見了，自量不敵，改由暗中下手，故除姚宗恩外，皆化名潛入，待大典時，始會合挑戰，詎料，玄冥教早已察覺，連人數都一個不差，谷憶白一語雙關，更露出窺視之意。

單世民見狀，恐他忍耐不住，連忙一扯他衣袖，哈哈一笑，道：

「貴教消息靈通，佩服佩服！」

谷憶白黑眸一閃，道：「單前輩過獎了，貴派……」

○單世民截口笑道：

「老朽三位師弟，八名師侄，分批前來，或亦未向貴教掛上一號，尚請恕罪。」

谷憶白暗道：老江湖果然機警，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單前輩言重了。群雄不嫌敝教邪魔外道，惠然肯臨，已是無任感激，人家高興怎麼樣，便怎麼樣，敝教那敢置喙，一來恐招待不週。二來也恐宵小之輩，借機混水摸魚，故不得不注意一二而已。」

她冷嘲暗諷，兩人都無法接口。谷憶白頓了一頓，又道：

「這次若非敝教任長老及長孫長老，認出貴二派高人，否則傳出江湖，豈不讓人家說咱們玄冥教，有目如盲了。」

單世民哈哈一笑，道：「貴教任長老及長孫長老想必絕世高人。」

谷憶白淡然道：「長孫長老久隱世外，爲當初營建祖師九曲宮的『聖手魯班』之後，而今復爲敝教興建別宮……」

單世民心神震動，道：「可是長孫博？」

谷憶白螓首一點，道：「不錯。」

頓了一頓，道：「任長老嘛！那就大大有名了，兩位想必還未忘記，二十年前的風雲會總舵主吧？」

姚宗恩驚呼道：「任玄？」

谷憶白淡然一笑，道：「那正是任長老。」

說到這裡，三人已來至一處院落。

但見曲房連接，廻廊交錯，青林垂影，綠水爲文，青山紫閣，廊道相通，美輪美奐，宏麗之極。

廊道之中，除了與會群雄，往來多係美麗少女。

谷憶白信步站定，道：

「兩位是要與貴派之人同住，抑是獨居？」

單世民與姚宗恩相望一眼，暗暗苦笑，他們方入放牛坪，雖知同門皆已入谷，尚未連絡，又不好轉向玄冥教詢問，反不知同門居於何處。

谷憶白吃吃一笑，突然輕拍玉掌，立刻有兩名秀麗少女走來，欠身道：

「姑娘有何吩咐？」

谷憶白一指兩人，道：

「好好侍候這兩位大俠歇宿，不可有違。」

那兩名秀麗侍女應了一聲，走至單世民與姚宗恩身前，襝衽爲禮，齊道：

「見過爺官。」

谷憶白向兩名侍女一指，道：

「左邊的叫金桂，侍候單老爺子，那一個翠環，算是姚大俠的。」

語音微微一頓，道：

「自此以後，這兩個婢女，就屬於兩位了，除了兩位飲食外，她們生死，也都由兩位作主，本教無權過問，其他不必說了，若是中意，大典之後，也可以携歸。」

姚宗恩脫口罵道：「哼！不懷好意，想坑人。」

谷憶白格格一聲嬌笑，道：

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眞金不怕火燒，英雄豪傑，自能不爲酒色財氣所惑，姚大俠怕了不成？」

姚宗恩雙眉一挑，傲然道：「姓姚的豈懼……」

忽聽單世民咳了一聲，皺眉道：

「老朽山野中人，有人服侍，反渾身不自在，谷姑娘，免了罷。」

那兩名秀麗侍女聞言，花容突然一變。

谷憶白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單前輩可知，若是由我師兄或諸位壇主接待，則兩名侍女，而今已沒命了。」

姚宗恩怒哼一聲，道：

「玄冥教好嚴厲的令諭，姚某佩服之極，只是未免太草菅人命了。」

谷憶白傲然道：「不如此，本教何能令出必行，天下莫京。」

單世民忍不住冷冷說道：「貴教這種雷厲風行手段，席捲天下，眞易易耳。」

谷憶白並未反唇相譏，蓮步微移，行至那兩名侍女之前，黯然一歎，道：

「妳們好好的做，教令森嚴，違了我可救妳們不得。」

那兩名侍女眼眶一紅，垂目望地，那翠環低聲道：「謝姑娘恩典。」

谷憶白微微歎息一聲，轉過面龐，冷冷說道：

「迎賓本非我事，所以如此，不過想少死幾人，我言盡於此，兩位看着辦吧！」

嬌軀一轉，才待離去，突然頓住。

單世民與姚宗恩覩狀之下，不禁轉面望去。

但見來路之上，領先一人是紅臉白髯的老者，後面一男一女，併肩行來，談笑自若，似是夫婦，男的濃眉虎目，方面偉軀，身在八尺開外，氣宇軒昂，女的布衣無華，却是風姿絕世，神情端凝，却是美秀絕塵，兩人皆是身無寸鐵，從容之極。

谷憶白已經猜出那對男女是誰了，目注那中年美婦一眼，暗道：我果然極爲似她。不知爲何，心中一股孺慕之情，恨不得撲入那中年美婦懷中。

那一對夫婦漫步而來，見了谷憶白，同是一楞，四目也是齊盯在她玉面之上。

那中年美婦呆了一呆，突然朝谷憶白走去，藹然道：

「姑娘，可以請教姓名麼？」

谷憶白冷傲盡收，恭恭敬敬，襝衽一禮，道：

「晚輩谷憶白。」

那中年美婦聞言，抿嘴一笑，朝那魁梧壯漢道：「大哥，聽見了麼？我猜一定是指的妹妹。」

那魁梧壯漢低低一哼，面上頗有不屑之容。

那中年美婦轉面又道：「姑娘是何方人氏？」

谷憶白不答反問，道：「前輩可是『慈心仙子』？」

那中年美婦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那是江湖朋友抬愛，白素儀那配是稱。」

原來這一對夫婦，正是彭拜與白素儀。

那白素儀雖是白嘯天之女，却自幼由其娘許紅玫携離神旗幫，定居梵淨山，終年侍娘茹素，未出一步，不但未染半分草莽習氣，那溫柔和平，纖塵不染，見者無不譽爲龍華會上之人。

後配「霹靂拳」彭拜，爲贖父愆，更是與丈夫勉力行善，那慈祥溫和，雖奸惡也稍戢凶心，所經之處，化戾氣爲祥和，故江湖賀號「慈心仙子」。

那彭拜乃武林雙仙「霹靂仙」之徒，北溟一會，霹靂仙飲恨而歿，他其時年幼，遂致流落江湖，總因他自知奮勉，賴師伯「逍遙仙」朱侗扶掖，華天虹匡持，終於揚眉吐氣，成爲名震江湖的大俠。

他自從有了白素儀這等嬌妻，回顧身世，感念天眷，其行善之力，比之妻子有過之而無不及，連當年剛烈脾氣，也改了不少，不然聽了白素儀適才之言，非得狠狠罵谷世表幾句不

可。

本來他入贅白家，本已是那龐大幫派繼統之人，他却不慕榮利，神旗幫解散之功，出力最多，贏得白道俠士，一致讚美。夫婦俱是樸實無華之人，那生活之和適，實無異神仙眷屬了。

谷憶白望着白素儀，白素儀畢生行善爲樂，仁者得壽，心平氣和，雖及四旬，依然貌若中年，風華未減，她竟是愈覺親切，脫口道：

「那裡，前輩貌美若仙，心慈如佛，『慈心仙子』之美號，那是再恰當也沒有了。」

白素儀莞爾一笑，道：「這且不提，姑娘是那裡人，可否見告？」

谷憶白道：「晚輩就是青州人氏。」

白素儀「啊！」了一聲，面上大有失望之色，望向丈夫。

彭拜微微一歎，走上前來，道：「素儀，天下巧事未必沒有，算了吧！」

白素儀搖了搖頭，道：「我不太相信。」

谷憶白芳心一動，暗暗想道：「她話中之意，似是把我當做她的女兒……」

但聽白素儀道：「姑娘，尊父母還在麼？」

谷憶白口齒一啟，還未說話，那紅臉白髯老者，正是玄冥教總壇壇主端木世良，乾咳一聲，道：「彭夫人，做教谷姑娘父母當然健在。」

本來彭拜算是入贅白家，只是白素儀尊重丈夫，凡事皆由彭拜出面，且爲顧及彭家香煙

，過繼一子爲彭姓，這些都是早已商量好了。

白素儀充耳不聞，道：「尊父母在否？」

谷憶白蝟首一點，道：「託前輩之福，家父母今猶矍鑠。」

白素儀大感失望，暗道：奇了！天下眞會有非親生骨肉，而如此相似的？心中一動，問道：「可否容愚夫婦一見尊親？」

忽聽那端木世良揚聲道：「彭夫人，有道是道不同不相爲謀，見面何爲？」

白素儀恍若未聞，又道：

「谷姓想非姑娘眞姓，姑娘眞姓又是什麼？爲何又隨師而姓？請信我誠心，勿以虛言相欺。」

端木世良皺眉道：

「彭夫人如此探問敝教谷姑娘私事，已犯江湖大忌了。」舉步走去。

彭拜濃眉一軒，舉手相攔，笑道：

「端木壇主，彭拜這廂請了。」

這隨手一攔，看似平淡無奇，其實蓄勢不發，後招連綿，若端木世良强衝過來，那就如石破天驚一般，乍然而出。

端木世良豈能不識厲害，臉色一變，站住脚步，怒道：

「彭大俠，賢伉儷來此是客，何以這樣逾份？」

彭拜淡然道：「拙荆問這位姑娘幾句，有何逾禮？」

端木世良面色鐵青，道：「好，好，莫非彭大俠現時就欲動手？」

彭拜漠然道：「彭某是客隨主便。」

谷憶白柳眉一顰，道：「端木伯伯，你怎麼了？」

端木世良雙眉一皺，忽又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彭大俠夫婦，竟然關顧敝教神君愛徒，殷殷垂詢，這是好事，老朽欣喜得很。」

白素儀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姑娘之意如何？」

谷憶白含笑道：「前輩夫婦都是江湖景仰的高人，幾時有空，家父母必願欣然一晤。」

語音一頓，道：「從師而姓，則是家師徵得家父同意，自幼如此。」

白素儀失望的歎了一口氣，問到此時，也不由她不死心了，彭拜輕撫她香肩，柔聲勸慰，白素儀螓首連搖，目中淚光浮動，忽然叫道：

「大哥，她如是我們的女兒多好？」

谷憶白芳心一陣激動，只覺恨不得撲入白素儀懷中，以慰其心，這種感覺，連她自己也莫名其妙，强自抑住，暗道：「他們與我，算是仇敵，我怎麼會有這種念頭？」

轉念之下，微微欠身，道：「晚輩告辭了，希望他日再聆前輩教益。」

端木世良暗暗吁了一口氣，敞聲笑道：

「大典在爾，來客衆多，老朽職責在身，請恕簡慢了。」

朝彭拜夫婦一抱拳，偕谷憶白轉身而去。

彭拜微微一揖，白素儀勉强還禮，道：「谷姑娘，但願近日能再見面暢談。」

谷憶白道：「晚輩也願如此。」

她走至路的轉角，忍不住又回頭望去，見彭拜夫婦目送她去，她也覺得有些戀戀，頓了一頓，始行移足。

白素儀待她不見，哀聲道：「大哥，小羽若存，而今也有她這般大了。」

彭拜輕輕一歎，道：「但她已有父母，小羽之屍骨也……」

一見妻子哀痛之色，倏然改口，柔聲道：

「天下之大，無奇不有，相貌相似，非是不可能之事，谷世表蓄意尋找，也極可能找到。」

原來白素儀與彭拜結褵以來，生有二子一女，長子正衡，年已二十，承白家煙祀，幼子玉衡，年方十五，繼彭門宗祧，唯有次女，乳名小羽的，未滿周歲，由僕婦抱去大巴山玩耍，竟然雙墜深壑，一併死去。

彭拜夫婦次日尋遍山谷，始行發覺，見了僕婦與次女屍骨，一慟幾絕，白素儀終日以淚洗面，半年之久。

後來，她也漸漸看開，只以爲父親生平爲惡太多，報及孫女，除了盡力行善，連華天虹夫婦也未告訴，故華雲龍還不知自己有這樣一個早夭表妹。

單世民與姚宗恩看到這裡，忍不住走了過去，單世民做聲一笑，道：

「彭大俠，可還記得天台的老不死。」

彭拜轉過身來，想了一想，抱拳道：「原來是單前輩，北溟會上……」

單世民截口道：

「北溟會上，老朽逃得性命，遁世苦練派中失傳的『歸元神功』，一練就是十餘年，還是待師弟送回遺笈，始行參透，連建醮大會，也未獻力，眞是愧對友好。」

彭拜微微一笑，轉向姚宗恩，姚宗恩拱手道：

「點蒼姚宗恩，有幸得見彭大俠夫婦。」

彭拜抱拳還禮，白素儀雖心頭激動，依然襝衽如儀。

但聽單世民笑道：

「彭夫人，那谷憶白若與妳併立，誰都會猜做母女的。」

白素儀搖了搖頭，蹙然道：「單前輩看那谷姑娘心性如何？」

單世民暗道：「看她如此關心那谷憶白，倒有些母之於女了。」

心中在想，口中說道：「那位姑娘，依老夫看來，雖生於邪教，心性尚屬不錯，只是冷傲了一些，口齒亦太犀利了點。」

白素儀黛眉一舒，道：「我看她倒變溫順的。」

姚宗恩插口道：「那是對夫人妳，他人就不然了，不瞞彭夫人，姚某來時就曾領教過她

的冷嘲熱諷。」

說到這裡，四人心頭齊是一動，都想到母女天性四字，却未說出口來。

忽見那金桂、翠環與另外兩名侍女走來，由那金桂稟道：「酉時已過，諸位大俠晚餐已設於水閣，是否就此入席？」

四人互望一眼，不再多說，隨着侍女，由廊道向閣樓之中走去，單、姚二人，一是久隱世外，一是素乏交往，少有所識，彭拜夫婦却是近二十年，俠名最盛的人物，武林中雖未深交之人，也見面卽知，沿途同道，一一招呼，短短距離，竟走了一刻之久。

半晌，始至一座明窗四開，宛在水中的朱閣，清風徐來，爽適之極，閣中早已明燈高懸，精餚四溢了。

閣中並無他客，想是專爲他們所設，四人坐定，那些侍女正待斟酒，彭拜突道：

「妳們都退出去。」

那些侍女怔了一怔，白素儀含笑道：

「咱們喜歡自酌自飲，諸位姑娘可自去歇息。」

那翠環囁嚅道：「遵命，只是……」

白素儀截口說道：「諸位姑娘不是奉諭唯命是從？這就是命令了。」

那些侍女略一遲疑，終於放下酒壺，退出閣外，將閣門輕輕掩上。

白素儀看了丈夫一眼，彭拜一頷首，她起身行至窗邊，旋卽轉回，撲滅燈火，這朱閣位

於水中，月光甚明，清輝射入，幾人又均是高手，倒未覺不便。

白素儀執起酒壺，笑道：

「今夜月色頗佳，水閣飲酒，倒也有些詩意，擅做主張，權以替二位斟酒陪罪。」

單世民與姚宗恩雖覺納悶，却知他們此舉，必有用意，人家不說，也不便動問，連忙站起，齊聲道：「怎敢有瀆夫人。」

白素儀含笑酌酒，却酌了五杯，二人見狀恍然，知她是候人而來，方才必是打出信號了。

忽聽彭拜笑聲道：「侯叔叔，大妹子連酒都幫你倒了，快進來吧！」

但聽風聲一響，閣中已多出一個粗眉巨目，長髯過腹的老者，不是那「翻天手」侯稼軒是誰。

他哈哈一笑，道：

「姑爺功力愈發驚人了，老朽一入五丈之內，已被察出。」大步過來，抽椅坐下。

白素儀道：

「侯叔叔且慢飲酒，這兩位尚未引見。」

侯稼軒笑道：

「不必了，這兩位，一位北溟會上對過掌，另一位傾派而來，行跡不密，玄冥教得知，我也知道了。」

姚宗恩臉上一紅，單世民呵呵一笑，道：

「侯兄翻天手，幾時再爲領教。」

侯稼軒雙目一翻，道：

「這還不容易，老侯……」

白素儀連忙道：

「侯叔叔佈置如何，有沒有被玄冥教察覺？」

侯稼軒傲然一笑，道：

「那還有問題，舊日兄弟，那個不是功力高强，經驗豐富之輩，谷世表那狗賊那成得了氣候，還不是猶在夢中。」

九

單世民與姚宗恩，心中不由暗叫「慚愧！」，想不到彭拜夫婦前來，已有週密佈置，且似居於主動之勢，此不比自己兩人，貿然而來，才一入谷，底牌已被人翻得一清二楚了。

彭拜却不以爲然，道：

「侯叔叔過於大意了，谷世表的確今非昔比，僅看他沿途設施，其心意氣魄，絕不可與當年同日而語了。」

侯稼軒道：「就算如此，也沒有什麼了不起。」

彭拜濃眉微皺，緩緩地道：

「玄冥教中，奇人異士，確屬不少，露面的已是棘手無比，隱藏的不知尚有幾許……」

忽聽姚宗恩插口道：

「彭大俠可知任玄，以及策劃九曲掘寶的長孫博，也投入玄冥教了？」

彭拜聳然動容，道：「有這等事，姚兄由何得知？」

單世民接口道：「就是那叫谷憶白的姑娘說的。」

白素儀黛眉微蹙，道：

「不可能，長孫叔父雖五六年未至大巴山，只是以他耿介個性，如何會受威武所屈？」

侯稼軒道：

「任老兒是當年風雲會首，雖而今風雲會已煙消雲散，被迫退隱，生死難卜，但以他曾三分天下，攪攪江湖的人物，豈甘心受谷世表那後生小輩指使？」

一剎那，大家都靜默下來，揣度任玄與長孫博，受玄冥教網羅而去，有幾分可能？

寂然片刻，侯稼軒突然說道：

「以我猜測，谷世表八成是自度勢弱，放出風聲，以擾亂與會群雄心神，甚至任玄等，或許與他位於敵對，也未可知。」

單世民頷首道：

「伍兄此言，大有見地，我等且勿因此有成見存心，中了谷世表之計。」

白素儀道：

「我不信長孫叔父會助紂爲虐。」

姚宗恩道：

「長孫前輩固是高風亮節，但谷世表若以他的妻孥要脅，怕也不得不曲與委蛇了。」

白素儀一聽，果然有此可能，輕輕一歎，道：

「可惜這次前來，未繞道武夷，一探長孫叔父，不然也可免得狐疑百端了。」

忽聽彭拜做聲一笑，道：

「明日卽開壇大典，玄冥教實力如何，立見分曉，而今猜測，徒費心力。」

姚宗恩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彭兄之言有理，乾脆置之不理最好。」

彭拜微微一笑，一指侯稼軒，道：「龍兒現在何處？」

侯稼軒微微一怔，暗道：「我若實言，他與天乙子去了霍山，迄無訊息，他們必是焦灼萬分，不如暫且按下。」

但聽白素儀急說道：「侯叔叔，是不是龍兒安危堪慮？」

侯稼軒連忙笑道：

「龍少爺的脾氣，姑娘難道尚不清楚？他突然離去，行踪連老朽也不明白。」

彭拜道：

「哼！這孩子也太過胡鬧了，如此大事，竟還漫不經心。」

白素儀却莞爾道：

「他還是頑性未去，或許有何事情，想獨力完成，讓別人吃上一驚。」

單世民接口笑道：

「華二公子智沉勇沉，此舉必有用意，只不過做任何事，皆嘻嘻哈哈，從容不迫而已，決非天眞無知。」

彭拜微微一笑笑道：

「單老前輩太抬舉舍內侄子，他年紀輕輕，如何承當得起。」

單世民正色道：「老朽決非因他是天子劍之子，硬加讚譽，此乃武林同道公論。」

彭拜與華天虹，情同手足，白素儀更是華雲龍母親白君儀之姊，其與華家交情，早是不分彼此，幾乎歲必一蒞落霞山莊，華家小輩們，每當他們來到，總纏着他們夫婦講述軼聞，傳授武功，那「蚩尤七解」的後四式，也就如此入華家，他們之視華雲龍，竟幾同親生之子。

也由於此故，彭拜夫婦對華雲龍那種拈花惹草，隨處留情的性格，大爲憂慮，這時聽他能得同道好友看重，心中都是大爲舒暢。

白素儀笑道：「大器晚成，聰明外露，終是不妥。」

突然，遠處隱隱傳來殺伐之聲。

姚宗恩訝道：「是誰竟在玄冥教總壇鬧事？」

站起身來，行至窗前，幾人也斜面望去。

這水閣四面臨窗，不必離開坐位，也可看出老遠。

但見谷中西南方，一片紅光映照，那殺伐聲，卽由那裡傳來。

賓館中，其他樓閣的人，也紛紛憑窗眺望，却無一人有往觀之意，一來避免嫌疑，二來火場四周，必是混亂一片，一個不好，還要受幾方攻擊。

白素儀面龐一轉，向侯稼軒道：「侯叔叔，會是舊時幫中的人麼？」

侯稼軒搖頭不迭，道：「決不是舊日兄弟，老朽早關照他們隱身四外，不得號令，不准妄動。」

白素儀沉吟道：「三教業已聯盟，縱然面和心不和，其他兩教，也不致在大典前夕，予玄冥教難看。」

彭拜道：「那就是俠義道中人了，要誅凶邪，咱們只堂堂正正，眞刀實槍一拚，這樣燒去幾間房子，誰會幹。」

白素儀吟哦一瞬，道：「莫不是五弟或龍兒？」

彭拜心中暗道：「華五與龍兒均是調皮搗蛋的性子，極可能在天下高人雲集之時，掃掃玄冥教臉皮。」

他愈想愈對，霍然縱起，道：「我去看看。」

語聲未落，人已穿窗而出，魁梧身軀若離弦勁箭，在池中荷葉微一借力，兩三個縱落，已越荷塘，瞬息不見。

白素儀欲攔不及，只見彭拜這一離去，其他水閣亭台中人，人影幢幢，效尤紛紛，剎那已去了二三十人。

忽聽姚宗恩自語道：「那不是司徒師叔，與王、褚兩位師弟麼？」

匆匆轉面說道：「在下去去就回。」

身形一幌，直追向那批趕向火場的高手。

單世民放聲大笑，道：

「這可熱鬧了，這麼多人趕去，現場必益形混亂，無異幫縱火者的忙。」

白素儀含笑道：「老前輩不想去現場看看？」

單世民呵呵一笑，道：「湊這熱鬧幹嘛？隔岸觀火，豈不甚樂。」

白素儀不禁莞爾一笑，朝侯稼軒道：

「經此一鬧，玄冥教必然加强戒嚴，谷中安排人手，只怕難以呆下去。」

侯稼軒微一沉吟，道：

「此事的是可慮，不過，他們個個都是數十年的老江湖了，理當自知趨避，或撤出谷外……」

此際，那火光上沖，映得半座山谷通紅的大火，已迅速消滅至耿耿微明，那殺伐之聲，杳不可聞。

單世民笑道：「放火的本領不小，瞬時引燃如此大火，大概是用硫黃、炭粉等特製火種，玄冥撲火甚快，只不知縱火者爲何方神聖，是被捕還是逃脫了？」

侯稼軒淡淡道：「此谷左側峯上，有一個大湖，引水而下，極其方便，沒燒得彼等焦頭爛額，算他們狗運亨通。」

忽見一條人影，風馳電掣，朝賓館奔來，白素儀妙目一凝，緊緊盯着，待那人影行近閣旁，出聲喚道：「五弟！」

那人影本待越閣而去，聞聲毫不疑遲，方向一改，閃身而入。

只見此人膚毛黝黑，頭髮蓬鬆，不衫不履，髭鬚甚長，乍看若耆，細察却僅三旬左右，

懷中抱着一名勁裝少年，雙目緊閉，臉白如紙，嘴角血漬滲出不絕，瞧那樣子，顯然內腑受傷沉重。

他喘息不已，只是經過一場劇搏，入閣之後，雖見侯稼軒與單世民，却連招呼也不及，匆匆將懷中少年往一張窗下竹榻一擱，促聲道：

「大嫂，妳快察看，這少年傷勢有救與否？」

白素儀神情鎮定，行至榻畔，一面伸出皓腕切脈，一面朝那中年男子，藹然道：

「你還是這不修邊幅的老樣子。且去歇歇，喝杯酒壓驚，這少年由我療治便是。」

單世民忽然走來，道：

「這少年名叫余昭南，乃是敝師侄，不知怎地會在此受傷，且由老朽察看傷勢如何？」

那中年男子雙目一瞪，道：

「你就算是他的師伯，我華五可不信你醫術較我大嫂還高明，免了吧！別耽誤了人家性命。」

白素儀正在寧神切脈，聞言抬目道：

「五弟不得無禮，這位是天台名宿單世民老前輩。」

華五哂然道：「天台名宿怎地？我論事不論人，他也未免太不明事理了。」

白素儀不料他愈說愈不像話，玉面一沉，道：

「五弟，你太放肆了，大概你是不把我這無用的大嫂放在眼中了。」

華五面容一整，惶然道：「小弟怎敢！」

白素儀峻聲道：「既然不敢，還站着幹麼？」

華五微一躊躇，朝單世民抱了抱拳，口齒啟動，却未說話，似是想道歉幾句，却不知如何說起。

他本是洛陽城中，無父無母的孤兒，自幼流浪街頭，飽受飢寒之苦，華天虹與兩位夫人，自始因心存憐恤，對之教多於管，故其後雖飽讀詩書，却是性情放蕩不羈，唯有白素儀，有時對他反甚爲嚴厲，以華五那倔强至極的性子，即文太君也常寬容一二，居然白素儀管束，奉之無違，那也算是一奇了。

白素儀暗暗想道：

「以五弟脾氣，陪禮已是難而又難，道歉的話，毋怪說不出來。」

心中在想，含笑說道：「單前輩恕罪，晚輩這五弟，性情一向粗魯。」

單世民涵養深厚，雖微覺難堪，倒也不致耿耿於懷，哈哈一笑，捋髯道：

「華五俠天性直率，殊爲難得，說得也是，彭夫人醫術造詣之深，本是江湖有口皆碑的事。」

白素儀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我這點胡亂雜湊，向秦姊姊學來的醫道，那入得方家眼中，根本比不上畹鳳姊姊萬一。」

原來，白素儀助人爲樂，因覺天下困苦的人，多屬病患，不諳醫術，極爲不便，乃向秦氏夫人習醫方針灸等技，她既聰慧，秦氏夫人之醫術，堪稱天下第一，悉心學習，而今於此也算超俗拔塵了。

且因她夫婦常年遊俠在外，能醫之名，更是蜚聲武林，雖她所在必稱秦氏夫人，但衆人更以其謙德，讚不絕口，聲名幾乎壓蓋了秦氏夫人，自然，她說的雖是謙辭，實亦不及秦氏。

她口中說話，却不碍診脈，先按左腕，後切右腕，早已察明，黛眉不覺微微一蹙。

單世民覩狀，大爲擔心，道：「彭夫人，舍師侄有救麼？」

白素儀連忙笑道：

「救是可救，只是察他傷勢，積鬱過久，肝血本已兩傷，對掌之際，被敵震傷太陽肺經，厥陰心包絡經，又逞强不吐淤血。」

轉面一望華五，道：「五弟救他之時，是否爲略阻傷勢，閉住他雲門、中府二穴。」

華五愕然道：「是啊！不對麼？這是大嫂教的哩！」

白素儀道：

「本來不錯，只是敵人功力似高他甚多，不欲取他性命，故僅震傷他，但眞氣自逆，牽連少陰腎、少陽三焦二經，當先逼出淤血，封函門、天泉待治，如今就要增加不少麻煩了。」

單世民暗暗想道：看她說得歷歷如繪，果然高明。

但見白素儀取出一只玉瓶，傾出三粒色呈殷朱，清香撲鼻的丹丸，且不給余昭南服下，拈住一把金針，道：

「五弟，你將他扶起，解開穴道，疏通右手少陰心經及厥陰心包絡經，再候我吩咐。」

華五依言拍開余昭南雲門、中府，握住他右手，暗暗運氣。

白素儀纖手連揮，十餘根金針已插入余昭南胸腹各大穴中，頭也不回，道：

「單老前輩已將貴派『歸元神功』練成了吧？」

單世民搖頭一笑，道：

「老朽這點家當，誰也瞞不過，有道是，露相不眞人，一點不錯，夫人儘請吩咐好了。」

忽聽侯稼軒含笑道：

「歸元神功，什麼希世絕學？單老兒武功可在老夫之上了。」好勝之心，溢於言表。

但聽白素儀道：

「老前輩請以眞氣護住余少俠心脈。」待單世民伸掌貼在余昭南華蓋，又道：

「五弟，你以三成掌力，轉拍重台，小心，差了半分，余少俠就沒命了。」

華五依言出掌拍向重台穴，余昭南昏迷中，忽然哇地一聲，吐出一口紫色污血。白素儀不避污穢，迅速將丹藥納入他口中，呼了一口氣，道：

「這口淤血吐出，已無大碍，兩位可以收手了。」

依次拔出金針。

忽聽余昭南呻吟一聲，口中含糊喚道：「爹爹……媽……」

白素儀惻然心動，輕輕點住他睡穴，余昭南沉沉睡去。

治療完畢，三人任由余昭南眠於榻上，重新入席。

忽聽華五道：「大嫂妳的袖子。」

白素儀抬袖一看，見雪白衣袖，一大塊血污，剛剛全神療治，竟未發覺，莞爾一笑，隨手撕下，道：「身在客中，也只得將就了。」

單世民暗暗佩服，敞聲一笑，道：「同道好友，老朽也不謝了。」

白素儀笑道：「理當如此。」

一顧華五，道：「五弟，我猜火是你縱，果然不錯。」

華五笑笑道：「大嫂眞把我當成頑童了。」

白素儀道：「那是龍兒？」

華五搖了搖頭，哈哈笑道：

「龍兒根本不知去向。大嫂見我抱了半個死人回來，怎不猜是他做的？」

單世民歎息道：

「余師侄父母遭玄冥教擄掠，必是想乘機搭救，故而放火，這孩子也太胆大妄爲了。」

華五點一點頭，道：

「他與其他幾個小伙子，合稱什麼金陵五公子的，外帶幾個少年，叫什麼公孫平、胡經文的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在玄冥教總壇惹事生非，若非玄冥教想捉活的，不等我與高大哥趕至，早已沒命，我念他是個孝子，見他受傷，現身搶救……」

白素儀截口道：「其他的人呢？」

華五歎息一聲，道：

「高大哥與我代替擋了一忽，隨即分途撤身，路上碰見彭大哥，叫我抱他來賓館，由大嫂醫治，餘人命運如何，只有等彭大哥回來了。」

語罷，舉起酒杯，一飲而盡，悶悶不樂，似是深恨自己無能。

白素儀憂形於色，道：

「看他們爲友赴義，顯是熱血少年，千萬不要遭了不幸。」

且說彭拜遇上華五，命他去賓館尋找自己妻子，救那余昭南一命，繼續朝大場奔去。

行至近處，但見火光照耀之下，玄冥教徒，排成數十列，汲水傳桶，潑向焚燒屋舍、樹木，井然有序，毫無忙亂之狀，心中暗暗想道：「玄冥教果非烏合之衆，看來不妥爲處置，必成江湖最大禍患。」

火場四周，人影幢幢，玄冥教、魔教、九陰教，與會的武林人物都有，你言我語，一片噪雜。

玄冥教行動迅速，措置有方，高手做事，更是勝過常人數十倍，被燒的僅是一些倉房，可搶救的引水撲滅，不可搶救的隔開，這時，僅餘一些倉房、林木，猶在燃燒，並未漫延多少。

火場一旁，一個長袍偉軀，面目清癯，頷下一叢青鬚的老道，旁邊立着那端木世良及玄冥教徒，顯是首腦，彭拜轉念之下，即知必是玄冥教副教主吳東川。

只見他身旁地上，躺着三名少年，似是被制住穴道，彭拜暗道，他們必是與余昭南一夥的了，而今被玄冥教擒住，我本當相救，只是玄冥教高手雲集，却恐怕畫虎不成反類犬了。

若在當年，以他性情，那怕明知是死，也一任前衝，略一沉吟，決定回去繳約高手，同向玄冥教交涉放人，必要時，不惜一戰。

他心念一決，方待轉身而去，忽見一名身形頎長，鳳目重瞳的少年，由林中奔出，高聲叫道：「姓吳的，咱們再來一戰。」

吳東川目光一轉，冷冷一哼，哂然道：「好小子，好不容易逃得一命，又回來送死了。」

端木世良低聲道：「副教主，這小子必有伏恃。」

吳東川點一點頭，道：「必然如此。」

那些玄冥教徒，因未得副教主之令，並未動手，那少年一直奔至吳東川之前五丈，站定道：「姓吳的，你家蔡公子來找你了，你不敢一戰麼？」

吳東川毫不理會，目光四掃，一眼瞥見彭拜，冷冷一笑，忽見一個年青勁裝的少年閃出，厲聲喝道：「蔡昌義，你是活得不耐了。」欻光一掌劈出。

蔡昌義出掌迎上，倣聲說道：「好啊！先斃了你仇華老三也一樣。」

只見指掌翻飛，兩人連戰十餘招。

蔡昌義忽然大喝一聲，一拳搗出。這一拳霍地施出，正是神來之筆，妙不可言，仇華老三閃避不及，只有硬接。

蔡昌義連聲大喝，連出五拳，一拳猛賽一拳。

仇華老三一看失機，被迫硬接，只聽數聲暴雷，仇華老三退後不迭，額角流汗，招架唯艱。

這裡四周都是玄冥教徒，那容蔡昌義耀武揚威，見仇華老三堪堪要敗，一個玄冥教高手接了下來，幾個玄冥教徒，將他圍住。

蔡昌義毫無畏懼，揮掌一戰，倣聲笑道：「玄冥教是要以多爲勝？」

彭拜見既被發覺，索性現身而出，見蔡昌義正投自己脾胃，忍不住洪聲說道：「小兄弟，儘管打！」

蔡昌義搏戰之中，無暇旁顧，口中問道：「前輩是誰？」

彭拜道：「淮陰彭拜。」

吳東川冷冷一哼，舉步向前，將手一揮，喝道：「統統退下。」

玄冥教徒，連同正在動手的，齊齊退至他身後。

蔡昌義昂然喝道：「副教主要親自出手麼？好極了。」

吳東川冷冷一笑，目光環掃，道：

「你是縱火之徒，理當視同宵小，還來講什麼江湖規矩。」他此言顯係說與四周武林人物聽，頓了一頓，道：「而今老夫讓你心服口服，三十招內，將你擒下，逃過三十招，本副座算你命大，任你離去。」

蔡昌義雙目一翻，道：

「不將我余伯父及朋友釋出，我還不願走哩！」

吳東川陰沉沉一笑，道：

「這還不容易，只要你接得下老夫三十招。」

蔡昌義大聲道：「好，一言爲定。」

彭拜見他初生之犢不畏虎，不想對方是何等人物，那有便宜他作，大踏步向前，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堂堂玄冥教副教主，好意思欺負晚輩。」

吳東川嘿嘿一聲冷笑，道：「彭大俠是必淌這渾水……」

忽聽一個女子口音道：「義兒大胆，還不退下。」

衆人聞言，不由循聲望去，但見松林之中，走出一位中年美婦，風華絕代，氣度雍容。

那中年美婦，看似漫步行來，只是由林邊至場中，足有二十餘丈，她連跨數步，已至吳

東川之前，而那舉足落足之際，人人看得清清楚楚，分明是悠閒緩慢之態。

這等縮地遁身的絕世輕功，當眞是高明之極，場中人人震驚，那囂噪之聲，驟然減低下去，無不在揣測這中年美婦來歷。

但聽蔡昌義歡聲叫道：「娘，您怎麼現在才來？」

那中年美婦微微一笑，朝彭拜頷首爲禮，將手一擺，並不答話，清冷的目光，望向吳東川。

吳東川心頭暗震，忖道：「原來是蔡昌義的母親，蔡家果是本教一大勁敵，只是，哼！不怕妳功力再高，本教總有辦法教你等死無葬身之地……」

心中在想，口中說道：

「原來是蔡夫人，武聖後裔，重現江湖，理該是大有作爲了。」

場中突然響起了竊竊私議，一剎那，已變成了震耳之音。

只聽蔡夫人宣文嫻淡淡說道：

「寒家稟承祖訓，退隱江湖，本爲保全性命，再出江湖，也不過尋訪夫君，門衰祚薄，有何作爲？」

語音微頓，道：「宣文嫻不揣冒昧，有一事相求。」

吳東川一瞥那被制的三個少年，道：「想必是爲了那幾個縱火者了？」

他將「縱火者」說得特別響亮，顯然意存譏諷。

蔡夫人道：「恕宣文嫻妄論，他們情有可原，貴教……」

吳東川不待說出擄走余尚德夫婦之事，截口道：

「也罷，他們焚燒本教房舍之罪，看在蔡夫人之面，老朽不予追究。」

蔡夫人微一欠身，道：「如此，宣文嫻多謝了。」

轉面喝道：「義兒，上去解開三位大哥穴道。」

忽聽吳東川道：「夫人請慢，老朽話猶未畢。」

蔡夫人微一蹙眉，揮手阻止蔡昌義，道：「副教主還有什麼指教？」

吳東川冷冷說道：「請問夫人，敝教屋子，是否就算平白燒去？」

忽聽有人冷笑道：「拖泥帶水，那像個副教主。」

吳東川轉目望去，只見話聲傳來之處，是兩位肩插長劍，銀髯飄拂的灰袍老者，說話的正是右邊一人。

玄冥教徒怒目注視，吳東川却煥然一笑，道：

「姜伯欽，你們少安毋燥，明日大典之中，本教總讓你們點蒼上下稱心如意就是。」

這兩名銀髯老者，乃是武林名宿「點蒼雙劍」，長名廖逸忠，次名姜伯欽，雖非同胞，親如手足，行道江湖，從未分開，一雙青鋼長劍，三十年前便已威震天南。

那姜伯欽敞聲道：「姓姜的等着。」

吳東川冷冷一笑，不再理會，轉向蔡夫人。

蔡夫人從容說道：「這個容易，由蔡家賠償卽可。」

蔡夫人宣文嫻雖是出身武學世家，可是金陵世家一脈，自威棠棣之下後代子孫，禁涉江湖的明訓，俱杜門遺世，息交絕遊，她更是難得出門一步，應付江湖中事，不免生疏，故出此言。

可是，那數世孕育出來的世家風範，雍雍穆穆，正容說來，反令人覺得理當如此，無人敢存有小覷之心。

吳東川微微一怔，道：

「本教雖窮，這點損失還不放在心上，要蔡夫人賠，豈不笑掉了江湖朋友大牙。」

微微一頓，道：

「這樣吧！武聖的武功絕藝，老朽仰慕已久，但恨我生也晚，無緣得見，夫人露上一手，老朽卽放走這三個少年，如何？」

正邪雙方的人，皆願一見武聖雲震所遺武功，吳東川此言，無人反對，數百道目光注視蔡夫人宣文嫻身上。

這時，火勢已被撲滅，僅餘殘燼，玄冥教徒已不再汲水傳桶，空氣顯得異樣寂靜。

蔡夫人衡度情勢，知道不露上一手不行，心念轉動，頓時得計，羅袖向右微微一拂，笑道：「現醜了。」

衆人方在驚詫，忽見那三個被制住穴道的勁裝少年，長長呼了一口氣，挺身躍起。始知

原是隔空解穴，登時暴出一陣驚歎之聲，彭拜也暗道：好高明的手法！

要知這一手雖似平淡，實是極難，那被制者，距她少說也有三丈，未知被閉何穴，且拂袖之下，一解三人，絲毫不留痕迹，舉重若輕，愈在行家眼中，那是愈知這一手難處。

吳東川最爲心驚，那三人都由他以獨門手法封穴，估計被人救去，打通也得大費心神，豈料被蔡夫人輕易解開。

三名勁裝少年起身，瞥見蔡夫人與蔡昌義，頓時奔去。

蔡昌義宏聲道：「頌平兄、經武兄、節堅兄你們沒受傷吧？」

三人赧然一笑，齊一搖頭，紛紛向蔡夫人見禮。

蔡夫人微一擺手，示意免禮，道：「如無他事，宣氏告辭了。」

吳東川拱手道：「明日會上，容再相見。」

蔡夫人微微一笑，朝彭拜道：「小兒無知，多蒙閣下仗義……」

彭拜截口道：「慚愧，彭拜未出分毫之力，全是夫人絕世武功得致。」

頓了一頓，道：「夫人如無要事，何不見見諸位同道？」

蔡夫人方在沉吟，蔡昌義忍不住道：「娘！」

蔡夫人轉念一想，自己既出江湖，何能再離群索居，況已與華家兩位夫人有默契，皆勸多與同道來往，再見蔡昌義那滿面企求之容，心中不忍，暗自一聲歎息，點一點頭，道：

「有勞引見了。」轉身與彭拜一同而去。

吳東川覩狀之下，眉頭一蹙，暗道：看來兩大勁敵，是早已聯手了。

驀地，他耳中響起一個細如蚊蚋之聲，道：

「東川，你速遣去手下，在谷東峯頂等我。」

這些話雖以練氣成絲，傳音入密講的，吳東川乍聞之下，已知是誰，何況普天之下，除了愛妻，再無人如此稱呼自己。

他心中一陣激動，忍不住遊目四顧，但見那些江湖人物，已紛紛散去，却未見程淑美踪影。

端木世良見副教主突然一反平常喜怒不形於色之態，現出狂喜焦急之容，四處張望，不禁奇道：「副教主……」

吳東川將手一擺，截口道：

「端木壇主，請你多當心谷中，總壇高手，全部派出防守，偏僻處尤須小心，這事不容再度發生，我去去就回。」

他匆匆語畢，不待端木世良回答，身形一長，已自施展輕功離去。

谷東絕巘之一，有一方圓及里之湖，在對面開了一口，奔流而下，形成瀑布轟轟作響，滙爲澗流，那缺口若在放牛坪上，則谷中非成澤國不可。

湖畔，由於畏風震盪，僅有稀疏古柏，且高不及丈。

吳東川從玄冥教所修秘徑，攀上峯頂，在那些古柏之下，踱蹬不安，不時望向四方。

過不片刻，突見一條人影，如星擲丸跳，上得峯來。

他何等目力，一瞥之下，已見那髮挽道髻，手執拂塵，身穿灰布道袍，容貌清麗的中年道姑，誰說不是自己一別十餘年的妻子，除了換上道裝，容貌依舊。

他不禁情懷激盪，脫口叫道：「淑美——」奔上前去。

却見程淑美拂塵一揮，冷冷喝道：「站住！」

吳東川好似冷水潑頭，煞住脚步，愕然道：「妳……」

程淑美肅然道：「咱們先將話講明白，說得好，言歸於好，說得不好……」

吳東川迫不及待，道：「不好怎樣？」

程淑美斬鐵截金道：「不好就一刀兩斷。」

吳東川雙眉一蹙，道：「妳說。」

程淑美口齒啟動，欲言又止，半晌，倏地歎息一聲，緩緩說道：

「我要說的，你想必早已預料到。」

吳東川漠然一笑，道：

「妳要說的，愚兄可料個十之八九，倒是愚兄有幾句話，想要藉此機會，好好一談。」

程淑美道：「那由你說。」

吳東川微微一笑，道：

「首先，愚兄要告訴妳的，是明日之後，天下就盡屬玄冥教了。」

程淑美哂然道：「怕是夜郎自大吧！」

吳東川含笑如故，道：

「我知道妳不肯相信，本教不鳴則已，一鳴驚人，慘澹經營十餘年，就待這一日，世人但知順應時勢，自是不能知曉。」

程淑美冷然一哂，道：

「且不說華大俠，武功天下無敵，武聖之後，你準備如何應付？單以與會群雄而論，你們玄冥教又敵得？」

吳東川聞言，哈哈一陣長笑，久久方息，朗然道：

「淑美，別說那些赴會人物，土鷄瓦狗，一擊就潰，即是妳以爲那江湖第一人的華天虹，本教早有尅制的人了。」

程淑美察顏觀色，看他似非信口開河，心神一凜，轉念一想，又覺難以相信，暗暗想道：「想那華天虹，年未弱冠，已大敗東郭壽等人，二十年來，其武功更不知到了何等不可思議之境，普天之下，孰敢言敵？」

轉念下，忍不住試探問道：「那是何人？是你們那個神君？」

吳東川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本來告訴妳，未嘗不可，只是妳必洩漏，讓華家知了，聞風逃遁，神君殺師之仇，報起來又要大費手脚。」

程淑美冷笑道：「我看你只是一時之間，揑造不出人物而已。」

吳東川含笑不語，程淑美見問他不出，心中愈是驚疑，表面却漠然一笑，道：

「聽你口氣，你是再也不肯回頭了。」

吳東川道：「回頭幹麼？」

程淑美怒道：「你是執迷不悟，廁身邪道定了！」

吳東川淡然道：

「武林之中，永無正邪之分，這都是世人無知，强作解釋，既然練有一身武功，豈能與腐草流螢，同其腐朽。」

程淑美黛眉一挑，道：「行俠仗義，不是更好？」

吳東川漠然道：

「說來說去，妳仍是世俗見解，淑美，妳是女中豪傑，眼光自應不同。」

程淑美勃然大怒，冷冷一哼，轉身就待離去，忽又頓住，扭頭道：

「你知道玉兒的事？」

吳東川先是一怔，繼而說道：「這事魔教也道歉過了，玉兒也……」

程淑美冷笑截口道：「你知玉兒本當姓什麼？」

吳東川貴爲玄冥教副教主，其武功才智，豈是等閒，聽出她話中有話，暗道：阮紅玉自是姓阮，她這話……心念一動，不由面色大變，顫聲道：「妳是說……」

程淑美冷冷說道：「玉兒即你之女。」

吳東川如遭雷殛，面色蒼白，好似大病初愈，軟軟地靠在一棵松幹，喘了一口氣，道：

「玉兒既不姓吳，也不姓程……妳講清楚一點。」

程淑美冷笑道：「玉兒是姓她祖母之姓，我意正不讓你明白。」

吳東川右手指着程淑美，顫抖不已，道：「妳好狠的心！」

程淑美其實也是心如刀割，却强自忍住，道：

「我狠，當我懷孕那年，你不聽我的勸阻，必欲離家，你不狠？」

吳東川無言以對，仰首望天，熱淚長流，道：

「玉兒，爲父對不起妳，爲父的罪該萬死……」忽然狂笑起來，那笑聲比哭還難聽，笑聲一歇，咬牙切齒道：「東郭壽，姓吳的不令你星宿派一個不留，活過大典，世上就沒我這一號了。」

程淑美寒聲道：「別人子女，你就淡然視之，吳東川，你良心何在？」

吳東川倏地站起，雙目殺機閃閃道：「是誰辱了玉兒？」

程淑美道：「那人早已殺了。」

頓了一頓道：「你就算殺盡魔教也不濟事，你如何補償玉兒？」

吳東川毅然道：「玉兒無論要什麼，就算天上星宿，拚老命也要讓她滿意。」

程淑美冷冰冰說道：「玉兒要你立刻歸隱，你答應麼？」

吳東川怔了一怔，疑遲道：「大典之後……」

程淑美不待他說完，恨聲道：

「你已無藥可救，不看在玉兒份上，我根本懶得見你，眼下也非與你一拚不可。」

話未講完，倏然間，轉身飄然離去，展眼之間，消失峯上。

吳東川口齒一張，似欲喚住，頓了一頓，終於未曾出聲，楞然痴立，目光散亂，有如一截枯木。

晚風吹來，他忽覺一陣寒意，平生第一次，他動搖了信心，懷疑那雄心壯志，是也不是？

晚色朦朧，曙光微露，始驚覺已是大典之晨，悠悠一聲長歎，他緩緩下峯，忽然間他似已蒼老了十年不止。

午牌未屆，「九曲別宮」前的廣大石坪之側，涼棚之中，已坐滿了天下群雄。

東側涼棚，九陰教與星宿派，各佔一半，中間隔了一丈，涇渭分明。

左邊一截，梅素若扶杖端坐，緊靠着坐的，却是石萬銓與兩個不知名老者，白髮皤然，看來都近百歲，以下才是葛天都，厲九疑等一殿三堂之主。

星宿派，爲首的却是申屠主，未見東郭壽出面，令狐兄弟，呼延恭、房隆，位於左方。

這兩派加起來，也不下二百人，且個個神瑩凝固，手脚沉穩，功力俱非泛泛，聲勢着實不小。

西側涼棚，坐着都是俠義道中人，以彭拜、蔡夫人爲首，加上點蒼、天台的人，也有百

餘人了。

正面的涼棚，則鬧哄哄一片，迥不似東西兩棚中的靜肅無譁，這座涼棚中的人，大部分是普通江湖人物，人數最多，不下兩三千人，雖然棚搭得最大，也幾乎擠不下了，彼等不時朝東西兩棚指指點點，私議竊竊。

那石坪正中法壇，這時，法壇之上，神龕綾幔，已然揭開，祭台上供着兩塊牌位，左書「無量山祖師李公諱無量之聖位」，右書「九曲宮祖師沈公諱明哲之聖位」，香花供物，法器齋具，燦然大備。

武林中，知道那百餘年前九曲神君之眞名實姓的，幾乎沒有，這時方始知曉。

既是端午佳節，玄冥教少不得備有各色粽子，應時菓物，不過除了正面棚中的外，誰也不曾食用。

將近午時，忽見三人伴同而來，領先是一個披髮頭陀，鬚髮賽雪，銀箍束髮，身着月白僧袍，手提爛銀方便鏟，隨後兩名中年男子，一個膚如古銅，方方臉膛，肩濶腰圓，一個身穿白衫，面目清秀。

群俠見狀，紛紛起身招呼，來者正是慈雲大師與高泰，阿不都勒。

慈雲大師目光一掃棚中，未見長恨道姑，霜眉不由一皺。

彭拜拱手道：「此時此地，大師齒德最尊，理當由大師爲首才是。」

慈雲大師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貧僧此來，只爲了結昔日一重公案，昏耄不堪，那堪當此重任。」

目光一轉，朝蔡夫人宣文嫻道：「令嫒隨着玉鼎夫人，難道現猶未到？」

蔡夫人怔了一怔，不答反問，道：「薇兒如何與她在一起！華大俠夫婦正在找尋這位夫人哩！」

慈雲大師歎道：「她若不來，那必隱遁世外，天下之大，此後又如何尋找？」

蔡夫人若在從前，那是連江湖現狀，也不明瞭，落霞山莊一行之後，不但得知江湖大事，即若干舊日恩恩怨怨，也略有所諳，聞言急道：

「玉鼎夫人當年厲害對頭極多，不要是碰上了吧！薇兒不知如何了？」

慈雲大師轉面朝對棚望去，道：「糟了，可能是九陰教違約下手。」

阿不都勒見他們一個關心女兒安危，一個心急玉鼎夫人下落，說了半天，不得要領，不由啞然一笑，道：

「大師儘可寬懷，我若非見蔡姑娘聰慧，多半可勸得玉鼎夫人回心轉意，如何放心離去？」

慈雲大師頷首道：「貧僧是太心急了些。」

阿不都勒微微一笑，向夫人道：

「以蔡姑娘與玉鼎夫人的武功，任何陣仗，也能全身而退，夫人大可放心。」

蔡夫人正想再問詳情，忽聽鐘鼓齊鳴，抬頭一望，日正當中，恰是午正。

鐘鼓連鳴九響，全場肅然，那聲音由於在於空谷，更覺鏗宏震耳，嘹亮不絕，聲響未竭，但見由那宏麗的「九曲別宮」宮門，兩排白衣童子魚貫走出，每人手中都捧着一個金爐，香煙裊裊。

由宮門至壇下，越過丹墀，石坪，足有一兩百丈遠，排首童子，行至壇下站定，然後一齊轉身，侍立於紅氈兩側，每隔一丈，即有一名，總計也有二三百人了，這場面極爲壯觀。

那爐中香煙，隨風四散，瞬即布滿石坪。

鐘鼓再鳴，但見宮門之內，井然有序的走出一群壯漢，穿着黑衣，這群黑衣壯漢走完，則是青衣壯漢，青衣壯漢走完，則是白衣者，最後是紫衣之人，其中則老者居多，浩浩蕩蕩，直至法壇之前，倏然左右一分，繞至壇前，旋又滙合，齊齊轉身，面向法壇。

最內圈是紫、次爲藍、白、青、黑，整齊的有如刀切，人數在七八百人之上，聲勢之浩大，實令人目眩心驚不已。

高泰濃眉微聳，低聲道：「草莽人物，最是桀驁不馴，能號令有力，陣容嚴整如此者，除了當年神旗幫，未見其比。」

慈雲大師蹙然道：「想不到貧僧一生，竟經歷第三次正邪決戰。」

語調之間，大有歎息人心之好殺紛競之意。

彭拜道：「白衣屬下弟子，不足爲慮，紫衣之人，則不可輕視了，可歎玄冥教這些年暗中發展，我等如在夢中。」

阿不都勒冷冷說道：「眼下打點精神，多殲幾個惡人要緊，那些感歎的話，不提也罷。」

忽聽鐘鼓一鳴，細樂輕奏，由宮門內，走出兩列少年男女，左邊少年，身穿黃衣，唇紅齒白，雙手捧着連鞘寶劍，右邊少女，俱是宮裝，容色清麗，左臂半挽，却是碧玉如意，斜靠胸前。

華五喃喃咒道：「邪魔外道，就是臭排場多。」

單世民拂髯笑道：「世人好此者，却是不少。」

華五冷哼一聲，未及出言，忽聽樂聲陡揚，一行人緩緩走出，爲首一人，身穿一襲大紅花袍，頰下三綹青鬚，面色晶瑩如玉，正是那令現時江湖側目，武林震驚的玄冥教主，而今的九曲神君谷世表。

谷世表行了出來，略一瞻顧，始復舉步。

他之身後，依次隨着副教主吳東川，勞山隱叟黃遐齡、紫霞子、陰山雙怪，總壇與外三壇壇主及幾個容貌特奇的老者等二十餘人。

忽聽慈雲大師嘆道：「想不到這幾個魔頭還未死，瞧這樣子，武林蒼生勢必再遭一刼了。」

彭拜聽他說得嚴重，連忙問道：「大師說的是誰？」

慈雲大師道：「你見到谷世表身後第二及五至第七人麼？」

彭拜轉面望去，却見慈雲大師所說的人，俱是貌相奇醜，五岳朝天的老者，有的還是殘廢。只聽慈雲大師道：

「那第二個人是嶺南一奇，爲人在正邪之間，但與無量神君交厚，他與無量神君的交情，却是打出來的，兩人在無量山劇戰一日夜，嶺南一奇以一指落敗。」

彭拜暗道：「能與無量神君交手一日夜，此人實是非同小可。」

心中在想，口中問道：「那後三個又如何？」

慈雲大師道：「那三人因天生殘缺，養成他們歹毒心腸，狠辣手段，人稱爲『嶓崠三殘』，依序是潘旭、皮自良、毛傑。」

彭拜留神打量，見第五人雙腿俱殘，拄杖而行，第六人右袖虛飄飄的，顯係沒有手臂，第七人却未見殘缺，只是面無髭鬚，看來總有些彆扭。

但聽慈雲大師道：「那毛傑是天閹，三人中數他最是凶狠。其他幾個一時認他不出，但想來必不至於差到那裡。」

忽聽丁如山道：「那第三第四兩人，老朽記得當是李無量師弟。」

侯稼軒眉頭微聳，道：「未聽得李無量還有師兄弟。」

丁如山冷然道：「他們師兄弟早年失和，兩個師弟遠走域外，故外間鮮有人知。」

單世民雙眉一蹙，道：

「想不到傳言早已死去的魔頭，今天在這開壇大典，又一個個露面，華家又無人來，連華二公子也不知因何，迄今未至。」

蔡夫人微微一笑，插口道：「以華大俠之才智，必是早有安排，諸位何必多慮。」

彭拜憂心不已，暗道：「難怪谷世表氣焰囂張，不可一世，原來他手眼通天，竟將這批老厭物搬出。」

忽聽白素儀呼了一口氣，低聲道：「並無長孫叔父在內，也不見任玄。」

說話中，谷世表等，由那群少年男女開道，在細樂聲中，踏着紅氈，步下丹墀，越過石坪，

行至法壇，業已拾級而上。

那群手捧長劍的少年，與臂抱碧玉如意的少女，登上法壇，卽停立於壇階左右，每層各有一十二名，壇有三層，共三十六名，隱合六六天罡之數。

谷世表等，登上壇頂，樂聲戛然而止，偌大廣坪，偌多人物，驟然間，一陣出奇的靜默。

陡地，壇下玄冥弟子，齊聲躬身高呼道：「參見神君。」

那玄冥教弟子不下七八百人，且不少武功高强之輩，那呼聲端的響過行雲，驚天動地，旁觀之人，俱覺耳膜震痛，心旆搖搖。

但見谷世表高踞壇上，目含威稜，四向一掃，那鷹瞬虎視，煞威透人的氣勢，三面棚中的人，雖相隔老遠，仍然感覺到，不由心神皆爲一凜。

谷世表觀畢，將手一揮，只聽贊禮人高聲道：「本教弟子免禮。」

但聽壇下玄冥教徒暴喏一聲，直起腰來，其行動之劃一，數百人如同一人。

此時，谷世表始上前一步，環顧全場，緩緩說道：

「敝教開壇典禮，蒙天下英雄寵臨，玄冥上下，感激不盡。」

忽見東棚中梅素若離座而起，道：

「貴教開壇大典，乃千古盛事，本教躬與其會，無任榮幸。」

谷世表轉身抱拳，道：「多謝教主。」

星宿派中，申屠圭漠然道：「貴教大典，本派理當致賀。」

谷世表微一抱拳，也不多說，面龐一轉，望向西棚俠義道的人。

彭拜電掃各人一眼，蔡夫人笑道：

「宣氏久疏武林，江湖聚會，措辭如何，一無所知。」慈雲大師接口道：

「以你聲望武功，華家既無人至，自是由你出面爲宜，不必客氣了。」

彭拜走出棚外，朝谷世表拱手道：

「如此盛典，彭拜等敢不共襄盛舉，自慚身無長物，願法古人贈言之意，略獻芻蕘。」

谷世表抱拳道：「谷某洗耳恭聽。」

彭拜朗聲說道：「江湖承平已久，武林蒼生，何堪再受干戈之苦，貴教實力雄厚，肇建之始，如卽以替天行道爲職，何愁不得江湖愛戴，想必不出爭伐下策了。」

他神色肅穆，語調鏗鏘，正氣凜然，在場豪傑，無不心折，霹靂仙有徒如此，九泉之下，也當含笑了。

谷世表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彭大俠仁俠居心，天下同欽，只是雲中山華家，武林泰斗，本教何敢妄加希慕。」

語外之意，爭戰在所難免。

彭拜凜然道：「既然這樣，彭拜無話可說了。」

抱拳一禮，回身歸座。

忽聽一個洪亮蒼勁的聲音道：「好孩子，說得好。」

所有的人，聞聲大惑，不知是誰，居然如此稱喚彭拜，人人轉而望去，但見不知何時，正面棚上，站着一位矮矮胖胖，禿頭紅面，豐頰巨口，身穿葛布短衫，手拿一柄蒲扇老者。

彭拜聞聲知人，心頭激動，脫口喚道：「朱師伯！您老人家好。」

谷世表見狀，心中暗道：「這些老鬼也都還活着，打發起來，也非易易。」

逍遙仙朱侗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沒死總是好的。」

話聲中，飄身而下，直穿廣坪，經過玄冥教壇下弟子之處，逕自掠身越過，這種旁若無人之態，玄冥教下，個個心頭震怒，只是教規森嚴，沒有谷世表命令，無人敢出手攔阻。

忽聽一個尖銳刺耳的聲音，厲聲喝道：

「矮鬼，此地那有你賣狂的地方？」

但見那高達八九丈的法壇，飄下一人，斜刺裏截向朱侗去路，捷愈閃電，却是那「嶓冢三殘」的毛傑，群俠見他身法，暗暗一驚，知道三殘果然名不虛傳。

逍遙仙朱侗站定望去，呵呵笑道：

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你這殘廢，好長的命。」

毛傑生具隱疾，最恨人稱他身有缺陷，聞言牙關挫得格格亂響，獰聲道：

「朱老鬼，你少得意，老夫要讓你嚐嚐四肢俱殘，生不如死的味道。」

朱侗夷然道：「憑你這殘廢也配。」

他一口一個殘廢，毛傑稟性兇暴，早已難忍，隱惻惻一笑，十指箕張，猛然撲向朱侗。

「嶓冢三殘」生性陰毒，其武功也是歹毒萬分，他雙手猶隔七八尺，指尖已迸出十股凌厲勁風，而且四外的人，立聞一股腐屍般腥臭之氣，顯然毛傑指力之中，尚含有一種奇毒。

朱侗豈能無備，呵呵一笑，蒲扇一揮，朝毛傑扇去。

雖是一柄蒲扇，在朱侗這等絕頂高手，無異神兵利器，扇挾罡力，後發先至，旁人以爲毛傑必定變招換式。

那知毛傑張狂暴燥，與朱侗本有舊怨，心中暗道：我這「腐屍指」，中者無救，一時三刻之內，不得解藥，必死無疑，拚着受點內傷，送這老鬼上路！

心念電轉，對那襲來蒲扇，視若無覩，雙手加速抓向朱侗。

逍遙仙朱侗闖蕩江湖數十年，那能不曉毛傑心意，不避不閃，蒲扇一拋，右手駢指如戟，一招「襲而死」，斗然反擊過去，同時功行全身，閉住百穴。

但聽悶哼與厲吼並起，逍遙仙朱侗被震的倒飛丈餘，落地連退兩步，連吐三口鮮血，身形搖搖欲墜。

那毛傑立於原地，雙目無力地望着朱侗，慘然一笑，道：「老鬼，是你贏了。」

逍遙仙朱侗勉强笑道：「毛傑，你這份狠勁，我朱侗算服了你。」

毛傑也勉强一笑，道：「姓毛的死在你手中，也不寃了。」

語甫落，突然鮮血狂噴，身形一幌，倒了下去。

這變故實在突兀已極，雙方都知，以兩人武功，要分勝負，絕非兩三百招內的事，詎料，二人一出手，就是兩敗俱傷的打法，絲毫不容許旁人有援手餘地。

衆人駭然大驚之下，只見法壇與西棚，人影連閃，群向朱侗與毛傑處撲來，彭拜早已走出棚外迎接，最先撲到，扶住朱侗。

玄冥教「嶓峯三殘」的潘旭與皮自良，關心結義兄弟，隨即撲至，皮自良蹲下身子，用獨臂

一探毛傑鼻息，面色一變，道：「三弟完了。」

潘旭臉色鐵青，嘿嘿一陣冷笑，令人毛骨悚然，雙拐一頓，凌空撲向彭拜與朱侗，人在半空，右拐舉起，以雷霆萬鈞之勢，劈向朱侗天靈。

彭拜雙眉一剔，方待出手，蔡夫人業已趕至，清叱一聲，長袖一拂，潘旭如受重擊，身形一翻，降落三丈外。

皮自良站起身來，怒哼一聲，獨臂一揮，默然一掌，擊向朱侗。

彭拜左臂扶住師伯，右掌隱合霹靂之聲，斗然迎去。

只聽轟的一聲巨震，皮自良身形一陣搖幌，脚下已深陷入那極爲堅硬的花磚，三寸以上。

彭拜恐掌力震及朱侗，不敢逞强，連退五步，洩去餘勁，每退一步，那花磚也是一個寸厚足印。

皮自良心頭一震，他原未將彭拜看在眼中，那知彭拜武功，足已與自己分庭抗禮了。

這乃是利那間的事，慈雲大師、嶺南一奇、阿不都勒、高泰、陰山雙怪等，雙方高手齊出，兩邊對壘，大有立刻引發大戰的局勢。

忽聽谷世表道：「諸位長老請回，新仇舊怨，皆待典後一併解決。」

此言一出，嶺南一奇首先轉回，潘旭與皮自良，狠狠盯了朱侗一眼，始由皮自良抱起毛傑屍體，倖倖轉身。

群俠不由一怔，想那「嶓峯三殘」是何等暴戾人物，谷世表淡淡一語，竟然止住二人捺下殺弟之仇。

逍遙仙朱侗臉上黑氣密佈，神智已昏，當下由彭拜攙着，回至西棚，白素儀連忙走上，彭拜道：「素儀，朱師伯內傷如何？」

白素儀朝朱侗臉上一望，道：「內傷雖重，並無大碍，指毒却是可慮。」

彭拜蹙然道：「指毒如何？」

白素儀沉吟道：

「那指毒似是吸取腐屍穢毒練成，常人中了，那是瞬息卽斃，我身旁沒有對症藥物，只有以金針壓制，朱師伯功力深厚，拖個一天半天，待會後取藥治療。」

彭拜輕輕歎息一聲，道：「也只好如此了，妳快動手。」

白素儀點一點頭，匆匆取出金針，插入逍遙仙朱侗胸前。

彭拜心中雖憂，也不得不擱下，轉眼望去。

只見法壇之上，香煙繚繞，細樂重奏，谷世表拈着香拜祭，宣了誓辭，然後在壇木供桌上一只金鼎，滴了幾滴血，其他的人，依禮而行，只有一個綠袍老者，僅微向九曲神君聖位躬身，其餘視若無覩，並無隨同行禮。

全場的人，無不屏氣靜觀，見狀瞿然一驚，這綠袍老者，剛才沒有在出宮一行人中，坪中無數高手，竟無一人知他何時登壇，仔細打量，但見他鬚眉皓白，銀髯過腹，雙目開闔之際，精光四射，看來至少也在百歲之上。

慈雲大師道：「誰知道那綠袍老者是何人？」

群俠面面相覷，無一知者，頓了一頓，侯稼軒忽道：「瞧！九陰教與魔教似也因此驚訝。」

衆人凝目望去，果見申屠圭與梅素若等人，不時瞥向法壇，面現異容，互相私議，有人甚至指着那綠袍老者。

忽聽蔡夫人道：「此人功力，當遠在谷世表上。」

高泰沉聲道：「夫人估計他功力業已至何等境地？」

蔡夫人略一沉吟，肅容道：「宣氏判斷不出，但可斷言，此人武功在宣氏之上。」

語音微頓，道：「看來唯有華大俠或家外祖始能抵敵了。」

衆人聳然動容，却又有些難信，重又望去，見谷世表朝那綠袍老者一揖，低聲說了幾句，那綠袍老者微一頷首，由供桌舉起金鼎，單手托着，行至法壇之前，環視全場一眼，緩緩說道：

「本教弟子聽眞，本教卽日開壇，自此以後，大開山門，廣收門徒，各地分壇，通設天下，流傳延綿，萬世無疆。」頓了一頓，聲音忽轉嚴厲，道：

「今日承教主之託，主持歃血之盟，所有弟子，矢志效死，如有貳心，剜心斬首，格殺無赦。」

此人內功深不可測，毫無使勁用力的樣子，語聲也跟常人一般，偏是所有的人覺得講話的人就在身側。

他語畢，手中金鼎，驀地脫手飛出，離壇二丈，鼎口外傾，鼎中血酒下瀝，那壇前坪上，平置有一口巨大螭鼎，血酒流入，右手一招，那金鼎又飛回其手。

棚中的人，無論是俠義道，九陰教或星宿派，普通江湖人物，無不大驚失色，玄冥教弟子，却齊聲歡呼，此刻，那呼聲更有天崩地裂的聲勢，令人透不過氣。

「點蒼雙劍」的廖逸忠倏地歎道：「將內家眞氣凝煉到役物自如的田地，天下何人可以辦到？」

華五撇一撇嘴，道：「有何希罕，在華大哥，不過雕蟲小技。」

雙劍姜伯欽喟然道：「華大俠却未來啊！」

華五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何須華大哥出手，我華五第一個會那老鬼。」

高泰淡然道：「無益的話不必說了，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，總不能因敵人功高，臨陣退却。」

慈雲大師道：「天虹怎地如此大意，漠視玄冥教崛起。」

一顧蔡夫人，道：「夫人是由雲中山來的，可知文太君與天虹……」

蔡夫人截口苦笑道：「兩位華夫人分別時，曾言華大俠母子另有安排，究竟如何，却未詳言，晚輩當時也未重視，忽略過去。」

忽聽彭拜道：「噫！怪事！」

衆人扭頭望去，不由訝然失笑。

原來自那綠袍老者將金鼎內血酒，隔空傾入壇下那座高可逾人之螭鼎，螭鼎中本已滿貯美酒，頓時，執事以數十銀杯舀起，逐人遞飲。

詎料，每杯才傳了兩三人，飲者忽然仆地不起。

待下令停飲血酒，已倒下了七八十人，玄冥教徒人人驚恐，吳東川厲聲喝道：

「鎭靜！藍衣執事，速將出事弟子移入宮中。」

玄冥教號令森嚴，組織有序，雖然如此大變，一亂卽定，由壇下奔出數十名藍衣大漢，將昏倒教徒搬走，行事矯捷，轉眼間，場中情勢一清，整齊如前。

谷世表怒容滿面，厲聲道：「苗嶺高人，既已來此，爲何尙不出面？」

衆人原在驚疑，聞言恍然，普天之下，除了苗嶺之人，誰也沒有這出神入化的下毒本領，也沒有這胆子。

却聽宮前階上，傳來清脆語聲，道：「姓谷的，咱們在此，你待怎樣？」

全場之人，本來都望向谷口方向，豈料人竟在彼，三位手足俱裸，酥胸半露，面貌極美的苗裝少婦，施施然由宮門走出，意態閑暇之至，赫然是苗嶺三仙。

只聽紫薇仙子笑聲道：「谷世表，你這座九曲別宮，蓋得美輪美奐，咱們本待送給祝融去，却又忍不下心。」

谷世表厲聲喝道：「妳們將宮內弟子如何了？」

蘭花仙子淡淡說道：「我看他們守的怪累了，點了一束『黃粱香』，讓他們休息休息。」

頓了一頓，笑道：「你或許奇怪，咱們隔了那麼遠，如何下毒血酒，實告訴你，咱們昨夜便在那金鼎內壁，塗了一層無色無味的毒藥了。」

谷世表怒不可遏，暗道：本教高手齊出，想不到讓三個賤婢乘機而入，將手一揮，三名老者忽然躍下法壇，身似勁箭，登上石階。

白素儀急道：

「大哥，苗嶺三仙攪擾典禮，已犯江湖大忌，谷世表自必辣手相加，咱們不能坐視。」

彭拜凝目注視那三名老者，道：

「苗嶺毒技威鎮江湖，谷世表未必奈何得了，敵勢太强，咱們必須相機行事，不可輕舉妄動。」

那三名老者，登未及半，忽覺頭腦一陣昏眩，不禁大駭，情知已中苗嶺奇毒，欲退無及，二人撲身前倒，只有中間老者，勉强退下三丈，靜立逼毒。

這三個老者，以身法而論，已足躋身頂尖高手之列，苗嶺三仙未必是敵，但一招未過，已倒下兩人，苗嶺毒技，當眞厲害。

苗嶺三仙好整以暇，視若無覩，梨花仙子嬌笑道：

「谷世表，咱們早在階上佈下一十八道毒陣，預備測驗天下英雄武功，你這三個屬下本領不濟，只越了五道，不如由你試試，能通過幾道？」

谷世表面色鐵青，陰森森道：

「谷某今天不將妳們擒下，碎屍萬段，玄冥教就此解散。」

他已是怒至頂點，要知苗嶺三仙干擾開壇大典，已是與玄冥教千萬弟子，結上了深仇大恨，復在彼等總壇，耀武揚威，谷世表志在一統江湖，當着天下豪傑雲集之前，那塌得倒這個台，移目朝那綠袍老者望去，道：

「有煩師兄捕下這三個賤婢。」

那綠袍老者微一頷首，從容不迫，走下壇階，舉足之間，有若行雲流水，霎眼間，已在長階之下。

群俠覩狀之下，彭拜、蔡夫人、慈雲大師、阿不都勒等，齊振袂走出棚外，向宮前石階行去。

谷世表冷冷一笑，擧臂一揮，崤崤三殘餘下二人、陰山雙怪、黃遐齡，俱下壇立於去路。

蔡夫人黛眉一蹙，道：「要不要强行越過？」

彭拜道：「此非其時，我想苗嶺三仙見勢不對，避入宮中，拖宕一時，總還可以。」

但見那綠袍老者目光一抬，朝階上苗嶺三仙冷然道：「你們是束手就縛，還是要吃一點苦頭？」

苗嶺三仙一生怕過誰來，蘭花仙子柳眉一挑，道：「你這老鬼是誰？」

那綠袍老者冷冷道：「老夫之名，說出來嚇死妳等，不說也罷。」

蘭花仙子哂然道：「說大話也不怕山風閃了舌頭，左右一個不知那座山的魑魅魍魎，成了精而已。」

綠袍老者怒氣斗生，冷冷一哼，身形一閃，衆人只覺眼前一花，他已越過蜿蜒石階，立於宮前，其速度之快，直非言語所堪形容，苗嶺奇毒，那自是毫無作用了。

苗嶺三仙雖早知這綠袍老者，不同凡響，那料厲害一至於此，駭然大驚，三人六手齊出，撒出一片無聲無臭的九毒瘴。

綠袍老者大袖一揮，發出一股排山倒海的勁風，九毒瘴猶未播開，已被捲上半空，苗嶺毒技，破天荒的，第一次失效了。

苗嶺三仙震驚之下，未及轉念，只聽那綠袍老者嘿嘿冷笑道：

「妳們也該點驢技窮了。」欻然一掌，大蓬勁風已罩向苗嶺三仙。

苗嶺三仙欲避無及，眼看即將傷在那綠袍老者手中。

這綠袍老者武功之高，眞是匪夷所思，彭拜等大吃一驚，明知援之不及，却不能不盡心力，彭拜首先衝上，迎面是那嶗山隱叟黃遐齡，兩人對了一掌，仍被阻住。

群俠功力雖高，而攔截者，無一不是積世人精，一時間，皆難以闖上丹墀，更不要說對苗嶺三仙加以援手了。

千鈞一髮之際，忽聽一聲佛號，一股柔和的潛力，斜刺裡截來，綠袍老者那重逾山嶽的掌力，竟被引開，轟地一聲巨響，砂石紛飛，勁風四溢，那九曲宮前，一片廣約十餘丈的石坪，震出一個大坑。

苗嶺三仙幸逃一厄，餘勁所及，依然震得氣血翻騰，連退數步。

綠袍老者自命天下第一人，眼見居然有人可以卸開自己掌力，不禁「噫」了一聲，移目望去。

但見宮門之內，緩緩走出元清大師，布鞋灰衲，手持佛珠，身後一位嬌若春花，艷賽朝霞的美艷少女，則是蔡薇薇。

坪上俠義道與玄冥教兩方，見平台形勢忽變，都歇下手來，注視平台之上。

蔡夫人見了女兒隨外祖前來，心頭一寬，但知此地不宜招喚，故未出聲。

但聽綠袍老者哼了一聲，道：「你就是元清小和尚？」

他語氣托大不恭之極，元清大師自不介意，含笑道：「正是貧僧，倉卒出手，施主恕罪。」

蔡薇薇却嗔然道：

「我公公已上九十啦！你這老鬼，是什麼人，竟敢對我公公不敬，再不改口，哼哼……」

她天眞嬌憨，凶霸霸說來，反更惹人憐愛，那綠袍老者不怒反笑，道：

「哈哈！小姑娘，妳公公不過九旬，老夫今年則已一百四十有九，比妳公公大了近一甲子，妳說稱得稱不得？」

場中所有的人，皆驚於綠袍老者武功，數千道目光一瞬不瞬，注目平台之上，聞言登時竊竊有聲。

一個人能活到如此高壽，簡直令人難以相信，但見那綠袍老者武功之高，又無法不信，要知一個人若活到一百多歲，而練武不輟，其高明不想可知。

蔡薇薇星眸一睜，道：「你有這麼長的命？」

蠔首一搖，不信道：「騙人，鬼才相信呢！」

那綠袍老者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小孩子不懂事，老夫與妳公公說話。」

面龐一轉，朝元清大師道：「元清，你莫非也懷疑？」

元清大師肅容道：「貧僧焉敢不信。老施主尊姓大名，可否賜告？」

武俠名作家「臥龍生」繼「飛花逐月」後又一震憾江湖之巨着「奇神楊小邪」情節之安排，人物之刻劃，爲一新的嘗試，敬請讀者加以批評、指教。

十

綠袍老者傲然道：「你只要知道老夫自稱陸地神仙卽可，其他不問也罷。」

這綠袍老者自稱「陸地神仙」，當眞狂上了天，只是場中的人，見了他武功，心情沉重，無人加以訕嘲。

却聽蔡薇薇櫻唇一撇，道：「哼！陸地神仙，憑你這糟老頭子也配？」

綠袍老者置之罔聞，道：「元清，你以爲老夫武功，當得此稱麼？」

元清大師略一沉吟，道：「以老施主神功絕藝，那是足夠當得此稱了，只是貧僧有一事不解，尙祈施主開示？」

綠袍老者道：「你說。」

元清大師肅然道：「貧僧愚昧，竊以爲神仙生活，乃是優游林泉，與物無營，賞那清風明月，花草烟霞之趣……」

那綠袍老者不待他說完，冷然截口道：「老夫壽逾二甲子，歷盡滄桑，這些道理，還要你來說麼？」

元清大師雙手合十，道：「施主明察。」

綠袍老者冷冷說道：「閑話休提，老夫久聞武聖絕學，恨未得見，今朝可以一償夙願了。」

微微一頓，喝道：「小心了。」

右掌一揮，緩緩拍出。

這一招平淡無奇，元清大師却面色凝重，大袖一拂，身形陡然倒退三丈，道：「施主之壽，天下少見，何苦以餘年再入紅塵泅，介身血腥。」

綠袍老者原式不變，也未見他有何動作，如影隨形，躡踪而上，道：「有什麼話，接了老夫十招再講。」

元清大師身形再退，沉聲道：「施主……」

綠袍老者不耐截口道：「武聖之後，竟是懦弱之人麼？何不還手？」

蔡薇薇忍不住叫道：「公公，給他一點顏色看啊！」

那綠袍老者武功縱高，元清大師豈能便懼，他胸襟雖然恬淡，綠袍老者如此咄咄逼人，也不由暗道：「爭強鬥勝，智者不爲，只是事關先人威名，自不容一味忍讓。」

忖念中，穩然卓立，道：「恕貧僧反攻了。」

說話中，右掌豎立當胸，右手食中二指，遙遙指向那綠袍老者眉心生死要穴。

綠袍老者但覺這一招攻守兼俱，無懈可擊，當眞若銅牆鐵壁一般，不禁笑喝道：「看來你與華天虹二人，尚能接下老夫幾招。」

右掌拍出，未及一半，倏地收回，左手捏訣，右掌一駢，斜斜下劈。

只聽裂帛之聲，尖銳刺耳，招式未出，已有石破天驚的威勢，殺機瀰漫，氣勢凌人。

元清大師一聲佛號，右手原式不改，左掌一翻，欻然攻出。

這兩人武功，登峯造極，舉世並無二三人可及，所有的人，無不聚精會神觀看，想獲些益處。只見兩人出手，並不似一般高手，快如閃電，簡直像初學餵招，且含精蓄銳，不見威勢，那些武功低的，大失所望，覺得平淡的很。

只有少數高手，始知兩人武功，早至返樸歸眞的境界，化絢爛爲平淡，寄神奇於腐朽，故一招一式，簡簡單單，樸實無奇，那武功弱的，自是難窺奧妙，其實如此搏鬥，一方面須測出敵人下面招式變化，嚴密防守，一方面須尋出對方破綻，伺瑕攻擊，心神偶分，推測有誤，互有喪身之危，那是既鬥武學見識，又鬥功力機智之事，端的凶險。

九招之數，却歷時盞茶之久！

忽見那綠袍老者虛出一掌，幌身後退。

衆人睜目暗惑，不知他十招未屆，何以便收招而退？

忽聽元清大師道：「素無怨讎，施主何必妄生嗔念？」

但見那綠袍老者冷然不語，身形若嶽峙淵渟，一身毛髮、衣袍，却無風自動，漸漸竟似膨脹起來！

再看元清大師，也是神色肅穆，但身如行雲流水，脚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，愈走愈快，到最後連人影也看不清楚，只見一條灰龍，盤旋不已，一動一靜，與那綠袍老者，互異其趣。

衆人心知兩人如此，是在傾畢生修爲，孤注一擲，無不屏息以俟，蔡家母女一顆心，更幾乎提到了胸口。

詎料，相持半晌，那綠袍老者突然長長一聲歎息，渾身衣袍，恢復原狀，歎息未已，忽又哈哈大笑起來。

元清大師身形倏止，合什一禮，道：「老施主懸崖勒馬，貧僧多謝了。」

綠袍老者冷然道：「你不必謝，老夫是因一擊之下，難以斃爾，故而停手。」

語音一頓，道：「看你能接老夫十招份上，你有什麼話說，說吧！」

元清大師暗暗想道：「谷世表有此人助陣，毋怪敢向華家挑釁，唉！老衲也制他不住，只有另想他法了……」

心念一轉，緩緩說道：「老施主再出江湖，到底爲了何事？」

綠袍老者笑道：「老夫此出，專門爲對付華家，如今又加上你們蔡家，小和尙，滿意了吧？」

元清大師壽眉微蹙，道：「華家及蔡家，與施主何仇何恨？」

綠袍老者哈哈笑道：「老夫是受人之恩，受託而來，你說破嘴唇，也是無用。」

元清大師無可如何，心念忽然一動，道：「這事不提，貧僧倒想一猜施主來歷。」

綠袍老者哈哈一笑，道：「你能猜出，老夫倒不相信。」

元清大師道：「施主何妨姑妄聽之。」

那綠袍老者哂然一笑，道：「好，你說，老夫聽。」

元清大師沉吟道：「施主第一招似是由茅山『拏雲手』蛻變而來，却益形奧妙。」

綠袍老者頷首道：「你能看出本源，果然有些眼力。」

元清大師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次式是『金剛訣印』，第三招則是……」

綠袍老者截口道：「你能認出，理所當然，只是想由此識出老夫出身，却是夢想。」

元清大師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施主所施多是各門各派中最厲害的秘技，由此固不可斷定施主身份，不過……」

綠袍老者道：「不過怎樣？」

元清大師面容一整，道：「只是第一招蛻變後，已屬九曲宮武學，第七招更完完全全是九曲一脈所新創的了。」

綠袍老者聞言，雙目精光，陡然暴射，緊盯在元清大師面上，道：「還有麼？」

元清大師道：「貧僧眼拙，其餘便認不出了。」

綠袍老者暗暗忖道：「九曲武學，從未流傳世間，這禿驢何以得知，雖則第九招他未識出，也已彌足驚奇了。」

心中在想，口中笑道：「武聖之後，果能未讓老夫失望。」

元清大師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施主當眞出身九曲宮了。」

綠袍老者敞聲一笑，道：「小和尙，算你眼利。」

微微一頓，道：「可是，你道老夫是誰？」

這一問，倒問住了元清大師，他之所以識出綠袍老者武功路數，是因見過華雲龍所呈那九曲宮藏經齋的碧玉書籤，雖僅略一瀏覽，但以他武學造詣，以現一二，至於當年九曲宮內情形，却是不諳，自無法猜出那綠袍老者來歷。

綠袍老者見元清大師啞口無言，哈哈一笑，方待出語。

忽聽階下慈雲大師揚聲道：

「貧僧二十年前，曾聞黃山四皓敘述前代九曲神君顛末，問及九曲宮情形，聽得那九曲宮奇珍異寶無數，屬下數百，盡爲功力高强，能征慣戰之士……」

綠袍老者目光一轉，望向慈雲大師，聽他敘說至此，突然說道：

「正確人數，當是五百七十三人。」

慈雲大師暗暗想道：

「他既稔熟九曲宮內事如此，無疑必是其中的人了。」忖念中，朗聲說道：

「當年的九曲神君，收有三十六名弟子，其中三十五人，聯手做出弒……」

忽聽那綠袍老者厲聲喝道：「住口！」

這綠袍老者何等功力，暴然一喝，直如迅雷貫頂，晴空霹靂，場中武功低的，固是耳鼓如鳴，半晌聽聲不得，武功高的也十分難受。

衆人都知下面必是「弒師滅倫之事」六字，綠袍老者爲九曲宮出來之人，那是毫無疑問了，只是除了少數深諳內情的人，隱約猜出這綠袍老者可能是誰外，餘人依然莫名其妙。

慈雲大師淡淡一笑，話鋒一轉，道：

「百年之後，九曲宮現，始知九曲宮上下皆死，只不見三十六名弟子中最末的曹天化，但那曹天化，聞說二十來歲即死……」

那綠袍老者嘿嘿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好禿驢，竟敢當面咒老夫！」

慈雲大師雖隱隱猜出，聞言仍心一震，道：

「老施主眞是曹天化？」

那綠袍老者傲然一笑，道：

「天下的人，皆道老夫夭死，哈哈！豈料老夫的命，比誰都長。」

除了玄冥教，自星宿派、九陰教以至俠義道等人，無不震驚非凡！

要知那曹天化，在整個武林心目中，乃是早死之人，而今出現衆人面前，自是不免有突兀之感，這還是次要之事，主要是當年東郭壽，就因得到曹天化所遺「天化劄記」，揚威一時，其本人在此，在場的人，那疑眞疑幻之心，自是掩抑不住。

梅素若忽以「傳音入密」，朝身畔一個虬髯老者道：

「溫護法，谷世表將玄冥教實力，隱藏大半，聯盟分明沒有誠意。」

那虬髯老者正是九陰四絕之首的溫永超，四絕以下是杜子宇、康雲、石萬銓，其中杜子宇却未現身。

那溫永超雙眉一皺，也傳音道：「教主之意如何？」

梅素若道：「本座以爲，不可不防他一手。」

溫永超道：「二弟已率人守在谷外，魔教亦與咱們，暗存默契，谷世表縱有詭計，料也無從施展。」

梅素若冷冷說道：「魔教的人，少信寡義，患難不能相持，危急難以共濟，杜護法在外，又豈能防得許多。」

溫永超道：「教主似是胸有成竹，還請示下。」

梅素若剪水雙瞳，一直打量着群俠方面，始終未見華雲龍，芳心暗道：「這開壇大典，無疑

關係着此後數十年，正邪盛衰關鍵，他身負重任，斷無不來之理，莫不是有了危險？」

心念連轉，忘了回答，溫永超怔了一怔，再問一句，她才突然警覺，一定心神，冷冷說道：

「你們候令動手便是。」頓了一頓，又道：

「如無我令，任何情況，不可出手。」

溫永超惑然道：

「按約行事，則咱們三教當先聯手滅了那批自命俠義的，餘人可降則降，可殺則殺，再將整個江湖，控扼在手，孤立華家，教主之意，似說本教等一下做壁上觀不成？」

梅素若淡然道：

「自然不是，反正你們聽令行事便了。」

他們暗暗已有決定，星宿派的申屠主與令狐兄弟等，也正在低聲計議。

令狐祺面龐一轉，道：

「大師兄，谷世表那王八羔子有此靠山，難怪他氣焰萬丈，敢有併吞天下之志了。」

申屠主目光一轉，瞥了九陰四絕一眼，道：

「何只玄冥教，九陰教自那婆娘引退後，我本以為已是最弱一環，詎料另有强硬後盾，這樣看來，最弱的反是本派了。」

令狐祺吟冷一哼，道：「本派還能弱給九陰教不成？」

申屠主沉聲道：「這不是意氣之事，如輕舉妄動，本派能回星宿海的，怕無一二人了，稍時動手，本教不可獨攖銳鋒。」

房隆雙眉一剔，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復仇雪恥，那事也不要提了。」

申屠主漠然道：「怕是很難了。」

房隆心中不服，口齒一啟，就待爭論。

忽聽那曹天化敞聲說道：「小和尚，如無他事，老夫可要動手了。」

元清大師道：「施主且慢，貧僧尚想請問一事。」

曹天化道：「快問！老夫正急着煞癢哩！」

元清大師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施主適才罷手，為何先歎後笑？」

曹天化略一沉吟，道：

「告訴你也不妨，老夫二次出山，本道手下無三合之將，想不到你這小和尚，竟堪為敵手，大出老夫所料，因是而歎……」

元清大師接口道：

「然而，若舉世之人，皆不堪一擊，則又未免乏味，故欣然而笑，貧僧之言可是？」

曹天化聞言，仰天一陣長笑，道：「好，好極了，元清，你配做老夫對手了。」

元清大師道：「施主抬舉了。」

曹天化突又沉聲一哼，道：「元清，你別得意，久戰之下，老夫必可取勝。」

元清大師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施主神功蓋世，貧僧自是遠遜，不過，天下却有能敵之人。」

曹天化哂然道：「你說的莫非是華天虹，老夫這番重入江湖，聽得人人把他捧上了天，只是武功須看修為，華天虹後生小子，焉能比老夫二甲子以上功力，分庭抗禮。」

忽聽蔡薇薇冷嗤道：「夜郎自大，戴盆望天。」

曹天化目光一轉，將蔡薇薇仔細打量了一陣，他雖是絕代魔頭，畢竟年已入暮，不知那一天就得死去，世上一無親人，那寂寞凄涼之感，同樣難以忍受，只是强自抑住，蔡薇薇那美若天仙之貌，尤其是天眞略帶嬌妞的性情，對他實有一種莫可言喻的親切之感，故他不僅不介意蔡薇薇連番着頂撞，且愈看愈覺喜愛，忍不住藹然道：

「蔡薇薇，妳若肯認老夫爲義父，老夫保妳成爲天下第一高手。」

蔡薇薇撇嘴道：

「你自己也不是舉世無敵，豈能讓人成爲天下第一？」

曹天化啞然一笑，道：「妳不相信，問妳公公看。」

元清大師面容一整，道：「貧僧固然不敵，華大俠天縱之才，匪可以常情忖度，武功遠勝貧僧，施主又未必是敵，不過貧僧所言，另有其人。」

曹天化雙眉一聳，道：「誰？」

元清大師道：「此人據貧僧揣測，今日必到，老施主若是有興，何妨稍候。」

曹天化敞聲一笑，道：

「老夫本待立刻與你一搏，經此一說，好奇心動，倒想瞧瞧，那是何方神聖？嘿嘿！就算是緩兵之計，却也甘心。」

轉面一望蔡薇薇，笑道：「小丫頭，你我的事，一併回頭再論。」

蔡薇薇嬌聲道：「如你打敗了，又如何？」

曹天化微微一怔，笑道：「不可能的事。」

蔡薇薇螓首一搖，道：

「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情，我看你還是及早打算，免得到時候下不了台。」

曹天化吟吟一笑，道：

「也好，只要有人能與老夫打了平手，收徒之事，自然不提，老夫且贈妳一件禮物。」

蔡薇薇嬌聲叫道：「打敗可不能賴。」

曹天化雙眉一揚，似欲發作，倏又苦笑一聲，道：

「好丫頭，妳把老夫看成什麼人了？像妳一般的小孩子不成？」身形一轉，飄然下階。

忽聽紫薇仙子冷笑一聲，道：

「曹老兒，要你識得九毒仙姬門人的手段。」

話聲中，那曹天化正在半途，驀地面色一變，縱開六七丈，恨恨一瞥苗嶺三仙，眼皮一垂，立身當地，運氣行功。

原來，苗嶺三仙驕縱成性，仗着苗嶺毒技，一帆風順，從未受過今天幾乎喪命的危窘，羞惱交迸，早存與敵誓不兩立的心，只是曹天化功力太高，下毒匪易，蘭花仙子眼珠一轉，計上心來，重在丹墀上佈下三重鉅毒，料那曹天化來時輕易通過，大意之下，必然中計。

蘭花仙子先前所言一十八道埋伏，固是信口開河，但也佈下五關，雖遠不如九毒瘴，也是奇毒，不料曹天化竟能渡過，這次佈下的三種鉅毒，都是近年煉成，其毒性較九毒瘴有過之而無不及，且性質有相生互輔之妙，一齊施出，更是厲害。

苗嶺施毒本領，稱之天下無雙，並不爲過，九毒仙姬閉關清修，蘭花仙子已算掌門，其毒技自是出神入化，目無全牛，曹天化表面毫不在意她們，實則並未忽視，那知依然防備不住。

只聽梨花仙子急聲道：「大師，快趁機斃了這老鬼。」

元清大師暗道：「老衲焉能乘人之危，佔此便宜。」

轉念之下，搖頭說道：「曹天化雖然中毒，傾力一擊，仍有極大威力。」

蘭花仙子見元清大師不肯借機出手，不由氣得銀牙暗咬，暗暗罵道：「好笨的和尚，枉費我一番力氣。」

總因元清大師曾救她們一命，不好意思罵出。她們行事全憑好惡，可不管什麼江湖規矩，但也不便硬逼元清大師動手，同時，元清大師所言也有道理，百足之蟲，死而不殭，曹天化雖已中毒，仍不可輕侮，三人自量接不下他那最後一擊，只得眼睜睜看曹天化運功逼毒了。

谷世表見狀，却是頗不放心，身形一動，瞬息已至曹天化身旁，苗嶺三仙見他身法，矍然一驚，不料谷世表而今，竟有這般功力。

只聽谷世表低聲道：「師兄感覺如何？」

曹天化雙目倏地一睜，哂道：「區區毒物，豈奈我何？」

右手隨食指一伸，暗運眞力，冲破指尖膚表，只見一滴黑血滴下，錚然作響，聲如古銅，其毒性之烈，眞是不可思議！

一滴之後，又是一滴，一連滴下十餘滴黑血，始轉鮮紅，愈滴愈慢，竟費時頓飯之久。

谷世表哼了一聲，道：「小弟上去擒下三個賤婢。」

曹天化道：「師弟且住，我來交待。」

目光一抬，朝元清大師道：「元清，你已錯過唯一機會了。」

元猜大師眉頭微聳，淡然道：「恕貧僧不知施主何謂？」

曹天化做聲一笑，道：「爾等雖是假仁假義，不過老夫領情，總讓你覺得不寃就是。」

笑聲一斂，轉面向苗嶺三仙，冷冷一哼。

單伏內功之下，將九毒仙姬門下毒物迫出體外，那曹天化，猶是第一個，三人心中駭然，却是不甘示弱，覩狀之下，蘭花仙子冷冷說道：

「裝腔作勢，嚇不倒人，這筆帳，你記下好了，浮香谷的人，隨時候着。」

曹天化怒哼一聲，有心動手，但爲運功逼毒，大耗眞氣，元清大師也不會袖手旁觀，功力未復，不敢隨便出手，當下强抑怒火，將手一擺，道：

「咱們先結束大典，反正不怕賤婢們逃走。」

陰沉沉看了苗嶺三仙一眼，與谷世表連袂走了回去。

苗嶺三仙收回埋伏，亦同元清大師與蔡薇薇，會見群俠，蔡薇薇歡叫一聲「娘」，撲入蔡夫人懷中。

由於敵勢之强，迥出預料，衆人無暇寒暄，回至西棚，彭拜卽道：

「大師可勝過那曹天化吧？」

元清大師一瞥法壇那面，見谷世表已在迅了典禮，將壇前弟子，移往壇後，空出大片場地來，似已準備動手。元清大師則默然調息，收回目光，淡然道：

「若在以往，縱不能勝，可成平手，如今眞元損耗，平時雖無大碍，對曹天化這等高手，久戰之下，後勁難補，只怕不行了。」

蔡夫人凜然一驚，道：「你老人家爲何……」

元清大師截口道：「此乃天意，嫻兒何必多問？」

彭拜等聞言，憂思大熾，大衆本寄望元清大師可敵那曹天化，既是這般，局勢愈形險惡。忽聽蔡薇薇嬌聲道：「公公，您說有人可抗拒那老不死，眞的嗎？」

元清大師莞爾一笑，道：「自是眞的。」

彭拜忍不住問道：「那位高人是誰？大師可否見告？」

元清大師含笑道：「豈有不可之理。」

蔡薇薇迫不及待，道：「誰？」

元清大師目光環掃衆人一眼，緩緩說道：「那就是華大俠的二公子。」

此言一出，衆人齊齊一楞，雖知元清大師不會妄言，亦感難以置信。

華五忽道：「龍兒功力進展再快，也不至到如此地步吧？」

元清大師道：「個中另有原故……」

他話說一半，忽覺將用「圓光貫頂」大法，轉授功力之事講出，有些不妥，故爾倏地頓住。

衆人見他忽然住口，心知必有其故，不再追問。

只聽白素儀關切地道：「龍兒胆大妄爲，必給大師添了很多麻煩。」

元清大師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彭夫人那裡的話。」

單世民問道：「大師，華二公子現在何處？」

阿不都勒道：「請問大師，龍兒幾時可至，因何不與大師同來？」

元清大師道：「他正爲一批中了魔教虺毒的高手忙碌，眼下三教高手齊集此間，正是搜查解救的大好時機。」

丁如山眉頭一皺，道：「這事豈是一人忙得來的，理當敦請同道互助才是。」

侯稼軒道：「大師可否詳示龍少爺去處，老朽趕去看看。」

華雲龍正是天之驕子，俠義道的拱壁，他的安危下落，同道友好無不關心，這時紛紛搶問，元清大師應接不暇，口齒一啟，未及說話。

忽見對方面棚中，倏地走出石萬銓，直至坪中，朝群俠棚下高聲道：「顧鸞音何在？」

慈雲大師，阿不都勒一楞，二人先時見長恨道姑未與蔡薇薇同來，早想問個明白，却因華雲龍的事，暫時放下，這刻九陰教已出面質問，不禁暗暗着急。

阿不都勒雙眉一皺，朝蔡薇薇道：「蔡姑娘，玉鼎夫人沒來麼？」

蔡薇薇方待答話，忽聽谷口方向傳來一個清脆的口音，冷冷說道：「長恨在此。」

蔡薇薇玉面一轉，只見通道之中，緩緩走來長恨道姑，她身後隨着一位雲髮霧鬢，長裙曳地的紫衣美婦。

她芳心暗急，忖道：唉！顧姨幹嘛要來？起身迎上。彭拜與慈雲大師、阿不都勒，不約而同，走出棚外。

她這邊暗急，對面梅素若也怔了一怔，暗暗想道：那天沂水城外，我之所以要那和尚承諾，

而不由妳訂下今日之約，原意在妳根本不必赴會，難道以妳聰明，還會不清楚？

但見石萬銓目光一轉，看了長恨道姑一眼，冷笑道：「好，好，妳總算來了。」

轉身朝棚中的梅素若，遙遙一禮道：「請教主示下。」

梅素若黛眉微聚，扶杖緩緩站起。

溫永超道：「何須教主出手，屬下效勞。」

梅素若冷然道：「此時此地，本教主必須向各方英雄，做一交待。」

溫永超怔了一怔，道：「屬下無知，但請隨行。」

梅素若微一頷首，二人朝石坪中心走去。

長恨道姑漠然掃視全場一眼，將手一揖，道：「紫玉，妳過去了。」

方紫玉微微一怔，道：「紫玉自當隨侍姑……道長。」

長恨道姑冷聲道：「妳也是一教之主，安能再似從前，去吧！」

却見方紫玉站着不動，心中一歎，口中却怒道：「反正我也不再是妳主人，妳不願聽從，也由妳了。」

方紫玉聞言，先是一怔，繼而淚珠滾滾而下，默然一拜，起身朝西棚行去，見了四人，快步迎上，道：「四位暫請一旁觀看，待姑娘危急時出手，目下不必上前相見了。」

蔡薇薇柳眉一皺，道：「方姨，顧姨明明可以不來，何須自找麻煩？」

方紫玉凄然道：「孩子，有很多事，妳不明白。」

說話中，熱淚雙流，不可遏止。

彭拜雙眉一剔，道：「此事遲早必須一決，彭某找九陰教的人去。」

舉步向梅素若走去。

方紫玉急聲道：「彭大俠，你是爲了報恩麼？」

彭拜脚步一頓，轉面道：「有何不對？」

原來他當年建醮會上，身受重傷，若非玉鼎夫人一葉靈芝，早已喪身，事雖隔了多年，以他義俠心性，豈有不湧泉以報之理。

方紫玉道：「如此一來，勢必引發惡戰，九陰教首當其衝，大有覆滅可能。」

彭拜淡然道：「那是最好不過。」

方紫玉沉聲道：「可是你知我家姑娘苦心麼？無論如何，她出身九陰教，不願見九陰教土崩瓦解，何況九陰教並無大惡，敵方首惡，實是玄冥教與魔教，彭大俠，你若記着我家姑娘好處，請替我家姑娘一想。」

彭拜頓了一頓，皺眉道：「可是若九陰教首先開釁，則咱們不能不全力應付。」

方紫玉歎息道：「形勢比人强，果眞如此，也只得由他了。」

梅素若故示從容，短短距離，走了半晌，這時間，她心轉了百十來個念頭，却無一能解決眼前這個死結，暗暗一歎，信步站定，望了長恨道姑一眼，語含怨懣，道：「妳……」

驀地，一陣清亮的嘯聲，倏然響起，打斷她將出之言。

這嘯聲悠悠綿綿，好似降自雲層，却又似起於身旁，萬山迴應，莫索端倪，令人覺得，整個蒼穹，似皆佈滿此聲，如此嘯聲，本當宏厲震耳才是，奇怪的是，人人都覺得柔和悅耳，若鳳嚦

龍吟，毫無武林高手長嘯，震人心脈之威。

場中高手，無不聳然動容，知道來了世上罕見的絕頂高手。

那曹天化也是面色微變，突然高聲道：「來者可是華天虹？」

那嘹亮清嘯，劃然而止，一個清朗的聲音道：「此事何需家父勞神，在下華煬。」

蔡薇薇驚道：「是二哥。」朱唇一啟，即待叫喚，

忽聽蔡夫人沉聲道：「薇兒不許吵。」

申屠主最爲震驚，猛然站起，自語道：「這小子居然活着，而且功力進展得這般奇突。」

谷世表詫異莫名，暗道：華家小兒幾時有此武功？

心念轉動，低聲說道：「那小子只一現身，師兄務必全力斃之。」

曹天化冷冷說道：「何消說得。」

目光一轉，向東面峭壁之上，喝道：「華家小兒，何不下來？」

這時，所有的人，也聽出聲發東面峭壁之上，都凝目望去，九陰教與顧戀音的事，雙方都暫時擱下。

只聽華雲龍朗朗一笑，道：「你就是曹天化？」

曹天化雙眉一剔，厲聲道：「小兒無禮。」

華雲龍朗聲說道：「常言道，人生七十古來稀，你年紀已逾兩個古稀，華煬稟承家教，理當尊你以前輩之禮，只是你既助紂爲虐，遺禍江湖，那又應當別論了。」

曹天化怒哼一聲，道：「小兒乳臭未乾，胆敢妄加譏議，你下來，老夫好好教訓你一頓。」

華雲龍哈哈笑道：「你上來，我懶得下去。」

曹天化心頭震怒，一顧谷世表，道：「師弟，愚兄上去收拾這小子。」

谷世表雙眉一挑，道：「諒那華家小兒，何必師兄紆尊降貴，小弟遣人上去便是。」

曹天化搖頭道：「小兒武功不弱，他人怕是難以奈何他。」

谷世表道：「那小子武功再高，不信難蓋過嶺南一奇，派他上去，當綽綽有餘了。」

曹天化沉吟一瞬，道：「也好。」

谷世表轉面向嶺南一奇，道：「煩勞冠老人家上去制住那小子。」

那嶺南一奇，眞實姓名是朱一冠，天下罕有知者，他武功之高，在玄冥教中，也是前三人內，谷世表派他上去，也是夠抬舉華雲龍了。

嶺南一奇微一躬身，並不打話，人影一閃，已消失場中，西棚群俠見狀，雖聽元清大師之言，仍不由暗爲華雲龍擔心。

不及盞茶時光，忽見那嶺南一奇現身東面絕巘之上，縱聲叫道：

「啟稟神君，搜索不見那華煬。」

谷世表暗道：華小子當不會逃遁，仰面叫道：

「華煬，華家的臉，都給你丟盡了，既發狂言，何以不戰而逃？」

語聲甫落，驀聞哈哈大笑，由西方絕崖傳下，衆人一驚之下，轉面望去，但見崖上，卓立着一位俊美無儔，豪氣迫人的少年，輕袍緩帶，佩劍持扇，一付貴胄公子的模樣，除了雲中山華家二爺，再無他人。

他哈哈大笑，高聲叫道：「谷世表，你有目如盲，遣人去對崖找我恁地？曹天化，你枉自稱爲陸地神仙，也未看出華某在此。」

此語一出，不但曹天化與谷世表，羞怒交集，下面其他絕頂高手，也都暗叫一聲「慚愧！」

蔡昌義忽然問道：「公公，雲龍弟不是在對面崖上，幾時移了位置？」

元清大師雖在近處，他嗓門素來洪亮，壓低不住，一句話說得棚中人人皆聞，十九以上的人，不明其故，只是礙難出口，聽了都暗暗留心。

只聽元清大師含笑道：

「龍兒的確自始及終，藏身這面峭壁，但他以一口精純至極的丹田眞氣，可將語聲逼成一線，射至對面壁上，令人聞之，捉摸不定他存身方位，不過我先前亦未聽出來。」

華五低笑一聲，道：

「這孩子，自幼頑皮，想不到這等場合，也不忘戲弄玄冥教一下，眞是荒唐。」

華雲龍是他看着長大的，在莊中，論調皮搗蛋，兩人可謂一時瑜亮，情感深厚，這時忍不住開口，雖似責備，其實語中深喜之意，掩抑不住。

但聽曹天化冷笑一聲，道：

「區區聚氣傳聲，雕蟲小技，尚不如分聲化音，小兒得意什麼？」

華雲龍朗聲笑道：「在下何曾得意，覺貴教之行可笑而已。」

谷世表强捺怒火，陰沉沉一笑，道：

「華煬，華天虹怕死，不敢前來，却派你來送死，既然至此，何不下來？」

華雲龍笑道：「神君殺機已動，欲取在下性命，華某怕死的緊，那肯下去送死。」

谷世表怔了一怔，冷笑道：「華家出了你這種子弟，嘿嘿！也是奇事。」

華雲龍做聲大笑，道：「神君說得不錯，在下正是華家最不肖的子弟。」

谷世表恨不得將華雲龍碎屍萬段，激他不成，想再令人上去，又覺這般顯得行事倉皇，有失身份。

華雲龍見他不語，眼珠一轉，笑聲道：「谷世表，華某有一件令你大大震驚的事，你可想聽？」

谷世表冷然道：「天下無有能讓本神君震驚之事。」

華雲龍笑道：「這麼說來，你是不想聽了？」

谷世表冷冷一笑，暗暗忖道：小兒如此作爲，究因何故？

忽見正面涼棚，踱出一人，朝華雲龍道：「華小子，你有什麼驚人的話，谷世表不聽，老夫倒願一聞。」

衆人轉目望去，只見此人目帶紫稜，雙顴高聳，頰肉下陷，頭挽道髻，却是俗家裝束，形貌古怪，無人認識，但知開壇大典，群雄畢集，若無出衆能爲者，强自出頭，無異自取其侮，此人必有絕頂武功。

華雲龍目光一轉，見是龔浩，不禁朗笑道：「原來是你，魏奕豐何在？」

棚內倏地走出那左頰一道深疤，僅存獨眼的「陰風手」魏奕豐，峻聲道：

「叫你家老爺幹麼？」

華雲龍呵呵一笑，道：「你們或許不止兩人，但在衆大之中，仍是人孤勢弱，這裡焉有你等便宜，依在下良言相勸，及早遠走高飛爲妙。」

魏奕豐怒喝道：「放屁！」

華雲龍淡然道：「而今不信，待會你就噬臍莫及了。」

忽聽那潘旭縱聲叫道：

「龔兄形貌大變，恕兄弟先時未曾認出，你與魏兄，與華家均有深仇，華元胥雖死，文昭懿與其子孫猶在，咱們同仇敵愾，二位何不移玉來此。」

龔浩漠然道：

「兄弟等來此，僅爲一開眼界，無意與何人爲敵，潘兄盛情心領了。」

潘旭老臉一紅，暗罵：老匹夫，不識好歹！

但聽華雲龍笑道：「龔浩，華某敬你英雄氣概猶存，若你……」

龔浩截口道：「廢話少說，老夫可不在乎你敬也不敬？」

華雲龍淡然一笑，道：「道不同，不相爲謀，是姓華的多言了。」

語聲微微一頓，道：「你可知東郭壽去了何處？」

忽聽房隆獰聲道：「自是去將你們這批假仁虛義的人，斬盡殺絕。」

華雲龍恍若不聞，繼道：

「你可知道，東郭壽包藏禍心，在谷四周埋下火藥，準備將你我幾方的人，一網打盡。」

此言一出，衆人齊是一驚，雖不置信，仍不由紛紛將目光投向魔教中人，玄冥教與九陰教的

，也不例外。

房隆勃然大怒，喝道：「小子放屁！」

華雲龍笑道：「既然不是，令師何在？」

房隆怒聲道：「呸！大爺師父行踪，你這小子配問麼？」

華雲龍哈哈笑道：「當然不配，可是在下却於近處見令師出沒，深覺可疑。」

房隆怒道：「小狗胡說，大爺師父明明在……」

忽然驚覺，倏地住口。只是這一來，無私有弊，反惹人疑竇，衆人目光在他臉上掃視，似欲看出端倪，他性本暴燥，覩狀大怒，却更不知如何說話。

這時，華雲龍獨據絕崖之上，天下群雄，皆在谷下，面對强敵，談笑自若，神采奕奕，大有氣吞河嶽，睥睨群倫之勢，令偌大的玄冥教、九陰教、魔教，也相形黯然。

場中情勢，經他一攪，益形混亂，梅素若秀眉輕蹙，向溫永超、石萬銓傳音說道：

「兩位護法，眼下局勢，斷非了結此事之時。」

石萬銓也以傳音之法道：「叛徒不可不懲。」

梅素若沉聲道：「石護法莫非要本教覆亡？」

溫、石二人自是看出，必欲動手，俠義道諸人不會袖手，大戰一引即發，若玄冥教與魔教旁觀，九陰教大有敗滅之危，石萬銓雙眉一皺，無言以對。

蔡薇薇眼珠一轉，暗暗得計，也遙遙以「傳音入密」，向長恨道姑道：

「顧姨，二哥現身之意，您明白嘛？」

長恨道姑自然知道華雲龍現身，意在混淆場中，令九陰教不能放手而爲，暗道：孩子，你又何必。

只聽蔡薇薇又道：

「顧姨，您如愛護九陰教，就當先行退下，讓咱們先對付玄冥教或魔教。」

長恨道姑面龐一轉，口齒啟動，欲言又止。

蔡薇薇覩狀，知她心頭已動，芳心暗喜，嬌聲叫道：「顧姨，快嘛！」

長恨道姑暗暗想道：若論這事，自己實欠熟慮，只是事情至此，也不能不謀解決之方……心念電轉，突向梅素若微一稽首，一語不發，轉身朝群俠處走去，與彭拜四人，退入棚中。

梅素若及溫永超望她離去，石萬銓開口欲喝，倏又閉上。

忽聽申屠主冷冷說道：

「本派首腦，群聚於是，敝教主豈會出此下策，華煬，你信口雌黃，是欺天下無人麼？」

華雲龍始終留意着長恨道姑，見她已被說動，暗暗鬆了一口氣，聞言長聲一笑，道：

「任你辯同河瀉，不說出東郭壽現在何地，怕是難釋群疑了。」

玄冥教中，孟爲謙忽道：「啟稟神君，這小子分明在信口拉扯。」

谷世表點一點頭道：「我也看出，你說應當如何？」

孟爲謙道：「這小子多半意在阻擾九陰教開罪顧鸞音，神君不如促九陰教出手，看那華家小兒必下來也不？」

谷世表道：「建醮會上，風雲會即因首開釁隙，致損失最劇，前事可鑒，梅素若必不肯再蹈

覆轍。」

孟爲謙沉吟道：「屬下如率壇下人馬助陣，梅素若自可放心大胆，向那顧鸞音動手了。」

谷世表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此計甚佳，不過一壇之力過弱，梅素若未必即肯放心，崔壇主與端木壇主，也領人一齊去。」

兩人計議既定，谷世表目光一抬，冷笑道：「華煬，你有興就在上面慢慢看吧！」

華雲龍何等聰明，見狀暗暗忖道：谷世表等，心智俱不等閒，我之用意，必瞞彼等不了。心中在想，口中笑道：「華某另有要事，恕我失陪了。」

身形一轉，消失峭壁之上。

他這舉動，太過突兀了，突兀的全場的人，齊齊一楞！

梨花仙子柳眉一蹙，道：「龍兒搗什麼鬼？」

語音微頓，朝元清大師道：「大師可知其故？」

元清大師搖頭笑道：「老衲也是大惑不解。」

孟爲謙怔了一怔，疑雲滿腹，道：「神君，華小子狡猾萬分，此舉必有詭計。」

谷世表皺眉道：「有何詭計？」

孟爲謙低聲道：「屬下亦是不曉，是否發出信號，令谷外的人截擊？」

谷世表搖一搖頭，斷然道：「不可，那批人未必奈何得他，反暴露位置。」

忽聽曹天化道：「師弟何必爲這小兒煩心，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，不怕那小子飛上了天。」

谷世表道：「師兄說得是。」將手一擺，道：「原計行事。」

孟爲謙等三人，恭聲一喏，躍下壇來，將手一招，立時列中奔出數十名玄冥教三壇屬下，隨着走入場中。

梅素若冷冷一瞥他們，道：「三位……」

孟爲謙抱拳道：「奉神君之命，特爲貴教助威。」

忽聽彭拜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好極了，貴方既有外人參與，彭某等自是不能置身事外。」與慈雲大師、蔡薇薇，重又出棚。

單世民哈哈一笑，道：「老朽同那崔恒，早有一戰之約，當然不能旁觀。」振衣而起。

阿不都勒一語不發，走出棚外。

長恨道姑無可奈何，同時也知遲早必得一戰，微微一歎，一顧方紫玉，道：「我也不管妳了，妳愛動手就動吧！」

石萬銓一眼瞧見阿不都勒，心頭怒火陡起，喝道：「小輩，前日讓你一走，今天咱們再來過。」

阿不都勒冷笑一聲，大踏步走向石萬銓。

石萬銓對他這傲態，焉能忍耐，怒哼一聲，左袖一揮，欻然襲去，右手一招「雲開見日」，暗挾「幽青掌」力，隱於袍袖之後，暗暗印出。

這一招陰毒狠辣之極，換了他人，必先避開正面，只是阿不都勒天性有維爾吾人的剽悍，向不知何謂退避，但聽他冷冷一笑，右手金光一閃，朝石萬銓當頭劈下。

數日前沂水城外，石萬銓就吃了這一招的虧，險險斷腕，這刻安能重陷覆轍，身形橫閃，右手變掌爲指，嗤地一聲，直襲阿不都勒左胸。

阿不都勒冷聲一喝，身形一旋，避開指風，金光閃掣，猛然攻去。

石萬銓實未料他如此奮不顧身，不似高手雍容之概，眼看敵劍已近，只得功貫右袖，反迎上去。

雙方一合即分，石萬銓疾退丈許，右袖悄無聲息，又被斬去一角，交手不過兩合，他不禁怒發如狂，厲聲道：「阿不都勒，今日有你無我。」

撤出一柄紫金點穴鏃，再度猛攻上去。

阿不都勒冷笑道：「當然有我無你。」

但見石萬銓攻勢凌厲，不敢大意，全力應付。

石萬銓的紫金點穴鏃，二尺有餘，阿不都勒手中金劍，長僅五寸，有似童稚玩具，只是光芒耀眼，大異尋常。照理而言，「一分長，一分强；一分短，一分險。」阿不都勒當以遊鬥，伺機進擊。

只是，那柄短劍，經他施展開來，就同一柄二尺龍泉，招式俱是大開大闔，氣勢凌人，全不似短兵器的樣子，那金劍是天下第一利器，當年其師向東來，仗以威震中原，引得江湖人物，巧取豪奪的寶物，石萬銓名列九陰四絕，五十年前，即威震江湖，其功力之精湛，招式之老辣，不言可知，這時却也不敢輕攖其鋒，面色凝重，反以「亂五行速仙遁法」，手持紫金點穴鏃，輔以「幽青掌」，遊鬥不已。

兩人並未別出高下，但外觀却似阿不都勒居上風。

三教的人，齊是暗暗驚奇，不料阿不都勒有此武功。

單世民一望崔恒，笑道：

「崔壇主，機會難得，谷口之約，可以履行了。」

崔恒雙眉一挑，也不說話，抽出判官筆，幌身而上。

單世民哈哈一笑，並不使用兵器，右掌一揮，一陣狂颼應手而起，雄渾驚人，銳不可當。

崔恒沉聲一哼，身形一閃，借機一招「指天劃地」，轉攻單世民左側。

單世民凝立不動，掄手一掌，霍地拍去。

他掌力沉猛，破空銳嘯，崔恒不敢硬接，滑步飄身，匆匆變招換式。

谷世表遙遙打量狀況，眉頭一蹙，道：「這老兒練成了歸元神功，崔壇主恐非敵手。」

皮自良忽道：「老朽與那老鬼，正有一段樑子，請令出戰。」

谷世表將手一擺，道：「皮長老稍待。」

目光一轉，望向申屠主。

申屠主哈哈一哼，道：「三弟四弟，你們出陣。」

令狐兄弟應了一聲，縱身撲向場內。

蔡薇薇遙步款移，擋在面前，嬌聲笑道：「兩位，鍾山那一戰，要不要在此繼續啊？」

令狐祐凶睛一瞪，獰聲道：「小丫頭少狂，你家令狐老爺會妳。」

右手一抬，凌空一掌，朝蔡薇薇遙遙推去。

蔡薇薇右掌一探，還扣令狐祐手腕，左手一揮，一指點向令狐祺，口中嬌喝道：

「兩人一起上吧！」

令狐祺未料她竟敢開始便取兩人，脫口罵道：

「臭丫頭！」欻然一掌，反擊回去。

蔡薇薇芳心暗道：眼下情況，不宜硬拚，格格一聲嬌笑，纖腰一擰，避開兩人攻勢。

她身法玄奧迅速，遠賽令狐兄弟，既打定遊鬥主意，饒是令狐兄弟，聯手夾擊，掌影重重，勁氣如山，依舊如魚在水，行動自如，不時攻出一掌，却是威不可當。

端木世良與孟爲謙，見崔恒交手二十餘招，已居下風，對望一眼，端木世良舉步走向兩人。

彭拜怒哼一聲，正欲阻止，忽聽華五怒喝道：「狗賊！」

飛身出棚，揮掌直取端木世良。

端木世良情知必然有人阻擋，早已有備，倏地一掌，硬接一招。

轉眼間，二人也激戰起來。

孟爲謙見彭拜與慈雲大師，猶守在一旁，突然不及接應崔恒，他城府深沉，當下並不出手，目光一轉，重向崔恒與單世民望去。

由於玄冥教、九陰教、星宿派三方，誰都不願首當俠道鋒銳，不肯盡遣高手，與群俠做殊死一戰，且竭力避免混戰由己方引起，故而場中數起，交手如火如荼，猛惡之極，各方首腦，却在冷眼旁觀，無立時一決之意。

只是人人皆知，大戰在所不免，且必有一方首當其衝，死傷慘重，但各存私心，總望是屬他

人。

那龔浩與魏奕豐，自華雲龍離去後，重又回至棚中，悠然做壁上觀。

那正面涼棚，人數最多，却十九爲武功低微之輩，只是各方的人，情知其中必隱有絕頂高手，並未加以忽視，俠義道的人也就罷了，其他三方却恐當年建醮大會的事重演，異軍突出，無不暗暗懸心，這也是彼等保留實力之故，谷世表更是重又遣人，暗偵有無漏眼的高手。

這種矛盾猜疑情形，自是瞞不過群俠，衆人暗中商量，如何借此釁隙，儘量殲滅敵人高手。

此時，惡戰半個時辰，三起人尚難判勝負，崔恒之對單世民，已是岌岌可危了。

谷世表覩狀之下，沉聲道：

「兩位莫長老，黃長老，請速替下崔壇主。」

陰山雙怪及崤山隱叟黃遐齡聞令，離座而起，火速奔向單世民與崔恒。

單世民勝券在握，四周景況，盡入眼簾，見狀心中暗道：再不猛下殺手，就得延誤殲敵時機了。

心念電轉，殺機大盛，厲聲喝道：「崔恒！」

忽然間，單世民掌上眞力雄渾起來，破空生嘯，攝人心魄，那正是歸元神功運至極致之徵，如山掌影，罩住了崔恒。

崔恒位列玄冥教地理壇主，一身武功，也有傲視江湖的造詣，可是焉能抗拒單世民潛修多年的精純功力，頓時連連遇險，隨時有喪身之厄。

孟爲謙心神一凜，不再遲疑，縱身撲上。

忽聽彭拜喝道：「接彭某一掌！」

橫身截止，猛然一掌。

孟爲謙怒如山湧，雙掌駢出，硬迎而上。

但聽蓬然一響，兩人上身齊是一幌。

同時間，單世民一聲暴喝，一招「萬宗朝元」，擊中崔恒左肩，打得崔恒身子直撞出去，內腑碎裂，口噴鮮血。

那崔恒臨危一擲，判官筆勁逾强弩，射向單世民心口，單世民身形急側，躲開胸腹，躲不開肩頭，那判官筆所蘊眞力何等强大，他不由悶哼出聲，身形後跌，判官筆尖，深鍥入骨。

這一瞬間，黃遐齡疾撲而至，他接應不及，面色如冰，深恨單世民，趁他受傷，閃電般擊出一掌。

單世民右肩插了根判官筆，身形略動，即痛心肺，見黃遐齡掌至，身形一轉，咬牙倒竄開去。

黃遐齡一掌落空，欲待追擊，忽見劍芒耀眼，一個青袍老者，揮劍攻上。

他雙眉一聳，道：「來者可是廖逸忠？」

一退倏進，掣出寶劍。

廖逸忠冷冷說道：「正是點蒼雙劍。」

話聲中，一陣金鐵交鳴之聲，兩人已閃電般連拚四五次兵刃。

那邊，慈雲大師對陰山大怪，點蒼雙劍的姜伯欽對二怪，也激戰起來。

那陰山大怪莫滄瀾，本非慈雲大師之敵，然而慈雲大師，近來心地愈慈，非至萬不得已，絕不傷生，未展全力，故兩人戰成平手。

單世民退出場外，左手握住判官筆柄，強自拔出，雖是咬緊牙關，還是悶哼一聲，額上冒出黃豆大汗珠，那鮮血如泉般噴出。

白素儀急忙過去，替他敷上金創藥。

此時，場中搏鬥，雖大部分由玄冥教接手，且死了崔恒，但玄冥教聲勢最是浩大，仍有大半高手未出，谷世表雖怒不憂，但見俠義道實力，遠較其估計，來得雄厚，不禁心中暗道：華家尚未參與，戰來已是艱辛，若加上了華天虹與文昭懿，本教勝算，豈不渺茫了？

這般一想，警惕大起，覺出三教間存有疑忌，乃是大大失策的事，頓時朝那董鵬亮道：

「董壇主，你速派信使去申屠主、梅素若處……」

董鵬亮微微一怔，道：「神君有何吩咐？」

谷世表沉吟道：

「你令人傳語，說本神君講，敵方今非昔比，華家行迹莫測，咱們必需和衷共濟，若再猜疑不休，則必予人可乘之機，事不可緩，咱們一方，高手同時入場，一鼓消滅敵人，問彼等意下如何？」頓了一頓，道：「就是這些，從速傳去。」

董鵬亮躬身一禮，下壇自去傳令。

須臾，董鵬亮匆匆走上，喜色滿容，道：

「稟神君，申屠主與梅素若，俱言一切唯神君馬首是瞻。」

谷世表淡淡一笑，道：

「梅素若與申屠主，都是聰明人，這點利害關係，自然洞若觀火。」

面龐一轉，朝曹天化道：「尚望師兄鼎力相助。」

曹天化頷首道：「這個當然。」

谷世表道：「他人可以無慮，那老和尚元清，交給師兄了。」

曹天化傲然一笑，道：「師弟放心，全交給我了。」

谷世表目光一轉，望向西棚群俠，突然間，殺氣盈面，懾人之極，倏又仰天一陣狂笑，如瘋似狂，道：

「華天虹呀！老夫將你羽翼盡翦，看你武功再高，如何稱尊武林？哈哈！今日你們這批自命俠義，假冒僞善的東西，將要死去十之七八了。」

忽然笑聲一斂，復又冷靜下來，將手一揮，峻聲道：「諸位請隨本神君來。」

領先走下法壇，曹天化、嶺南一奇等，隨之而下。

申屠主遙遙望見，離座而起，道：

「星宿派弟子，一半留下，一半隨我。」

率着呼延恭、房隆等六七十人，走向坪中。

梅素若覩狀，鬼頭杖舉天一揚，棚內的康雲、厲九疑等，魚湧而出，也是留下一半弟子。

形勢急轉而下，正派群俠，瞿然大驚，蘭花仙子脫口咒道：「魔崽子，比誰都精靈。」

彭拜大聲道：「事到如今，拚了也罷。」

身子緊釘地上，功凝雙掌，連環攻出，剎那間，狂颱怒捲，風雷之聲隱隱，當眞有晴空霹靂的威勢。

孟爲謙吃不住他霹靂掌力，蹬蹬蹬連退，氣血翻騰，內腑已受震傷。

忽聽慈雲大師洪聲一喝，亮銀方便鏟驚芒暴漲，恍若重重銀光亂閃的密幕，霍然將陰山大怪莫滄瀾緊緊裹住。

幾人都存速戰速決之心，急切之間，却是難以得手。

九陰教及魔教，半數以上入場，玄冥教藍衣以上弟子，也大半撲入場中，加起足有近三百人，喊殺如雷，如潮水般湧上，那聲勢胆小的見了，不戰先已氣沮。

群俠這面，長恨道姑、高泰以至天台、點蒼門人，神旗幫舊屬，齊齊撲入場中，那元清大師却是低目垂眉，恍若未見，蔡夫人見了，詫異莫名，欲言又止，頓了一頓，飛身出陣，白素儀不喜血腥，衆人執意讓她救治傷亡，不令出戰，天台派也留下三名武功較弱弟子，餘者全部出棚。

蔡昌義等一干少年，興奮之極，爭先恐後，猛衝入場。

刀光劍氣，映蔽天日，殺喊之聲，動地驚天，隨即是兵刃交接之聲，慘呼之聲，震人耳膜，懾人心魄，血肉橫飛，霎時染紅了那白瓷花磚砌成的石坪，一場直令日月無光，天地慘愁的大規模血戰，倏地展開。

長恨道姑本欲避免與九陰教動手，奔向玄冥教的人，但聽康雲怒喝道：

「顧鸞音留下！」勁氣如山，當頭罩下。

她一閃而開，康雲旋又撲至，無可奈何，拂塵一擺，與康雲戰在一處。

那九陰教司功堂主葛天都暗道：今天不能再走脫了顧鸞音，揮掌圍攻上去。

方紫玉緊跟顧鸞音身後，見狀黛眉一挑，嗆啷一聲，拔出寶劍，一劍「八方風雨」，斗然襲向葛天都。

葛天都才一出手，倏感眼前一花，寒光四合，滿眼俱是劍影，駭然之下，雙足一蹬，躍了開去。

方紫玉嬌喝一聲，長劍一揮，追襲而去。

葛天都怒氣橫生，喝道：「好賤婢，當本堂主懼妳麼？」

掄掌撲上，兩人頓時產生一場慘烈搏戰。

九陰教重心是在長恨道姑，厲九疑、申省三、樊彤、一入場內，即率人圍向長恨道姑。

侯稼軒與薛人九一眼瞥見，登時領着神旗幫舊屬，逼了過去。

忽聽彭拜暴喝一聲，招式一變，霹靂之聲陡歇，欺身上步，雙掌齊出，捷逾閃電，奇詭萬分。

孟爲謙雙肩一聳，自度招架不住，雙足一蹬，疾向一側躍避。

他這退避，正在彭拜意料之中，身隨掌至，喝道：

「着！」雙掌一翻，若靈蛇吐信，倏地擊至。

他這連環四式，施展的正是「蚩尤七解」下半部，定名爲「戮子昏」的四招，乃得自九曲掘寶中，其威力之强猛，變化之詭奇，猶在前三招「襲而死」之上，彭拜得之，尚屬第一次施出，孟爲謙數月前在徐州，與華雲龍一搏，就在這七招下斷指，新癒不久，記憶甚深，只是依然無法

抵擋，驚怒之下，置敵掌於不顧，怒吼一聲，右掌直劈彭拜小腹，意圖兩敗俱傷。

彭拜胸有成竹，自不容孟爲謙能得僥倖，哼了一聲，霍地轉到了孟爲謙身後，一掌拍下。

那「嵽嵲三殘」的潘旭，見勢不佳，陰森森一笑，身形已掠至彭拜身後，探手一掌，直向彭拜腰間拍去。

他身法飄忽，如同鬼魅，出掌不帶半點聲息，混戰之中，當眞難防之極。

然而，彭拜經這些年的涵養磨練，不僅是武功增高，那氣質的變化，更是鉅大，魯莽盡去，沉着多智，雖無風響，心中已感到有人欺近身後，想也不想幌身而過，仍是一掌拍下。

孟爲謙也非易與，彭拜自移身以迄出掌，其間空隙，微乎其微，他趁此時間，身形一仆，驀地竄去。

間不容髮中，他躲開一掌，只是雖未挨實，却爲掌勁掃過背上，彭拜掌力何等沉猛，站穩身形，忍不住「哇！」地吐出一口鮮血。

這一瞬間，彭拜已轉身與潘旭惡戰起來。

突然，那陰山大怪一聲慘叫，已被慈雲大師一鏟擊中腰上，當場斃命。

嶺南一奇怒嘯一聲，猛然撲上，一連八掌，若長江大河，滾滾而下，慈雲大師一着落後，頓時屈居劣勢。

神旗幫舊屬，無一不是沙場老將，能征慣戰，雖已分別多年，當年聯手合攻之道，嫻習有素，豈能忘却，這時自然聚於一處，這批人以往已是一流高手，極力相攻，其威力確非他方可及，一觸之下，三教弟子慘叫連連，死傷纍纍。

曹天化本來不屑出手，見狀雙眉一聳，揚聲道：「神旗幫的小輩，老夫可要出手了。」

貌若無事，緩緩向神旗幫舊屬走去。

神旗幫舊屬知他厲害，見了駭然大驚，曹天化猶在丈外，衆人即抖掌還擊，那强勁的掌力，滙聚一起，宛如海潮壁立，排空湧去，威力之大，驚人已極！

然而，曹天化確有驚神泣鬼之能，衆人不見他如何出手，他已閃開掌風，到了兩名屬下之前，雙手一分，閃電般擊了過去。

那兩人手臂一抬，招式尚未遞出，卜的一聲，天靈蓋上各中一掌，仰面翻到，已是喪命。

俠義道中人覩狀，心中無不暗震，蔡昌義就在旁邊，他生性暴躁，嫉惡如仇，也不管敵人多强，怒喝道：「老不死的老鬼！」雙掌齊出，猛力拍擊過去。

曹天化大怒，厲聲道：「小輩找死！」

他根本不屑動手，站着不動，蔡昌義手掌擊中曹天化，別說傷他不得，只將眞力反震，準死無疑。

但聽蔡薇薇驚叫道：「哥哥！」

曹天化聞聲暗道：這小子原是那丫頭兄長，我若斃了他，那丫頭怕不找我拚命？

他始終未絕收蔡薇薇爲義女之心，心念一轉，左手倏地扣住蔡昌義腕脈，掄臂摔去。

他雖未取蔡昌義之命，却存心讓蔡昌義吃些苦頭，蔡昌義直摔出七八丈外，落地勉强站住，但覺百骸欲散，難受之極，但他性子剽悍，一見身旁就是孟爲謙，登時一拳擊去，順勢一腿，踢向孟爲謙丹田。

孟爲謙勃然大怒，道：「老夫雖傷，收拾你這小子還綽有餘裕。」

身形一側，讓過一腿，呼地一掌，欻然襲去。

蔡夫人接上了無量神君的兩名師弟，只見蔡昌義死裡逃生，母子連心，不由心神一分。

無量神君的那兩名師弟，一名武明山，一名許重規，昔時武功也僅略遜無量神君一籌，兩人聯手之下，蔡夫人武功雖高，戰來也極艱辛，這一分神，頓時由上風轉爲下風。

曹天化摔開蔡昌義，目光一轉，又待出手。

元清大師處身棚中，看似瞑然端坐，其實場中動靜，清清楚楚，這時已不容坐視，暗暗一歎，放棄恢復眞元之心，大衲一拂，閃電般截向曹天化。

曹天化一指點出，縱聲笑道：「老夫正要逼你出手。」

這兩人武功之高，俱是曠世難逢，鬥在一起，方圓五丈之內，勁風潛勁，激盪四溢，武功稍差的，連立身都覺困難，無人可以插上一手。

這時，高泰迎住房隆，丁如山手執日月雙環，與皮自良戰在一處，單世民扶創抵敵呼延恭，餘人混戰一團。

可是谷世表、吳東川、梅素若、溫永超，星宿派的申屠主，猶在一旁督戰，並未立即入場，群俠這方，已有應接不暇之勢。

十一

正面棚中，不少人竊竊私議，突然奔出不少人，加入白道陣營，這批人武功夠得上一流的，並不太多，只是混戰之下，使得戰況更加激烈，棚下其他的人，也躍躍欲動，似均有參戰之意。

吳東川倏地朝谷世表低聲道：「神君，那龔浩與魏奕豐，趁亂消失，奉命監視的弟子，遍覓未見，如今待罪一側。」

谷世表聳然動容，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

吳東川道：「谷內俱在本教監守之下，姓龔的與魏瞎子，化成蟲蟻也當難以遁形，屬下也深覺奇怪。」

頓了一頓，道：「還有正棚中人，多半偏向華家，最後只怕仍會出手相助對頭那批人，是否一併除去？」

谷世表緩緩說道：「不妥，那批人存不足慮，殺了激人反感，好在收伏並非難事，不妨放他們一馬，龔、魏二人失踪之事，奉命監視弟子，傳令搜索，戴罪立功。」

他才智確非等閒，已覺出事非尋常，龔、魏二人驀地離去，分明存有陰謀，只是一時之間，却難猜出，轉念一想，暗道：這兩人縱有黨羽，憑本教實力，怕他怎地，諒他們也作不

出什麼風浪，夜長夢多，不如火速翦除華家羽黨，再對付他們不遲。

心念一決，頓時峻聲道：「吳副教主，你率本教紫衣以上弟子齊上。」

吳東川躬身喏道：「遵命。」

將手一揮，率領了六七十名紫衣弟子與十餘名黑衣老者，加入戰場，俠義道先頭已自吃緊，那堪玄冥教這批生力軍，武功高強的捉對廝殺，尙無所謂，混戰的人登時岌岌難保，連連退却。

苗嶺三仙在這混戰之中，因敵我雙方亂成一團，毒技難以盡展，始終未能顯出威力，慾得她們心頭火發，蘭花仙子嬌聲喝道：「是同道的快點走開，否則我施起毒來，可不管你是敵是友了。」

群俠知道她們蠻不講理，說得出做得到，聞言散佈在她們四周的，都竭力轉移戰地，遠離她們。

可是三教的人，俱知她們毒物厲害，戒心深重，全都緊迫着群俠，向四外移動，仍是混雜一片。

蘭花仙子覩狀，黛眉一皺，却也不能眞毫無忌憚，遍洒毒物，覷準近處兩名玄冥教弟子，纖指一彈，嬌喝道：「倒！」

那兩名玄冥教弟子，激戰正酣，忽覺一陣暈眩，手下一慢，登時一被攔腰斬成兩截，一則小腹中了一刀，肚腸洒地，看來驚心動魄，悽慘之極。

練武的寧願一刀一槍，死在拚鬥之中，像這莫名奇妙，死在毒下的事，却是人人覺得窩枉已極，玄冥教與星宿派、九陰教的弟子，個個心寒膽怯，力求遠離苗嶺三仙，免得惹上了這三個看來貌美如花，其實渾身都是毒物的女子。

這些人中，玄冥教服飾最爲劃一，苗嶺三仙找來方便，故死的也最多。

俠義道中，人人戰得艱苦萬分，危機迭起，只有她們打來輕輕鬆鬆，穩佔上風。吳東川撲入場中，群俠這邊竟是再撥不出同等高手相抗，展眼間，他也連斃兩名點蒼弟子，單世民的一個師弟揮刃迎上，接不了數招，已險象環生。

谷世表一瞥形勢，朝申屠主與梅素若高聲道：「兩位尙不出手，更待何時？」

申屠主微一沉吟，走向場中，忽見一個形態猥瑣，身裁瘦小的黑衣男子撲出林中，口中喝道：「黃山瞿天浩來也，姓申屠的站住。」

申屠主本嫌場中再無相當高手，不屑出手，覩狀正合心意，冷笑道：「來得好。」

閃電般迎向瞿天浩，大袖一拂，一股陰寒刺骨的掌風，悄無聲息襲去。

但見瞿天浩掄刀虛虛劃了一圈，突地大喝一聲，寒犀刀劈空一斬，只聽「嘶！」地一聲，有若裂帛，申屠主掌力消散無踪，寒犀刀疾若閃電，逕襲申屠主。

這一招刀破掌力，實是妙到巔峯，申屠主脫口叫道：「好招式。」

眼見來勢凌厲，身形一幌，讓開銳鋒，側身一掌。

瞿天浩冷哼一聲，寒犀刀一振，直向申屠主腰脅要害襲去。

申屠主低沉一笑，右手忽伸忽縮，硬搶寒犀刀。

瞿天浩心中暗暗忖道：我這寒犀刀，吹毛斷髮，申屠主老鬼有何能爲，敢空手搶奪，心念電轉，倏斬而下。

只聽申屠主冷冷一聲長笑，左手一揮，疾點瞿天浩脈寸，右掌一沉，陡然朝瞿天浩丹田擊去。

瞿天浩心頭一震，寒犀刀連演「九幽傳籟」、「諸天影」，烏光閃掣，猛攻不已。

瞿天浩武功，雖是俠義道翹楚，申屠主却是東郭壽之師兄，敵方僅次曹天化的人物，搶攻之下，仍難佔絲毫上風。

梅素若猶在遲疑，那溫永超見阿不都勒仗着金劍的絕世鋒銳，竟迫得石萬銓落在劣勢，心驚不已，縱身撲上，欻然一掌襲去。

阿不都勒回手一劍，大聲罵道：「王八羔子，好不要臉！」

溫永超終是成名數十年的人物，如此兩人圍攻一個後生晚輩，心中暗感慚愧，手下不由一緩，忽見金光耀眼，阿不都勒一劍已自乘隙攻入。

他倉卒轉身，衣袍還是被劃破一條尺長口子，由於金劍奇利，却是不聞聲息，溫永超冷汗一炸，怒湧如山，厲嘯一聲，再度猛攻上去。

這兩人功力，實較阿不都勒有過之而無不及，聯手之下，阿不都勒毫無僥倖可言，只是他天性悍不懼死，處此情況，更激起他的狂勁，金劍一陣狂揮，招招是拚命打法，銳不可當，一時之間，反居優勢。

溫永超與石萬銓，也不禁有點惱羞成怒，相互一瞥，石萬銓仗着紫金點穴鏃硬欺而上，溫永超也解下腰間絲帶，舞動攻去，那帶子雖是普通而又普通的絲質製的，在他這等高手使用，實不亞於寶刀寶靱，況他武功走的陰柔路子，那絲帶倏伸倏縮，有若靈蛇吐信，陰辣難禦。

霎時，攻守易勢，看來不出百招，阿不都勒逃不了落敗身亡之危。

白素儀見狀，焦灼不已，向那點蒼留下弟子道：「敝朱師伯，請兩位守護一下。」

那兩個點蒼門下，皆是二十左右少年，其中一人忽然叫道：「夫人。」

白素儀微微一怔，扭頭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那少年嚅嚅道：「晚輩也想……參戰。」

白素儀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我知你們深以坐視爲憾，不過，令師長吩咐不可不遵，況你等縱然加入，亦無大補，朱老前輩安危至要，兩位之責也是不輕。」

語罷，飄身閃出，直奔阿不都勒與溫永超、石萬銓，皓腕一抬，一縷金光射向溫永超背心。

激戰中，溫永超聞得背後風聲，不假思索，絲帶反捲，擊落金針。

詎料，白素儀使得鳳凰爭巢手法，一根擊落，第二根接踵襲至，只聽嗖嗖連聲，一縷縷金光連珠而至。

她這金針上工夫，非同小可，十年前魯東道上，就曾以十八根金針，制住魯東十八寇穴道，無一落空，由此聲名大噪，人人都知「慈心仙子」金針厲害，既可救人，又可制人。

溫永超聽那風聲有異，不敢用掌風掃蕩，絲帶連揮，總算一一擊落，却是無暇再攻向阿不都勒。

阿不都勒精神陡長，金劍振起萬點寒星，一連三招，逼退石萬銓二步，回身一戮刺了過去。

溫永超手中帶一揮，一招「烏龍擺尾」，橫捲敵腕。

忽聽腦後風起，金針又至，倉卒偏首避開，一個疏神，手中帶立被斬去尺餘。

他怒不可遏，厲喝一聲，猛然將帶摔向阿不都勒，空手攻去。

石萬銓揮鏃攻上，叫道：「老大，你先收拾那女子。」

溫永超暗暗忖道：「咱們四絕再出江湖，未能重振威名也罷，若連幾個小輩也奈何不了，傳出去顏面何存？」

心念一轉，雙目之內，凶光畢露，撇下阿不都勒，幌身撲向白素儀。

阿不都勒攔阻不住，急叫道：「大姊快退。」

白素儀也知武功遠遜溫永超，心念一轉，霍地閃入混戰人群中。

一個九陰教徒，正驅擊一名天台門下，瞥見白素儀過來，登時一劍刺向她背後。

白素儀纖腰一擰，五指一揮，拂向敵腕。

那個九陰教徒右腕一麻，手中劍已遭白素儀奪去。

白素儀武功較之在場絕頂高手，雖遜一籌，但亦可擠身頂尖高手之列，況她「蘭花拂穴手」，近身取敵，妙出人意，對付那九陰教徒，尚是綽有餘裕。

她奪劍之後，不再傷敵，將劍擲向撲來的溫永超，嬌軀一閃，再朝人群淌入。

那天台弟子趁那九陰教徒，一愣之間，揮手一劍，那九陰教徒頓時身首異處，橫屍就地。

華五與端木世良惡戰四五百招，眼看取勝在即，忽見溫永超追逐白素儀，那能忍耐，怒聲道：「華五在此，老鬼膽敢猖狂。」

揮手一掌，直向溫永超劈去。

溫永超右掌一揮，兩人硬接一掌，溫永超退後一步，華五氣血上冲，連退三步，暗暗叫道：老鬼好厲害。

端木世良一見機不可失，點穴筆悄無聲響，疾點華五背上「筋縮」、「脊中」諸大穴。

華五正是刁鑽古怪人物，焉能遭他偷襲，脚步一滑，身形滴溜溜一轉，一掌捺向端木世良脅下。

忽聽那吳東川厲叱一聲，一掌斃了單世民師弟，目光一轉，朝華五撲去。

蔡失人宣文嫻此刻力搏李無量兩個師弟，扳回上風，正在左近，睹狀之下，身形一幌，脫出兩人圍攻，劈空一掌，擊向吳東川，左手一拂，點了一個魔教弟子死穴。

吳東川不料她鏖戰正酣，竟可任意脫身，倉卒中，猛地左閃。

李無量兩個師弟怒聲一笑，疾追出掌。

同時間，玄冥教的紫霞子，一劍斬斷單世民另一師弟左臂，血如泉湧，在此場合，受了重傷，也只有苦撐下去，那危險却是愈來愈大。

這一場慘烈火辣的混戰，谷世表與梅素若，却迄未出手，冷眼觀戰。

場中打得聲勢最是驚人的，當屬曹天化與元清大師，周圍數丈之內，勁風呼嘯，只見人影盤旋，無一人可以看出二人過招的招式，可是，兩人眞力似乎取之不盡，用之不匱，自始至終，威勢不減，看來縱然打上一天一夜，也難分出勝負。

房隆左手鋸齒刀重達四十斤，右手金絲腰帶却是軟兵器，一剛一柔，配合無間，其威力之強大，不言可喻，高泰與他交手，但靠那一招「孤雲神掌」，履險如夷，始終是不勝不敗之局。

彭拜與潘旭武功相埒，蔡薇薇與令狐兄弟，勢均力敵，力搏至今，誰也別想勝誰，慈雲大師敵那嶺南一奇，長恨道姑拚鬥康雲，却是敗象漸露。

谷世表打量戰況，見群俠漸已勢蹙，心中暗暗想道：對頭們終究難逃一死，元清和尚不足爲慮，九陰教與魔教縱然聯手，亦不足與本教抗衡，此後天下，當屬本教的了，華天虹啊華天虹，看你華家是否尚能屹然不動，也教你看看谷某顏色，這二十年慘澹經營，所耗心血，總算未曾白費。

轉念之下，口角不由泛起陰森得意的冷笑，方待下令總攻擊，盡殲俠義道。

忽聽谷東峭壁，響起一聲暴喝：「住手！」

這喝聲有若焦雷，谷中搏戰衆人，無不耳膜一震，只是相鬥正急，雖具聽出是華雲龍之聲，無人罷手。

谷世表倏然一驚，轉面望去，但見峭壁之上，華雲龍昂然卓立，不禁冷笑一聲，道：「華煬，你忽來忽去，搞什麼明堂？如果活膩了，何不下來，讓本神君替你送終。」

只聽華雲龍長長一聲大笑，笑聲中充滿了譏哂之意，道：「谷世表，活膩的是你，你可知道任玄與龔浩等，在做什麼？」

他話聲甫落，突地一聲厲嘯，自西壁上響起。

華雲龍面色一變，急聲道：「任玄已在催點炸藥，你們尚在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驀地，谷中傳來天崩地裂也似轟地一聲，隨即，四山亦隱隱有一陣連綿不絕隆隆聲。

剎那，天搖地動，亂石崩雲，腳下之地，震動不已，石坪立時裂開，四周山峯，也似搖搖欲墜，磨盤大的石頭，密若繁星，急似驟雨，挾雷霆萬鈞之勢，紛紛投向谷底，谷口頓時已被塞住，棚摧屋倒，沙塵蔽日。

谷中慘叫連聲，都是被石頭打中，還有那武功弱的，疏忽之下，震跌倒地，有那膽子稍弱的，狂叫道：「完了！大家快逃呀！」

這都是瞬眼間的事，谷中人人驚惶，莫知所措，亂成一片，却是欲逃無門，這情形倒似天地毀滅，世界末日一般。

正邪雙方，自是立時罷手，紛紛躲那墜下石塊。

這其中最爲驚怒的，莫過於谷世表，他左手大袖一揮，震飛一塊石頭，厲聲喊道：「任玄！」

只聽西方崖壁之上，傳來一聲震天狂笑，出現了一群人，參加開壇大典的，多是內外雙修高手，目光敏銳，相隔雖遠，依然一目瞭然。

但見爲首一人，右臂齊肩而斷，身裁修長，更顯乾瘦，身穿黑綢長衫，臉色陰黯，目光深邃，在場的大都認爲，正是那二十載前，雄踞北地，叱咤天下的風雲會總舵主任玄，除了髯髮皤然，更是陰沉外，無大改變。

他身旁一名五岳朝天，貌相奇醜的老者，是風雲會四大台柱，龍門雙煞碩果僅存的二煞刑紂，龔浩、魏奕豐等分站左右，其他的人，黑壓壓一片，將長達數里的崖壁俱都站滿，居高臨下，更顯得聲勢浩大。

任玄目光一掃，哈哈笑道：「谷世表，你有何話說？」

谷世表厲聲道：「任玄，你已加入本教，尊爲長老，本神君待你不薄，何以叛教，速速悔改，本神君尚能網開一面。」

這時，下墜之石漸止，僅有三兩塊碎石，偶爾落下，谷中的人，心神一定，有那性子躁

的，登時紛紛喝罵出口，各方高手，則沉下氣來，靜以觀變。

突地任玄哈哈一陣狂笑，笑聲淒涼蒼勁，四山迴應，一時之間，天地中似乎都充滿了這狂放絕倫的笑聲。

忽聽華雲龍高聲道：「谷世表，你作法自斃，尚不覺悟。」

任玄笑聲倏歇，冷冷說道：「姓谷的小子，你可知老夫這二十年來，所焦慮苦思的是什麼？」

谷世表面色鐵青，他做夢也未曾料到，自己本來所設炸藥，預備在爭戰不利之際，迅速撤走，隨即引發，將去路封死，困死天下英雄，這一毒辣萬分之埋伏，爲人所用，連己一併困住。

要知他心中早有成算，選擇的山谷，四周峭壁如削，絕壁上青松翠柏，任何可資借力之物，斷削淨盡，再有一等一的輕功，也是無法上去，況且攀援之際，敵人若推下滾木石塊，或以暗器襲擊，無以防禦。

他暗暗想道：本來通往谷外的秘道，諒必早已被姓任的這狗娘養的炸毀了，原先分遣四周防禦的心腹，自無活命可能。

心念電轉，竭盡智計，始終想不出脫困法門，鋼牙咬得格格作響，恨不得將任玄碎屍萬段。

却聽華雲龍笑道：「任老當家的，二十年來，苦思什麼，何不說來聽聽。」

任玄目光一轉，冷冷望了華雲龍一眼，道：「你就是華天虹的兒子華煬？」

華雲龍朗聲笑道：「想不到任老當家的亦知賤名。」

任玄冷冷說道：「老夫手下，你將他們如何了？」

華雲龍笑道：「老當家的放心，只點了穴道而已。」

任玄冷聲說道：「老夫本待谷底那批蠢才，拚到兩敗俱傷，始行點燃火藥，爲你出聲示警，不得不提前引發，而你能知機規避，這份機智，老夫倒也佩服的很。」

華雲龍拱一拱手，道：「老當家的讚譽，在下汗顏得緊。」

任玄怒哼一聲，道：「你幸逃一劫，倒會說風涼話。」

華雲龍淡然道：「有道是，在劫者難逃，逃得逃不得，尚在未定之天。」

任玄冷笑道：「那是當然，嘿嘿！連你老子華天虹也照樣必死。」

華雲龍淡淡一笑，道：「天意難測，老當家的得意太早了。」

蔡薇薇眼看華雲龍與任玄隔谷交談，神態悠閒，似忘了谷底有他許多尊長朋友待援，芳心暗急，忍不住叫道：「二哥！」

華雲龍俯首下望，高聲道：「薇妹稍耐，我立刻救你們上來，也請各位前輩尊長，略等一忽。」

任玄冷嗤一聲，道：「小子做夢。」

頓了一頓，道：「華家小兒，你可想知道老夫這些年，晝夜思慮的是什麼？」

華雲龍目光一抬，含笑道：「在下洗耳恭聽。」

任玄陰森森地道：「多年來，老夫只在想，如何能把你們這批自命俠義的人，一個一個斬盡殺絕，如何能將白嘯天、九陰教主、東郭壽等，寸磔而死，如何將顧鸞音，細刀碎剮，受盡萬般苦刑，哀號而死。」

他一連三個「如何」，說得陰沉可怖，人人心中都不由泛起一股寒意，放牛坪中，頓時瀰漫起一陣慘惻氣氛。

饒是長恨道姑一生經過不少大風大浪，此際，也不由心裏動搖，暗暗[illegible]玄之子，是由我指使紫玉刺殺，他老來喪子，怨毒之深，可想而知，難怪這多年來，毫未沖淡。

忽見一個白眉道人，閃身而出，朝任玄高聲道：「任施主，貧道天乙子，這廂稽首了。」

任玄目光一閃，向天乙子微一打量，冷然道：「原來道長歸附華家了。」

天乙子倣聲道：「任施主，你我已是近百歲的人了，縱然不念華大俠在九曲掘寶，所施恩惠，想想此生，餘日無多，也當收起爭雄鬥霸之心，桐棺三尺，黃土一坯，到頭來不過一場空，何苦再掀血殺？」

任玄嘿嘿一陣冷笑，道：「奇聞！奇聞！通天教主也賣起勸世文來了。」

天乙子微微一笑，面容一整，道：「貧道所言，皆是自眞心流出，尚望施主三思。」

任玄冷冰冰說道：「放屁！老夫獨子既死，也不懼什麼報應。」

忽聽一個清脆的聲音叫道：「師父！」

只見華雲龍身後，閃出一位玄色衣衫，唇若塗丹，鼻如懸膽，嬌靨若花的美貌少女。

任玄楞了一楞，隨即說道：「靈瓊，老夫雖曾傳妳武功，也算不得妳師父，妳既與對方處在一起，自此咱們行若陌路了。」

薛靈瓊美眸之中，淚光浮動，淒聲道：「師父，無論如何，您傳過我武功，於我有恩，如果您肯懸崖勒馬，倏然遠隱，徒兒願奉養您終生。」

任玄聞言，大出意外，神色一陣激動，久久不語。

那二煞刑紂忽然冷冷說道：「總當家的。」

任玄聞聲，猛一咬牙，倏地厲聲道：「不行！哼！姓任的死前不鬧他一場天翻地覆，死也不甘。」

語聲一頓，忽又柔聲道：「瓊兒，若妳依然認我爲師，則到這邊來，我保妳一生富貴榮華，威靈赫赫，練成絕世武功。」

薛靈瓊螓首一搖，哽聲道：「多謝師父美意，只是徒兒資質頑劣，不堪造就，更不希圖名利，只有辜負師父。」

任玄截口冷然道：「妳待如何？」

薛靈瓊哽咽道：「您既不肯回頭，恕徒兒……徒兒只好退出了。」

所言未畢，忍不住熱淚雙流，嬌軀一轉，返身疾奔而去，瞬眼消失崖上。

任玄一代梟雄，也不由面色一黯，口齒啓動，欲言又止，喃喃自語道：「這樣也好。」

華雲龍雙眉微蹙，匆匆傳聲道：「靈瓊，既已盡心，妳師父不聽，那是無可奈何之事，無須傷懷，附近或猶隱有手，妳不可離開太遠。」

他關照了薛靈瓊，轉過面龐，即待救上谷中被困衆人，忽然心頭一動，暗暗想道：「這正是追究司馬叔爺命案最好時機，不可錯過。」

心念電轉，揚聲叫道：「任玄、谷世表、申屠主。」

目光一轉，不禁望向梅素若，正同梅素若那剪水雙瞳相遇，四目交投，兩人心中都有黯然之感。

華雲龍一攝心神，接道：「還有梅教主，如今各方的人俱在，司馬家命案，想諸位總該交待一個明白了吧！」

但聽谷世表微聲一笑，道：「華煬，本神君看你這般不辭辛苦地追尋命案，緝拿凶手，索性成全你，與你說個清楚。」

華雲龍奉命下山，就是爲了司馬長青的命案，而今雖形勢屢易，這事已非首要，且其中眞象，已推測得差不多了，這時見事情即將明朗化，也不由心中怦然，將手一拱，道：「在下願聞其詳。」

谷世表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司馬長青死因，不過代你們華家，作了替罪羔羊罷了，那是毋須細說，當然，他生時心狠手辣，結怨太多，柯怡芬是九陰叛徒，其中亦有私人仇怨，門戶

中事。」

那司馬長青號稱九命劍客，乃是白道第一狠人，一身武功，罕有敵手，他的暴斃消息，自是轟動天下的大事，在場其親朋戚友，聽得命案即將揭曉，固是心頭暗緊，無關的人，也想聽個結果，場中頓時靜了下來。

瞿天浩與司馬長青交情最是深厚，心頭一陣激動，厲聲道：「主謀是誰？」

谷世表傲然道：「就是本神君我。」

梅素若冷冷說：「柯怡芬是本教叛徒，本來清理門戶，說不上陰謀暗算，不過若要問誰是主謀，自是本教主。」

任玄淡然一笑，道：「本會與司馬長青結怨最深，誰要替那司馬死鬼報仇，找老夫好了。」

申屠主縱聲一笑，道：「瞿老鬼，這一樁子事，梅教主與本派，谷世表、任玄，誰也脫不了干係，你有本領，不妨將咱們悉數殺死，也就替司馬長青報了仇。」

這幾人都是一派首腦，平時固可施計嫁禍江東，當此天下英雄齊集之時，却是誰也不甘示弱，一口承擔下來。

瞿天浩冷哼一聲，目中冷電閃閃，隱忍未動。

慈雲大師壽眉微蹙，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司馬大俠之女，矢志復仇，此事不宜牽連太廣，但尋主凶，否則又是一場殺劫。」

谷世表哂然道：「好一副菩薩心腸，老禪師眞不愧佛門子弟。」

語音微微一頓，道：「這一場大變，從頭至尾，可以說是本神君造成，司馬長青之女，若有本事殺了老夫，這個仇至少也報了大半。」

瞿天浩厲聲道：「下手的是誰？」

谷世表淡淡說道：「本教的人，有端木壇主，孟壇主與劣徒，他人則本神君未便多說了。」

他口中雖言未便多說，實則參與謀害司馬長青的高手，雖然明知華家索仇難當，誰也不能退縮不言，否則讓他人知曉，任你大奸大惡，也無臉行走江湖了。

華雲龍揚聲道：「任玄，你們總不致無人吧？」

只聽刑紂獰聲一笑，道：「好小子，你算問對了人，司馬長青正是死在老夫手中，哈哈！九命劍客也只有一條命吧！」

瞿天浩聞言，雙目精光暴射，瞪住刑紂一瞬不瞬，厲聲道：「此言當眞？」

刑紂陰惻惻一笑，道：「瞿老兒，反正你等已是釜中游魚，活不了多久，若是不信，去陰間地府，問那死鬼司馬長青吧！」

華雲龍長吸一口氣，捺下激動心情，道：「還有何人？刑紂，你也是威名赫赫的老輩人物，何不爽快些？」

魏奕豐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小子好生嘴刁，魏老爺也有一份，你待如何？」

谷底，九陰教引荐堂主申省三怒聲道：「臭小子，不必刺刺追問不休，你家申堂主算一個。」

厲九疑敞聲笑道：「本殿主當年便瞧那司馬長青不順眼，殺他是生平第一快事。」

華雲龍高聲道：「沒有人了？」

樊彤略一遲疑，道：「還有本堂主。」

呼延恭趙趄半晌，欲言又止，申屠主冷冷望他一眼，怒聲道：「五師弟。」

呼延恭渾身一震，脫口說道：「你不妨把老夫也算上。」

華雲龍放聲一笑，道：「你們幾人聯手，我司馬叔爺夫婦，確是不敵，脫圍仍然有望，絕不致一夜之間，悄無聲息被害，這其間必有講究。」

刑紂、房隆、厲九疑等，皆是兇暴殘戾之人，聞得此言，竟然默不作聲。

任玄冷冷一笑，道：「反正司馬長青是死了，要報仇就動手，姓華的你也就少囉嗦了。」

華雲龍淡淡一笑，道：「其實不說，我也知道，那尤氏既臥底司馬家，暗算我司馬叔爺夫婦，自屬易事，理應外合，難怪我司馬叔爺與叔祖母遇害，尤氏那黑貍再在喉上咬嚙傷痕，留下碧玉鼎，嫁禍於玉鼎夫人，只是我不明白，你等因何放過司馬大俠之女？」

刑紂嘿嘿怪笑道：「哼！看你面孔聰明，却是其笨如牛，留下司馬死鬼女兒，既不足慮，同時由她去向你們華家報訊，那是再恰當也沒有了，小輩，想通了吧！」

說到此處，其中許多細節，雖未曉然，華五已忍耐不住，怒聲喝道：「端木老鬼，原來你是凶手之一，今天我華五不宰了你，名字倒過來寫。」

猛然撲上，就是「孤雲神掌」，欻然擊去。

端木世良身形一閃，飄開兩尺，色厲內荏道：「姓華的少賣狂，本壇主要你死無葬身之地。」

華五一動手，瞿天浩再也隱忍不下，目光一轉，一聲攝人心魄的怒嘯，寒犀刀挾着無比威勢，迅雷疾電一般，撲向呼延恭。

呼延恭逢上瞿天浩那殺機閃閃目光，心中已是悚然一驚，再見他這般威勢，不由心膽俱寒，那敢硬接，也顧不得面子，撥頭往後便逃。

他若返身接戰，縱是不敵，瞿天浩想在四五招內贏他，也非易事，這一來，無異自速其亡。

只聽瞿天浩峻聲喝道：「狗賊那裏走！」

話聲中，呼延恭一聲慘叫，血雨飛洒，已被瞿天浩一刀劈成兩半，厥狀奇慘，衆人方才一場血戰，這等死法的也有，只是忘命搏鬥之下，渾然不覺，這刻一旁見了，反不由生出警惕之感。

申屠主不料呼延恭這等膿包，連瞿天浩一招也走不過，覩狀之下，目眦欲裂，獰聲喝道：「瞿天浩，老夫教你死的一模一樣。」

身形電射，騰空撲去。

瞿天浩立意先由武功較弱的殺起，身形一轉，霍地向樊彤掠去。

人影一幌，溫永超猛地竄至，一掌襲向瞿天浩腕際。

樊彤豈肯束手，暴雷一般，一拳搗了過去。

厲九疑正在其旁，頓時欺身上步，嗤地一聲，一指戳向瞿天浩右脅門戶。

這三人聯手攻擊，凌厲難當，瞿天浩一見，自知攻敵不得，聽得破空之聲，身形一幌，劃了一道圓弧，脫出了四人圍擊。

申屠主厲聲喝道：「瞿老鬼那裏走？」

話聲中，雙袖一拂，身形凌空，朝瞿天浩追去。

但聽暴叱連聲，人影紛飛，正邪雙方，本有暫行罷手，一同應付危局之意，這司馬長青命案，惡戰大有重新引發之勢。

任玄遙望谷底，穩立崖頭，嘴角噙有一絲冷笑，似是正合心意。

華雲龍暗道：「不能再延下去了。」

心念電轉，將手一揮，喝道：「墜索。」

只見東面峭壁之上，突地出現數十條人影，其中有宮家姊妹，賈嫣等倩女教下人馬，天乙子那批親侍弟子，以及范通、查幽昌等一群江湖豪客。

這一批人，兩人抬着一大盤重逾百斤的麻繩，行至壁邊，順着峭壁，鬆繩垂下，行動之

間，沉穩異常，那些長達數百丈的麻繩，也非倉卒可辦，顯然，華雲龍早有準備了。

谷中歡聲雷動，除了瞿天浩等少數幾人，猶在廝殺外，盡皆罷手，紛紛朝東面崖壁下奔去。

忽聽谷世表喝道：「玄冥教下，全部站住。」

玄冥教教規森嚴，縱在這等狀況，無人敢不從命，聞聲立刻止步，群以詫異目光，望向彼等教主。

梅素若芳心一動，暗道：「這放牛坪是玄冥教總壇所在，谷世表當然比誰都清楚。」

她轉念未畢，提起丹田眞氣，震聲喝道：「九陰教弟子，無本教主命令，也不許妄動。」

兩人這一出語，人人心頭動疑，停了下來，蔡夫人一把抓住蔡薇薇手腕，彭拜也阻止蔡昌義，只有少數人依然疾奔而去。

但見任玄面色一變，隨即狂笑道：「華家小兒，你也太小看老夫了。」

微微一頓，喝道：「雷火箭侍候，對正崖下。」

原來，兩崖之上，靠近任玄的那數十屬下，每人都肩套一張五石強弓，背負箭壺，壺中僅有三四支箭，那箭形式特異，箭頭不是利鏃，而是外表漆黑發亮，似是鐵製，大若握掌的球狀物。

華雲龍內功深厚，東西崖相隔雖有數里，留意之下，看得分明，心中暗暗一震，朝天乙

子低聲道：「道長，請你想辦法將臨谷湖岸炸去。」

天乙子霜眉一皺，道：「任玄是用火器？」

華雲龍點一點頭，道：「正是，蔣叔爺對我說過那雷火箭。」

天乙子道：「谷中範圍甚廣，那些高手身手矯健，目力敏銳，雷火箭爲數不多，也炸不了多少人吧？」

華雲龍面色凝重，道：「任玄必有安排。」

天乙子不再發問，目光一掃崖下，轉身奔去。

只聽任玄縱聲大笑，道：「華煬，讓你瞧老夫手段。」

猛地將手一揮，峻聲喝道：「放箭！」

那批高大箭手，個個彎弓搭箭，對準東面崖壁之下，一聽任玄下令，箭出疾若流星，滿天花雨一般紛紛射去。

谷東西峯壁，相隔雖遠，雷火箭也不易射，但這數十名箭手，都是任玄精選，身手不比泛泛，手勁甚強，崖高數千尺，箭成弧形下落，則又匪難。

但聽轟轟之聲，連綿不絕，驚心動魄，人人心中都是一緊。

雷火橫飛之下，林木摧折，沙石飛走，這也罷了，那爆響過後，又是蓬蓬連聲，無比強烈的火光，直冲上天，足有七八丈高，無疑的，林中埋有大量引火藥物，由雷火箭而引發。

那火勢蔓延之速，當眞令人難以置信，自華雲龍下令墜索迄今，說來話長，也不過幾呼

吸工夫，繩索僅放了一半，那一片青葱蒼翠的林木，已成了火海。

大勢一變，先頭急奔至峭壁下的人，連逃也來不及，慘叫聲中，大舌一捲，已不見踪影。

華雲龍本待拼着燒燬十餘條繩索，急速拋去救出那些人，却是不及，只得長歎一聲，下令停止放繩，免得被那猛烈之極的火燄燒去。

任玄意猶未足，再度擺臂，道：「半數石坪，半數別宮。」

嗖嗖連響，弦聲震耳，那數十支雷火箭，分別攢射向石坪上群雄及九曲別宮。

坪中數千人，武林精英，十九聚此，豈能束手待斃。

元清大師與曹天化，功力最高，見那雷火箭將及地面，同時躍起，揮手之間，各發出一陣排山倒海的勁力，捲飛七八支雷火箭，遠落松林之中。

其餘高手，眼見箭已臨頭，紛紛躍身撈住，只是仍有少數支落至石坪，只有兩人，雖也接住來箭，却因那雷火箭本身份量已自不輕，再由數千尺高射下，所增之重，何啻數十倍，一個把持不住，失手墜地。

但聽數聲巨響，火光一閃，一陣濃烟，夾着千百道烏光，四外飛射，慘呼之間，隨之火起，聲如狼嗥，首當其衝的，固是炸得肢體四散，受餘波碎片擊傷，不計其數，呻吟起落，入耳驚心，覩之駭人。

攫住來箭的那些高手，覺得將這等易炸之物，握於手中，那是太危險了，不約而同，摔

箭入林。

這些雷火箭，被元清大師、曹天化捲飛的，先後落入林內，轟蓬聲中，一大片松柏，又遭引燃。

同時間，只見那座巍峨堂皇，美輪美奐的「九曲行宮」，烈焰騰空，火舌亂飛，熊熊焚燒起來。

展眼間，那縵廻的長廡，那崢嶸的樓閣，已被火海吞沒。

這時，谷中群雄，耳聞四周「劈劈啪啪」的燃燒之聲，慘呼呻吟之聲，眼見火光耀天，映得人人面色，盡成血紅，加上烈火燒烤，呼吸欲窒，除了少數高手，尚能保持平靜外，所有的人，無不驚惶失色。

眼看草坪外森林，盡成火海，任玄再下令雷火箭攢射石坪，谷中群雄，只怕誰也逃不了喪身危運。

華雲龍立身崖頭，劍眉緊蹙，他雖當機立斷，要天乙子毀峯頂水湖，靠谷石岸，引水滅火，只是谷中火勢之猛烈，蔓延之速，大出意料之外，暗暗想道：「聚集火藥炸岸需時不少，看這形勢……」

忽聽紫薇仙子叫道：「龍兒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怔，應聲道：「三姑姑何事？」

紫薇仙子竭聲道：「咱們死了後，想任玄也逃不過你父親劍下，不過，我要殺死他。」

華雲龍截口道：「三姑姑放心，侄兒必能救出。」

紫薇仙子不待他說完，怒聲說道：「不准打岔，記住！要割下任玄首級祭咱們，還有，以後千萬除惡務盡，別像你父親，哼！若他當年把這批魔崽子斬盡殺絕，咱們那裏有這場禍事？」

梨花仙子接口道：「替咱們狠狠罵你父親一頓，龍兒，聽見沒有？」

這時，谷中噪雜之聲充盈，華雲龍雖可輕易將聲音傳入苗嶺三仙耳中，苗嶺三仙却要竭力發話，始能蓋過劈啪大聲及呼叫之音，那尖銳的聲音，更擾得人心大亂。

忽聽一人嘶聲喊道：「諸位朋友，咱們無緣無故，落到眼前這等地步，爲什麼啊？」

有人大聲問道：「爲了什麼？」

那人嘲聲道：「諸位朋友想，難道不是由於玄冥教，開這什麼撈什子開壇大典麼？」

此言一出，群情激動，頓時一片暴吼聲道：「對呀！玄冥教是罪魁禍首！」

「咱們臨死之前，只有把玄冥教的人殺光，吐一口惡氣。」

「王八羔子谷世表，罪該萬死！」

彼等無可奈何任玄，想起死亡在即，均爲參與開壇大典，故而將憤怒之氣，移至玄冥教徒身上。

一時之間，群雄洶洶，玄冥教徒成了衆矢之的，紛受攻擊，圍攻的居然包括九陰教以及星宿派。

三名普通江湖人物，憤激之下，不自量力，仗着刀劍，朝谷世表攻去。幸而，一流高手多覺如今急務，端在保命脫困，不是歸咎何人的時候，並未參與，玄冥教徒猶可支持。

蔡薇薇暗暗想道：「藉此消滅玄冥教，倒也不錯。」

秀肩一幌，即待撲向谷世表。

但覺手臂一緊，已被母親抓住，蔡夫人黛眉深鎖，却是強顏一笑，道：「薇兒，咱們蔡家，犯不着落井下石，妳看四外高人，那一個出手了？」

蔡薇薇急聲道：「不啊！娘！失此機會，谷世表就可逃之夭夭了。」

蔡夫人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傻孩子，除了大羅金仙，誰也逃不走的，唉！爲娘的死了也罷，妳與義兒，却不當……」

長長一歎，倏地住口。

蔡薇薇螓首一搖，道：「不！娘，我相信二哥能將咱們都救出，可是連敵人也必一併逃走。」

蔡夫人苦笑一聲，道：「哦！他救得了咱們？」

蔡薇薇斷然道：「一定可以。」

蔡夫人目光一掃，只見四周烈焰薰天，劈拍大聲，不絕於耳，火熱蔓延疾速，看來不要一刻工夫，便至坪畔，谷已封死，熱氣蒸騰，呼吸困難，若非在場的全是練武人物，氣息悠

長，只怕早已倒下，抬眼一望，華雲龍目光炯炯，似向此地瞥來，心中暗暗想道：「看這光景，就是任玄不乘機攻擊，烤也烤死人，妳二哥雖在谷上，也只有徒呼負負而已。」

但見女兒滿面自信之色，不忍掃她興頭，莞爾一笑，突然低聲問道：「薇兒，妳喜歡妳二哥麼？」

蔡薇薇玉靨一紅，忸怩道：「娘。」

蔡夫人見她那嬌羞之態，暗道：「女兒是大了，已非昔日天眞脾氣的小女孩了。」

心中在想，口中笑道：「薇兒，妳華伯父歸山之後，對他兩位夫人提起妳，妳猜是怎麼講？華家的兩位姊姊，又對我說了什麼？」

蔡薇薇星眸一睜，道：「怎麼說？」

蔡夫人故作沉吟，道：「娘還是不說的好，說了妳這丫頭必要說娘取笑妳。」

蔡薇薇不依道：「娘，講嘛！」

蔡夫人笑道：「好！好！娘就說，妳華伯父自然是讚妳一番，兩位夫人嘛？」

頓了一頓，見女兒一臉切盼，接道：「華家兩位姊姊，笑着向爲娘的要一個小媳婦呢！」

蔡薇薇玉面通紅，螓首埋進母親懷裏，連聲道：「不來了！娘取笑我，不來了，娘取笑我。」

這時，四外祝融肆虐，火勢施威，場中則是一團混亂，兵刃慘呼，震動天地，死生須臾

，這母女兩人，渾如不見，談笑晏晏，神色從容，好似安坐家中談心一般。

谷世表眼見自己精心佈置，欲一手坑盡天下英雄的埋伏，倒轉過來爲敵利用，心中的激念、驚怒，已臻頂點，但他不愧絕代梟雄之才，際此惡劣形勢，心神依舊不亂，明知若下煞手斃敵，必然引起公憤，益發不可收拾，當下隨手一拂，閉住那三人穴道，仰面厲聲叫道：

「華煬，你可想救你尊長性命？」

華雲龍淡淡說道：「谷世表，你要說的，華某已托人做了，不如勿言，免得讓敵人有了警覺。」

谷世表心中暗道：「這小子果然聰明絕頂。」

心念電轉，妒才之心，就如谷中炎炎烈焰，熾盛胸中，強自隱忍，敞聲道：「你如此機警，本神君倒也放心不少，只是你臨時準備，倉卒不能周密，留意旁邊唯一古梅的一塊青石下。」

這兩人一番對答，如打啞謎，沒有幾人聽得懂，只是人在危急中，特別敏感，頓時意念似有生路，大部份歇下手來。

華雲龍暗暗想道：「這谷世表能計及不測，預先埋下炸毀湖岸火藥，也算是雄才大略了，詎料一敗至此，果眞是人算不如天算，唉！自害害人，不勝浩歎。」

忖念中，賈嫣突然走至他身旁，促聲說道：「對崖刑紂等人，怎地失踪？」

華雲龍瞿然一驚，抬頭望去，只見除了任玄，臨崖俯望，督察形勢，不時朝自己瞥上一眼外，刑紂、龔浩、魏奕豐，突然不見。

他轉念一想，已知其故，凝神聽去，果聞七八里外刀劍喝叱之聲，隱隱傳來，只因谷中聲響太大，致於他人功力，不留意亦難察覺。

他心驚怠慢不得，匆匆說道：「留心敵人。」

身形一拔，星飛丸掠，向南而去。

這放牛坪的山谷，東西寬僅數里，南北長達十餘里，華雲龍等存身之處，在這一條峭壁中央，較爲平坦低落的地方，區區數十丈，僅作一小段崖頭而已。

那峯頂小湖，雖說不大，滲漓瀰漫，也有大半峯頭，距谷最近，岸壁最薄，却在西南一帶。

湖畔，峭塹起伏，普通人行走艱難，這一段路，走上一個時辰，也不一定走得完，但華雲龍何等輕功，瞬眼之間，已然趕至。

只見湖濱地上，天乙子手執寶劍，與刑紂相鬥正激，他的弟子，佈下「坎離劍陣」力拒龔浩與幾個老者，另外一名容貌清麗的中年道姑，左拂右鈎，力搏魏奕豐，華雲龍微微一怔，暗道：她來了，紅玉不知何在？

峯巔至此一窄，數十丈內，湖屬臨谷岸壁，自數尺至丈餘不等，此際，裂開一隙，湖水瀉下一線，只是杯水車薪，無補於事。

四外散佈一包一包的紙袋，從口漏出一些黑色粉末，顯然即是火藥。

刑紂百年老魔，厲害可知，此時施出了「太陰神爪」，手指暴長寸許，粗了一倍，其色灰白，每一爪抓出，迫出五股濛濛白氣。

天乙子寶劍揮動，竭力反擊，仍迭連後退。

程淑美與魏奕豐戰況，尚屬穩定，無塵道人等十餘人，力抗龔浩及那六七個不知名老者，已是岌岌可危。

無塵道人等，個個堪以擠身第一流高手，「坎離劍陣」佈下，十餘條寶劍閃擊不息，映着烈日，但見精芒電射，劍氣騰霄，耀目生花，其威力之強大，劍陣衍變之神奇，連華雲龍也大覺意外。

然而，龔浩等七八人，身手更是駭人，在劍陣狂風驟雨的攻勢下，攻守自如，未呈半分吃力之態。

看來若不是無塵道人等，仗着劍陣應敵，單打獨鬥，不消盞茶工夫，就得死傷殆盡了。

此際，一個鋼拐的老者，激戰中，鋼拐一招「橫掃千軍」，逼退兩隻寶劍，回拐一挑地面，一袋火藥，由衆人頭上飛去，「噗通！」一聲，沉入湖水。

此種情形，發生顯然不止一次，天乙子徒弟，眼見仗以炸毀湖岸，挽救千萬同道性命之物，漸漸減少，而己等無力阻攔，眼睜睜看人毀去，目眥欲裂，一名道人，奮不顧身，一劍刺向那老者胸膛。

他忘命一擊，威勢凌厲，左胸却是門戶大開。

那使鋼拐老者，沉聲一哼，錯步旋身，鋼拐一棚，震開來劍，右掌一揮，吐氣開聲，喝道：「去！」

一掌端端正正，印上那道人左胸。

那道人狂吼一聲，口噴鮮血，連身帶劍，橫出數丈，登時斃命。

那老者一招斃敵，身形猶未站穩，突覺幾縷冷風，驀地襲進了腰背，鋼拐回掃，一陣金鐵交鳴聲，蕩開敵劍。

一名天乙子徒弟，心憤同門師兄弟被殺，於那使鋼拐的老者，回身拒敵，渾然忘了顧忌，刷的一劍，直扎那老者背心。

這一劍本來威力十足，但他們支撐住龔浩等人，全仗劍陣，這一貪攻倖進，不由亂了章法，失去同伴呼應。

只聽一名使子母雙圈的老者，縱聲一笑，呼的一響，子圈斗然拋出，仆地一響，那道人頭蓋碎裂，腦漿四迸。

那子圈之上，繫有一根銀鍊，那老者擊斃敵人，又是呼的一響，收了回去。

無塵道人等，見同門連死兩人，胸中充滿了一腔悲憤，似都紅了眼睛，人人存了同歸於盡的心。

忽聽天乙子唆聲道：「青蓮，汝等給我定下……」

話才說了一半，刑紂冷冷一哼，一連三招急攻。

天乙子那裏還能說話，只有硬生生吞下，凝神應敵。

龔浩不必說了，這七名老者連天乙子也看不出彼等來歷，却是厲害無比，無塵道人等人，情急拚命，也是能夠讓地府多添幾條寃魂罷了。

眼看形勢危如壘卵，指顧之間，「坎離劍陣」卽必冰消瓦解。

「坎離劍陣」一旦覆滅，龔浩諸人，再轉而圍攻天乙子與程淑美，兩人敗亡，只是須臾之事。

然後破壞炸毀石岸，引導湖水滅火的炸藥引線，谷中正邪數千人，必然無一可以倖免。

天乙子師徒及程淑美，與刑紂、龔浩等人，搏戰之處，是在一座突崖之上，對面任玄，固可一目瞭然，谷底石坪，也恰好能夠瞥見大半，絲毫不能看見的，反倒是倩女敎下，宮氏姊妹，范通諸人，同華雲龍先前所立地方。

但谷底石坪，距那突崖過遠，不是內功深厚，無法看清，十之八九的人，空自望得脖子都酸了，也僅見突崖之上，人影騰綽，兵刃耀目，似是慘烈無比。

這樣也可少擔心事，未始非一好處，偏偏彼等關心己身安危，知道崖上勝負，決定谷中數千人生死，自己既無能耐看清，便只有那高手的臉色，揣測戰況，恰似矮人觀戲，不知憂喜之所自。

東崖賈嫣，宮氏姊妹等，放心不下，無奈岑嶮遮蔽，根本看他不見，更是只有察視谷中群情變化，推測情況了，苦不堪言。

此際，任玄眼看大功卽將告成，忍不住發出一陣震天狂笑，坪上高手，人人色變，谷中群衆，頓時發出一陣驚歎之聲，他們心中，不由一沉。

陡地，遙遙傳來一陣穿金裂石，驚心動魄的清嘯，人人都聽出是華雲龍的嘯聲。

突然間，任玄得意至極的笑聲，如忽然遭人斬斷，憂然而止，谷中暴出一陣驚哦歡喜聲。

東崖諸人，莫名其妙，但知情勢必然驟變。

宮月蘭急聲問道：「姊姊，怎麼啦？」

宮月蕙玉手一攤，苦笑一聲，表示己亦不曉。

宮月蘭面龐一轉，促聲道：「嫣姊。」

賈嫣再也無法保持心如止水，櫻唇含笑，道：「妳問我，我問誰？」

宮月蘭急得什麼似的，喃喃咒道：「這鬼地方？」團團亂轉。

這都是緊接着的事，說來冗長，其實自華雲龍離去至今，不過片刻而已。

原來千鈞一髮之際，華雲龍登上一座峯頭，覩狀之下，義憤塡膺，一聲長嘯，撲向鬥場。

人在半空，寶劍出鞘，身劍合一，映着白日，似經天長虹一般，蔚爲奇觀。

他那身法太快，聲猶未至，人已撲到。

這邊血戰正殷，忽覺劍光刺耳，頭上勁風，若泰山壓頂，迅雷擊身，人人心膽俱裂之下

，竟不分敵我，兵器上撩，合拒來人。

但聽一聲厲吼，劍光倏斂，那使鋼拐的老者，流血五步，屍橫就地。

只見場中一位輕袍緩帶，俊美無儔的少年，凝立如山，寶劍上指穹蒼，氣宇森嚴，神情肅穆，彷彿一尊天神，自天而降。

場中諸人，心神大震，停下手來，凝目注視着華雲龍，臉上的神情，如在夢中。

寂然片刻，華雲龍目光由衆人臉上，一掠而過，始才朝着天乙子，緩緩說道：「天乙前輩，請您將那梅樹旁，一塊青石翻開，點燃其下引線。」

天乙子心頭一清，朝目四望，只見百步之外，一株石梅，枝幹夭矯，是附近惟一的梅樹，其下盤根錯結，青石纍纍，但僅一塊青石，大如磨盤，光澤圓滑，他經驗老到，一眼便斷定引線必埋在此石下。

刑紂一代凶人，大風大浪，經歷無數，聞得華雲龍言語，凶性復發，故態復萌，暗道：「老夫連華元胥也宰了，若是連他的孫子也怕上了，乾脆舉掌自盡。」

瞥見天乙子身形一動，凶睛一瞪，獰聲道：「老雜毛，那有如此便當的事？」

五指如鈎，抓向天乙子胸口。

天乙子雙眉一皺，振劍正待迎敵。

忽聽華雲龍冷冰冰一哼，刑紂突覺眼前驚芒暴漲，心神一凜，招式倏收，雙足一挫，猛向一側閃去。

身形站定，但見華雲龍若無其事，立於原地，那一招竟不知如何發出，震驚之下，羞怒交迸，厲聲道：「好小子，老夫不信這個邪。」

口中一聲厲嘯，「太陰神抓」震起一陣懾人心神的破竹之聲，湧身朝華雲龍抓去。

那七名老者，使得多是奇門兵器，被華雲龍斬死一個，猶存六人，老頭懾於華雲龍武功之高，一見刑紂出手，那敢怠慢，兵刃齊舉，攻向華雲龍。

程淑美叱道：「狗賊！」

玉鈎一揮，欲待撲上。

魏奕豐起手一掌，拍出一股陰寒砭骨的勁風，正是他仗以成名的絕藝「碎心掌」。

程淑美適才險些喪命他這功夫下，怒哼一聲，側身疾閃，拂塵一捲，玉鈎斜挑，還以顏色。

這乃是瞬眼間的事，華雲龍寶劍一揮，頓時將刑紂七人，圈入劍勢，朗聲叫道：「道長快去！」

天乙子一見華雲龍出手聲勢，已知無慮，心知炸岸要緊，身形一轉，奔向那株古梅。

餘下襲浩二人未曾動手，他心中暗暗想道：「這小子武功之高，迥出人意，老夫且不忙出手，想個辦法，壞去引線爲是。」

他心機似海，城府深沉，轉念之下，喝道：「天乙子雜毛，接彈！」

抖手之間，一枚「霹靂彈」，投向那塊青石。

以天乙子武功，龔浩那「霹靂彈」，本難漏過他手中，只因龔浩那一喝，他聽出暗器分明打他不到，懶得理會，容那「霹靂彈」飛過身側。

待他發覺那「霹靂彈」，是撞向那塊青石，空自肝膽欲裂，已是攔阻不及。

他的徒弟及程淑美，更是無可奈何。

谷中暴出驚呼，任玄方自一喜，東崖諸人，心頭陡地一沉，吳東川喃喃罵道：「天乙子，窩囊貨。」

但見華雲龍一隻劍，力戰刑紂等七大高手，却似腦袋後長了眼睛，百忙中縱聲笑道：「龔浩，好心智。」

話聲中，右掌一掄，一股廻旋潛勁，頓時將刑紂等攻來招式，引得一偏，右手一兜，反臂擲出寶劍。

但見那「霹靂彈」堪及青石，寶劍後發先至，寒光一閃，已將那枚足以摧毀天下英雄生路之物，撞入湖中。

本來那「霹靂彈」輕輕一碰，立時爆炸，但不知華雲龍用何方法，竟使去勢如此勁急的劍，撞不炸它！

谷中人人看見，那撞開「霹靂彈」的寶劍，銀光一道，映眼生寒，直飛出崖，眼看終究要墜入山谷火海，斗然一個大轉彎，一掠回去，華雲龍朗聲一笑，身形拔起，抄住劍柄。

任玄神色大變，谷中衆人，發出一陣如雷喝采，東崖宮、賈諸人，心頭倏落又起，那滋

味，比之谷中受烈火烘烤的正邪兩道，還爲難受。

坪上高手，因相距過遠，看得吃力異常，凝視過久，逐漸感到腦中昏亂，雙眼發花，模糊一片，只有少數頂尖人物，始才眺望分明，若問自始至終，看得最爲清晰不漏的，則自數曹天化與元清大師了。

華雲龍那信手一揮，連刑紂這等人物，也被牽開招式，那正是由武聖絕學，「四象化形掌」，一招「雷動萬物」蛻化出來。

元清大師看得眞切，這一位神交造化，心遊方外的高僧，也不禁情懷激動，喃喃說道：「好孩子，你果然未負我望。」

曹天化，這個蓋世魔頭，聳然動容，忽然轉面叫道：「小和尙，你說能抵抗老夫的，是這小子？」

元清大師含笑道：「正是。老施主以爲如何？」

曹天化冷嗤一聲，道：「劍法尙可，掌法太差。」

元清大師啞然一笑，知他由己拚鬥中，看出華雲龍掌法由己傳出，故作此言，心中倒也對他眼力，暗暗佩服。

說話中，華雲龍接劍翻身下落，朗聲道：「諸位，都交給我了。」

程淑美玉鈎擊下，倏見魏奕豐已被華雲龍劍圈去，她就在眼前，竟也不知華雲龍如何出劍。

龔、魏兩人，更是莫名其妙，只覺華雲龍一劍攻來，非接不可，出手一擋，就捲入戰局中。

此時，華雲龍一人獨戰刑紂等九大高手，居然神態悠閒，遊刃有餘。

程淑美剛才與魏奕豐捉對廝殺，艱辛已極，這時見他獨戰九大高手，別說刑紂、龔浩，功入化境，那六個不知名老者，個個武功，均不在魏奕豐之下，九人聯手，華雲龍尚有餘力，究竟武功有多高，眞是想也不敢想了，不由豪意盡消，暗道：「我程淑美此後，不敢再談武事了。」

俠義道的，無不興高采烈，瞿天浩等老輩人物，重見華家繼起有人，老懷大暢，華五雙眉連揚，彭拜、高泰相視而笑，同是欣然不已，長恨道姑喃喃自語道：「這孩子！」

忽覺悲不可抑，鳳目之中，珠淚簌簌而下。

方紫玉蓮步悄移，取出一方絲帕，輕輕替她拭去玉頰淚痕，她木然而立，未加阻止。

苗嶺三仙却是大爲不滿，同聲喝道：「龍兒！客氣什麼？殺呀！」

聲音遙遙傳至，華雲龍見刑紂凶悍絕倫，負嵎頑抗，心中暗暗想道：「此人武功已臻化境，瓊姑姑再練十年，怕也不是敵手，何況他當年害了祖父，我殺了他，不以爲過。」

心念一轉，健腕一振，刷的一劍，刑紂胸膛早着了一劍。

刑紂悶哼了一聲，他受創之下，兇性大發，十指箕張，放棄防守，踴身撲上，發出十二成功力的「太陰神抓」。

華雲龍冷冷一哼，身形一側，右腿一翻。刑紂「太陰神抓」，噹噹連聲，將地面擊出十幾個深洞，人却在厲嘯聲中，摔出懸崖，落入炎炎火海之中。

這一代凶人，作惡不悛，終於死在華雲龍手底，天道好還，報應不爽，華雲龍也算報了殺祖大仇。

蔡薇薇最爲起勁，咭咭呱呱，講述戰況，唯恐別人不知華雲龍多麼厲害，蔡昌義等少年，指手劃脚，大聲呼叫，遙遙助威。

東崖諸人，情態又異，他人尚可，宮月蘭與倩女教那批女弟子，少女心性，忙得不可開交，一會兒望望對崖，高聲譏訕任玄，一會兒俯視谷中，一會兒又埋怨華雲龍糊塗，選錯地方，累她們失去眼福，想越嶺至現場，親眼觀看，又懼任玄遣人斷索，那時節，連略阻待援，亦有不能，躊躇不安，好生難耐。

賈嫣勸之不聽，只得一旁微笑觀看。

梅素若心情，最爲矛盾，眼看華雲龍如此厲害，倏爾芳心油然生喜，倏爾覺得，自己如此，有負師恩，胸中翻騰不已，那冷艷的面上，也是乍陰乍晴。

那數千江湖人物，個個歡欣鼓舞，九陰教、玄冥教、星宿派諸人，則只有驚駭莫名了。

谷世表憤恨交加，心中暗暗道：「臭小子！」

轉念又想：華家代出奇才，難道眞是天絕我谷世表？天公既已不仁，嘿嘿！姓谷的夫復何言？念頭直轉，牙關挫得格格作響，那份怨毒，竟然尤在任玄之上。

場中唯一不因華雲龍而激動的，怕只有吳東川了，他見妻子現身崖上，不由憂喜參半，患得患失，連帶想起自己武功散廢，失身受辱的女兒阮紅玉，心中一陣黯然，暗暗喊道：「玉兒，爲父對不起妳，突然意緒低落，痛不欲生。

谷上谷下，人人激動，似已忘了那熊熊烈火，已然蔓至，將山谷整個包圍起來，令人呼吸欲窒。

忽聽一陣震天爆響，隨即一陣轟然巨聲，隱約尚雜有半聲慘呼。

那聲慘呼，在此情況，誰也未加注意，只有谷世表低聲咒道：「替死鬼，活該！」

但見山谷那東南峭壁，頂上炸毀了數十丈長一段缺口，湖水捲着碎石，倒瀉而下，形成一道寬濶無比的匹練。

華雲龍與龔浩等搏戰突崖，在那猛烈的爆炸下，受了波及，一陣搖幌，整個崩裂下崖。

衆人無分敵我，嘩然驚叫。

若在常人，自無倖免，但岸上諸人，除天乙子的徒弟稍弱，皆爲一等一的高手，危急之中，人人蹬足飛身，在沙石紛落之中，人影翻飛，向新成崖壁躍去，皆是安然着地。

無塵道人與兩個師弟，立身崖端，大變突起，起身略遲，墊足躍起三四丈，距新崖尚遠，勢盡下落，不禁驚呼一聲，雙目一閉，暗叫：「完了！」

華雲龍右臂挾着滿身鮮血，氣息奄奄的天乙子，一眼瞥見，暗道：「天乙子爲救天下武林而捐軀，他的弟子，焉能不善加保護？」

閃電般一轉，倏地將臂中天乙子，拋向新崖，口中喝道：「接住！」

天乙子一名徒弟，閃身接住師父。

華雲龍身形一轉，陡地飛向一名道人。

他這舉止，何異火中取栗，下井救人，谷上谷下，無不驚急交加，崖上天乙子弟子齊聲叫道：「華公子，請自行上來啦！」想彼等愛戴華雲龍，寧可同門爲義喪身，也不願他發生差錯。

谷底，苗嶺三仙與華五同聲叫道：「別管別人了。」

那話聲却傳不到華雲龍耳中了。倒灌而下的湖水，挾着一陣轟轟發發之聲，勢如萬馬奔騰，所過之處，嗞嗞嚓嚓，大火立滅。

那「九曲別宮」，首當其衝，本已燒得差不多了，經這雷霆萬鈞的水勢一冲，這一座耗費億萬，亞賽皇宮的建築，在一水一火，先後夾攻之下，整個倒塌，片瓦不存。

洪水繼續下冲，丹墀雕欄，所過立摧。

在這等局勢，谷底黑白兩道，理應專心致志，抗禦海潮般湧至的山洪，可是絕大多數的人，依然凝眸注視飛騰空中的華雲龍，恍若不知山洪即至。

只見華雲龍身如巨鳥，倏至那道人身後，一掌拍向那人足部，那道人只覺一股大力湧至，頓時登上崖頭，華雲龍身子一轉，已至第二人下，伸手一托那人脚底，那人心慌中雙脚猛蹬，胡裡胡塗，雙足已踏在地上。

華雲龍在他那一蹬之中，激矢般追上了無塵道人，一把抓住無塵道人右肩，掄臂急扔，大喝道：「上！」

無塵道人那龐大身軀，若離弓勁箭，飛上崖去，立由同門接住，華雲龍却是身體一沉，加速降落。

這時，他身軀已落下十餘丈，人人都知以他的功力，墜谷不致受傷，但他若不在谷上，任玄又有可施詭計餘地，衆人亦是提心吊膽，不知他如何飛回。

只見華雲龍驀棄手中寶劍，足尖一點劍身，一聲嘹亮清嘯，人已冲霄而起。

這一段經過，不比先前，人人可見，武功低的，亦見瀉下湖水，形成瀑布，映着夕陽，霞光亂竄，其旁一個人影，飛撲騰躍，蔚爲奇觀。

這乃是瞬息間的事，衆人才鬆了一口氣，那千軍萬馬似的洪水，海潮一般，掩襲而至，大部分人，被水一冲，頓時捲去，那些武功較高的人，關心太過，同是立身不住，尚幸這是死谷，水冲過去，觸及四壁，旋又刷捲而回，除了吃了一點小苦，碰傷擦損，沒有什麼傷亡，但是七零八落，狼狽不堪。

在此情形，自是無人喝采，有那想叫好的人，口齒一張，水立入口，嗆得難受無比。

同時間，「碎心手」魏奕豐恨從心起，猛然一掌，直向半空中的華雲龍擊去。

程淑美勃然大怒，喝道：「賊胚子！」

玉鈎一擲，碧光電射，直奔魏奕豐背心。

詎料，魏奕豐橫定心腸，罔顧襲來玉鈎，雙掌齊出，勁風狂嘯，陰寒澈骨，如山掌力，潮湧向華雲龍。

華雲龍原能不棄寶劍，縱身上來，所以如此，端爲防此一着，雙掌一按，身子凌空一縱，由魏奕豐頭上翻過。

但聽魏奕豐脫口一聲厲吼，那柄碧綠晶瑩的玉通鈎，由後背至前心，猛地前栽，玉鈎墜谷。

對面任玄見狀，知道大勢已去，恨至極處，右脚一跺，足下山石粉碎，呈現一個四五寸深足印，仰天一聲厲嘯，召回斷索手下，恨聲道：「姓華的，算你贏了，不過此事未完，咱們騎驢看唱本，走着瞧吧！」

將手一擺，領着一干手下，疾快撤走。

華雲龍慨然一歎，目光一掃，見那龔浩七人，早已逃逸無踪，天乙子躺在一棵樹下，其弟子圍在四周，個個淒然垂淚，當下朝程淑美一拱手，不暇說話，行去扶起天乙子，一掌貼住他命門，將眞氣輸進。

他此時何等功力，天乙子本來氣息已止，盞茶工夫，忽又呼吸起來，艱辛無比的抬起眼皮。

無塵道人等，覩狀之下，歡呼鼓舞，以爲可救。

華雲龍却知天乙子心脈斷絕，縱有千年靈芝一類天材地寶，也救他不得，眼下僅是靠自

己眞氣，延命須臾，留下遺言而已，見天乙子睜開眼睛，立卽沉聲道：「前輩有何吩咐？」

但見天乙子臉色焦黃，雙眼黯淡無光，目光微轉，瞧了半晌，始才認出週圍的人，細聲道：「華公子！」

無塵道人等，見昔年雄霸東南，武功絕頂的師父，落至如此慘況，那眼淚再也忍耐不住，簌簌掉下。

天乙子呼吸急促，似是異常痛苦，却是微微一笑，道：「爲師的求仁得仁，汝等應當高興，哭什麼？」

無塵道人凄然道：「師父……」

只覺喉頭梗塞，無以爲繼。

天乙子聽得哭聲不止，面色一沉，道：「天乙子的徒弟，難道那麼沒有用？」

他當年乃是一教之主，威儀自有過人之處，這時身受重傷，講話微弱，但面臨死亡，心中坦然，反增了一份凜然氣概，令人不敢違拗。

他那些弟子，連忙抹去眼淚，強抑哭聲，只是不能抑住，那斷續的抽泣之聲，更令人心酸。

天乙子無可奈何，長歎一聲，轉面說道：「貧道這些弟子，小兒女態，倒讓華公子與那位道友見笑了。」

程淑美見此一幕，也不由鼻頭發酸，強顏一笑，道：「生離……這也是人之常情。」

她本待說「生離死別」，驀覺不妥，連忙改口。

華雲龍垂淚道：「谷世表要害的本是晚輩，晚輩不該托前輩去燃火繩的。」

天乙子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，華公子何須自責。」

頓了一頓，道：「以貧道衰朽之軀，可代公子你這一位前程無量，長爲人間鋤強扶弱，仗義行俠的人，天公何仁，貧道已是感激不盡了。」

說至此處，華雲龍雙目之內，熱淚泉湧，無塵道人等，失聲悲哭，號啕不已，程淑美眼眶之中，也不由淚光浮動，暗暗想道：「這難道會是二十年前，那聲名狼籍，神憎鬼厭的通天教主？」

但聽天乙子道：「華公子，貧道有一事相求。」

華雲龍肅容道：「前輩但請吩咐，晚輩萬死不辭。」

程淑美心中暗道：「這天乙子果有所求，終究是黑道梟雄……」

「邪派高手」一書的內容、情節、人物之描述、刻劃，爲武俠界開創了新紀元的境界，本書由武俠名作家「司馬翎」先生執筆，敬請各位讀者批評、指教。

十二

程淑美轉念未已，只見天乙子仰望那蔚藍天空，長長吐出一口氣，似有無窮感歎，唏噓良久，始道：「往事如烟，不堪回首，然而貧道終究無法忘懷，每一念及當年通天教所做的事，貧道便覺如毒蛇嚙心，萬死不足以蔽其辜。」

華雲龍莊容道：「前輩今日所爲，維持武林正義，挽救了千萬人性命，功德至大……」

天乙子淡淡一笑，截口道：「是華公子獨力完成，貧道不過因人成事，何曾有半分功勞？」

語聲一頓，微微喘息，華雲龍見他似是有很多話要說，本待阻止，轉念一想，他已是魂遊墟墓的人，如不盡吐遺言，豈不死有餘憾，只恨僅餘一顆的「瑤池丹」，已被解去那批高手的毒而用完了，不然天乙子未必無救。

當下單掌重按天乙子「靈台穴」，將眞氣渡過來。

天乙子精神一振，緩緩說道：「華公子，令尊武功蓋世，聲譽之隆，如日在中天，那早是武林中泰山北斗了……」

無塵道人忍不住插口道：「師父，您老人家歇歇吧！」

天乙子恍若未聞，繼道：「公子今朝，大放異采，眼看衆望所歸，亦將成爲一代武林重

鎮。」

華雲龍截口道：「在下慚愧，道長不必講了。」

天乙子搖一搖頭，道：「這就是貧道所求，請華公子靜聽。」

語音微微一頓，接道：「這一次玄冥教開壇大典，谷世表竟欲盡鋤異己，豈料反落任玄算中，任玄千密一疏，功敗垂成，憤然逃竄，必然遁於窮荒，九陰教、魔教人難與俠義道抗衡，玄冥教實力雖強，今日一敗，銳氣大挫，終必覆滅，自此以後，賢喬梓在世之時，任何厲害魔頭，亦唯有延頸授首而已，華家存在武林一天，江湖亦必平靜一天，而華家子孫，能繼志述事，繩繩不絕，又乃可逆覩的事。」

他一口氣說了如此多話，雖有華雲龍渡與眞氣，亦覺精疲力盡，連喘了幾口氣，帶着切盼神色，望着華雲龍。

這些話他講得順理成章，口若懸河，顯然是思慮已久了，只是旁人聽得模模糊糊，仍不知其用意何在。

華雲龍何等聰明，略一思索，卽知天乙子所求何事，肅然起敬，慨然道：「前輩放心，晚輩此後遇見作惡的人，若非十惡不赦者，必渡化三次，怙惡不悛，始行誅戮，且稟白家父，垂訓華家後代，世世遵守。」說到此處，倏地整衣下拜，朗聲道：「華某自幼頑劣，心胸褊窄，今後若有寸進，皆因前輩感化，請前輩受華某一拜。」

天乙子急聲道：「理當貧道謝過華公子，大仁大義，慨任艱鉅。」

掙扎欲起，無奈他傷勢實在太重，連動彈一下，亦成困難之事，只得轉面一望無塵道人，道：「青蓮，你替爲師向華公子拜謝。」

無塵道人恭身應「是」，仆身跪下，華雲龍連忙扶住，道：「道長不可如此。」

程淑美未料天乙子所求，竟是此事，暗暗忖道：想不到我程淑美是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了。

心念一轉，羞慚萬分，突地閃身向前，拜了一拜，肅然道：「道長棄惡從善，堪爲武林萬世楷模，請也受程淑美一拜。」

天乙子無法還禮，急忙道：「青蓮，快代爲師還禮。」

華雲龍放開了手，無塵道人迅速向他一拜，急轉向程淑美再拜一拜。

華雲龍無可奈何，蹙眉道：「道長這一來，豈不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忽然面龐一轉，喝道：「誰？」

衆人方自一驚，但聽哈哈一笑，一個蒼勁口音道：「龍兒功力果然大進，連我來到，都瞞你不過了。」

話聲中，由一株大樹後，閃出一人，此人身穿紫袍，鬚髮盡白，照理來講，該是老耄之人，但是面色晶瑩，恍若美玉，雙目澄澈，炯炯有神，滿臉找不出一條皺紋，看上去不過三十許人。

華雲龍歡呼一聲，拜伏地上，叫道：「外公！」

至此，縱然當年未見過神旗幫主的，也知來者是白氏夫人父親，華雲龍外祖，雄才大略，震動天下的白嘯天了。

白嘯天含笑走來，伸手扶起華雲龍，道：「起來起來，你也算成了名的英雄了，怎地還有孩子氣？」目光一轉，向天乙子走去。

天乙子精神斗然一振，笑道：「白兄，久違了。」

身形一翻，自行坐起，背靠樹幹，他的弟子想扶住，天乙子身雖垂危，傲性却在，一把推開。

白嘯天見狀，知是廻光返照，暗暗皺眉，口中笑道：「牛鼻子，你未語先笑，依然當年陰險樣子。」

天乙子呵呵笑道：「白兄咄咄逼人，果然強盜頭子。」

兩人同時拊掌大笑，久久不歇，華雲龍暗暗欣然，程淑美、無塵道人等，却是莫名其妙。

半晌，兩人笑聲始住，天乙子忽又面容一黯，道：「人生得一知己，死亦無憾，你我爲敵半生，想不到白兄是貧道知己，但恨此地無酒，不能與白兄共謀一醉。」

白嘯天心中也是一黯，口中哈哈一笑，道：「牛鼻子你俗，有道是，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，姓白的既與你爲敵，能不知你麼？」

語音微微一頓，道：「你動不動就想飲酒，看來雖說隱遯清修，也靠不住。」

天乙子啞然失笑，道：「白兄所言甚是，佩服佩服。」

語音未落，臉上陡地湧起一片痛苦之色，華雲龍雙眉一蹙，閃身疾上，一掌按住天乙子「華蓋穴」上，重渡眞氣。

天乙子喘然道：「貧道必死無疑，華公子不必空耗內力了。」

華雲龍恍若未聞，將那一股清純至極的內家眞氣，源源輸入天乙子體內。

這以本身眞氣，爲他人延命，乃是最耗眞元的事，以他而今功力，倒是不在乎這點損耗，但覺出眞氣渡人，如石沉大海，知天乙子生機已絕，自己一旦中止輸入眞氣，立時殞命，天乙子如此，全是代燃引線之故，他心中實有無比沉痛。

天乙子不復堅辭，轉面道：「青蓮，汝等不可爲師報仇，去找谷世表。」

天乙子徒弟，齊齊一怔，面面相覷，不知如何回答是好，幾疑師父臨死之際，神志不清了。

天乙子道：「聽清楚沒有？」

天乙子弟子中，一名法號一塵的，鼓起勇氣，道：「師父，弟子等俱不明白。」

天乙子長長歎息一聲，道：「爾等枉自清修多載，仍不能領悟爲師心意，爲師的死，乃是報應，爾等若因此尋仇，試問以往死於本教的人，何啻數千，縱將爲師碎屍萬段，又豈償還得了，唉！冤冤相報，何時可了？」

頓了一頓，喘息一聲，道：「但谷世表若繼續爲惡，你們自可追隨華公子，爲世除害，

爾等明白了吧！」

天乙子徒弟，齊聲道：「弟子明白了。」

天乙子微微頷首，面龐一轉，朝華雲龍道：「貧道死後，門下如有爲惡，只有勞公子清理了。」

華雲龍黯然道：「老前輩放心，令徒的事，就是晚輩的事。」

天乙子寬心大放，精神一懈，頓時支持不住，呼吸逐漸微弱，雙目輕闔，陡地想起一事，睜目道：「華公子！」

華雲龍戚然道：「晚輩恭聆指示。」

天乙子吃力地道：「爲貧道謝過令尊大人，讓貧道……有改過……機會……貧道……存歿俱……」

「感」字未及說出，雙目一闔，頭顱一側，滿面笑容，安然逝去。

他說話聲音愈來愈低，最後一句話，低逾蚊蠅，若非華雲龍耳力過人，簡直都聽不見。

華雲龍熱淚一洒，小心翼翼，將天乙子屍體，平躺於一塊青石之上，默然一拜，退立一旁。

無塵道人等，呆了剎那，驀地清醒過來，隨即仆伏地上，慟哭不已，有的椎胸頓足，渾身沾滿泥砂。

白嘯天戚容隱隱，程淑美熱淚盈眶，霎時場中籠罩在股淒涼悲壯的氣氛之下。

這位二十年前，三害之一，做惡多端的通天教主，晚歲幡然悔悟，痛改前非，終究在二十年後的今日，一舉而贖前罪，爲義捐軀，也可說是死得心安理得，毫無遺憾的了。

半晌，忽聽白嘯天道：「牛鼻子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你是當之無愧的了，白某今天算服了你，值得向你一屈膝。」

朝天乙子遺體，行了大禮。

天乙子弟子們，齊齊頓首還禮，無塵道人含淚道：「老前輩賜予殊榮，本教俱感榮幸。」

要知以白嘯天身份崇高，傲氣凌雲，當年與天乙子、任玄，三大鼎立，敵對半世，天乙子死去，他肯如此，雖說死者爲大，也眞是異數了。

程淑美也行過禮，天乙子弟子們答了禮，她拂塵一擺，轉身即待離去。

華雲龍心中暗道：「她這一走，只怕就再也尋找不到了。」

情急之下，脫口叫道：「前輩暫留貴步。」

程淑美臉色一沉，冷冷說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華雲龍頓了一頓，道：「前輩遺失玉鈎，稍候晚輩托人覓得。」

程淑美截口道：「不必了，貧道今後拋棄武事，留着無用，沒了也罷。」

華雲龍大出意外，楞了一楞，見她又欲離去，急道：「前輩，紅玉而今如何？」

程淑美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哼！你們華家虛情假意，問她則甚？」

忽聽白嘯天道：「是誰說華家虛情假義？」

程淑美目光倏地一轉，冷冷說道：「就是我，白老幫主欲待如何？」

白嘯天捋髯一笑，道：「火氣不小，看妳與三十多年前，馳騁江湖，名動中原的『鐵劍神鈎』程大鐸，同一家數，請問是何稱呼？」

程淑美本待不予置理，心念忽地一動，傲然道：「乃是先父。」

白嘯天眉頭一蹙，道：「先父？程大哥難道仙去了？」

程淑美也是心高氣傲的人，因見白嘯天來了，看也未看她一眼，心中已是不快，若非碍在華雲龍面上，天乙子卽死，早已拂袖而去，再聽白嘯天語氣托大，更是幾乎發作，此際聞言一驚，暗道：「他難道會是父親故友？」

心中在想，口中說道：「先父從未提及白……前輩，有何爲證？」

話聲中，口氣已自輭了。

白嘯天做聲一笑，道：「嘿嘿！想不到白某也有被人當作矇騙之徒的一日。」

程淑美臉上一紅，她何曾不知，以白嘯天身份，絕不致憑空揑造，何況無此必要，只是一時之間，却放不下臉認這世交。

只聽白嘯天道：「程兄大概對我抱憾太深，居然至死也未告訴妳，有我這一個不肖朋友。」頓了一頓，略一沉吟，道：「咱們兩家互餽之物，沒有什麼值得留下，僅有一方玉珮，是令尊與我，首次訂交，亦卽令尊救我性命的一次，我所贈送，言明他日後有難，只要遣人

持珮而來，赴湯蹈火，也必趕去，或許尚未丟掉。」

程淑美道：「那方玉珮，是何式樣？」

白嘯天雙眉一揚，隨卽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正面麟鳳呈祥，反面八字，『同心如蘭，其利斷金』，妳還有什麼疑問？」

程淑美不敢再分庭抗禮，躬身道：「姪女無狀，白叔父恕罪。」

華雲龍站在一旁，一直未曾插嘴，這時見認出了世交，不禁暗暗欣喜。

白嘯天突地將手一揮，道：「龍兒，你在此甚久，當趕去照顧救人的事了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怔，望了天乙子遺體及他痛苦不已的弟子一眼，道：「外公，天乙前輩……」

白嘯天截口道：「這裏由我處理，你盡管去。」

華雲龍暗道：外公在此，程前輩必不致一去無踪了。當下匆匆一禮，如飛奔去。

轉瞬趕至，一瞥之下，不由一怔，他本以爲，毓擱這一大段時間，谷中衆人，必已上來近半，詎料，除了先前就在崖頭的倩女教徒與宮氏姊妹、范通等人，沒有一人上來了。

華雲龍閃至范通身旁，道：「范老英雄，怎麼回事？」

范通等人，望着谷中，一個個滿面無可奈何之容，聞聲都轉過面來，見是華雲龍，不禁喜動顏色。

宮月蕙搶着道：「咱們見火已撲滅，就將繩索垂下，誰知他們聚於峭壁下，都想上來，

都不放心別人先上，就僵在那兒了。」

范通接道：「開頭有幾人搶先攀上，即被人發出暗器打下，這一來，更是誰也不敢上了。」

查幽昌道：「咱們也曾勸過，但人微言輕，無人肯從。」

華雲龍暗暗忖道：好險，若任玄乘隙來攻，這一疏忽，豈不成了一處致命傷了。

其中一個叫杜青山的，接道：「華公子既來，那就好了。」

華雲龍含笑道：「我勸勸看。」

走到崖邊，高聲叫道：「諸位，現在危機猶未盡消，不宜再起爭執，理當以出谷爲第一要事，華某擔保，縱然是十惡不赦的人，或是與咱們有深仇大恨的人，咱們決不襲擊，等到全部脫險，那時有怨有仇的，或就在此地，或另約時地，一切任便，再正正式式解決，希望諸位三思。」

由於山谷大過峯頂湖蕩甚多，湖水瀉乾，谷中積水，也不甚深，峭壁下一帶，地勢較高，僅淹至胸部，縱然不會水的人，也無溺斃危險。

這時，黑白兩道數千人，密密麻麻，麕集於此，本來鬧得沸沸騰騰，華雲龍話聲一起，頓時靜了下來。

彭拜雙手高舉，將身受毒傷的朱侗，舉過頂上，免遭水浸，暗道：「師伯已受重傷，久留不妥。」

心念一轉，揚聲說道：「諸位，彭某多有得罪，送傷者僭先一步。」

縱起五六丈高，一把抄住垂下繩索，改爲左臂挾住朱侗，猱昇而上。

白素儀不假思索，隨着上去。

苗嶺三仙見有人上去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縱身而起，各提了一條繩索，立刻攀援而上。

玄冥教、九陰教、魔教的人，多知他們是華家極親近的人，華雲龍就在上面，無人敢出手暗算。

頓了一頓，衆人鬨然暴出一陣呼喊，爭先恐後，意欲攀援而上。

忽聽元清大師高宣一聲佛號，道：「各位，請先讓負傷的與武功低的先上去。」

慈雲大師接道：「對！傷者先上。」

梅素若峻聲喝道：「九陰教弟子聽眞，有負傷的，可先上去，若是無力攀援，可由另一名弟子負上，不准爭先恐後，妄起糾紛，本教主與護法堂主們，最後才上，敢有違者，以逆命處分，絕不寬貸。」

美眸一轉，遍掃全場，道：「繩子有三十九條，本教人數較少，佔用最左五條，各位可有意見？」

瞿天浩高聲道：「如此甚佳，咱們這邊人多，不客氣要佔用最右十五條了。」

各方首腦，想了一想，覺得這樣最好，紛紛同意，星宿派得中間四條，玄冥教則得靠近俠義一方的十五條繩索。

分配既定，四方的人，方待將重傷者送上。

忽聽高泰叫道：「谷中或許尚有重傷未死，却無力來到這裡的人，諸位最好再派人去找一找，免得寃枉死了。」

房隆哼了一聲，道：「姓高的，你說話好不幼稚，別說大水一冲一泡，不死也得死，單說谷中如此遼濶，如何找法？」

華五冷笑道：「高大哥何必同這批魔崽子廢話，咱們這邊人多，自去尋找便是。」

語音一頓，縱聲叫道：「誰願一同去尋找？」

余昭南、蔡昌義、公孫平等，不約而同，叫道：「我願去。」

一有人領頭，白道中人，紛紛響應，像單世民等受傷頗重的，也願參與，商議之下，受傷的不許參加，武功高的也不宜盡去，以防三教乘機作怪，剩下的也不下二百餘人，由慈雲大師率領，規定二刻內必返。

谷世表揚聲道：「本教弟子對地勢較熟，自此至山谷南端，就由本教總壇弟子搜尋。」

他故示大方，暗存私心，擔任搜尋大半山谷之位，這一塊地方，包括九曲別宮全部。

梅素若候了片刻，見星宿派的始終不出聲，不由冷笑一聲，一頓鬼頭杖，朝司理堂主葛天都道：「葛堂主，你率堂下弟子，去谷北一搜，無論找遍沒有，頓飯工夫內必回。」

黑白兩道暫時化敵爲友，通力合作，僅星宿派漠然無動於衷，未曾遣人搜谷，引起不少人譏罵，這時，遣人送人，次序井然，一掃先前混亂情形。

各方高手，則均是殿後，誰也不好意思先上。

苗嶺三仙登上崖頭，却見白素儀正以金針療毒之法，替「逍遙仙」朱侗逼毒，那些少女圍在一旁觀看，順便防護，華雲龍、彭拜則與范通、查幽昌等，守在崖邊，華雲龍叫道：「三位姑姑好。」

紫薇仙子冷然道：「好什麼？差點一命嗚呼了。」

蘭花仙子叫道：「梨花、紫薇，咱們守在崖上，看見那一個魔頭上來，就賞他們一點『九毒瘴』嚐嚐。」

梨花仙子道：「好啊！把曹天化與谷世表毒死，就天下太平了。」

紫薇仙子道：「那怎麼夠，凡屬玄冥教、九陰教、魔教的，一個都留不得。」

蘭花仙子格格笑道：「紫薇說得對，這三個禍根，應連根拔除才行，梨花，妳對付九陰教，我與紫薇照顧玄冥教同魔教。」

華雲龍大吃一驚，叫道：「三位姑姑，不可。」

紫薇仙子嗔道：「你少管閒事，替你殺敵還不好。」

此際，一名玄冥教徒翻身上崖，梨花仙子格格一聲嬌笑，道：「第一個送死的來了。」屈指輕彈，發出「迷魂散」。

那玄冥教徒驚叫一聲，昏迷鬆手，電光石火之間，華雲龍掠身而過，挾住那玄冥教徒，幸未墜谷。

谷世表聽得聲音，仰面厲聲道：「姓華的，你說話是放屁麼？」

華雲龍峻聲道：「谷世表，華某保你們安全離去，你放心好了。」

谷世表厲聲說道：「剛才是什麼聲音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你屬下一時失足，華某救他，難道不對？」

谷世表雖覺可疑，但格於形勢，無可如何，心念電轉，冷笑道：「希望你沒忘記，你們也有人在下面。」

華雲龍冷聲道：「華某也希望你們上來安份點。」

忽聽梨花仙子嗔聲道：「你幹嘛？要跟咱們搗蛋。」

華雲龍放下那名昏死的玄冥教徒，苦笑道：「姪兒豈敢放肆，但姪兒已與谷世表等保證，不傷他們的人，安可失信？」

紫薇仙子道：「你保證你的，咱們幹咱們的，兩不相干。」

倩女教下少女，聞言噗嗤笑出聲來，餘人也不由莞爾。

華雲龍啼笑皆非，暗道：「這三位姑姑，眞是蠻不講理。」

心中在想，口中說道：「咱們也有人留在谷中，三位姑姑莫非想讓他們與敵方同歸於盡？」

蘭花仙子道：「胡說八道！混帳！」

華雲龍道：「三位姑姑的毒技，天下獨步，當者披靡。」

蘭花仙子惱道：「廢話！你要講什麼直講好了！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三位姑姑請想，敵方上來，既無倖免可能，自然不敢上來送死了。」

紫薇仙子道：「那不甚好，困死他們。」

華雲龍含笑道：「可是谷世表、申屠主、梅素若他們，那甘白死，必然阻止咱們的人，不允救援，這一來，不是玉石俱焚？」

苗嶺三仙啞口無言，沉吟半晌，紫薇仙子忽道：「龍兒，你輕功還算可以，不如咱們毒倒一人，你就拖至崖上，下面的人察覺不出，那不得了？」

華雲龍啞然失笑，搖頭道：「不妥，谷世表等，不是傻子，絕難瞞過。」

梨花仙子黛眉微聚，道：「依你說，如何是好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面容一整，道：「姪兒以爲，不妨放彼等安然登上，他們若怙惡不悛，想來也逃不出咱們手中，三位姑姑看是如何？」

說話中，陸續有人翻上峭壁，蘭花仙子見下手業已不易，悻悻說道：「好！聽你的，若這批壞蛋逃出去害人，看你怎生交待？」

轉面叫道：「梨花、紫薇，咱們走啦！落得袖手旁觀。」

華雲龍朝三人一揖至地，陪笑道：「三位姑姑請休憩片刻，小姪稍時再來陪罪。」

苗嶺三仙理也不理，氣鼓鼓的走向場外。

這幾方的，以星宿派人最少，須臾，俱已聚上崖頭，申屠主最後翻上，目光一掃，突然悶聲不哼，呼的一掌，擊向華雲龍背後，崖上衆人，齊聲驚叫。

華雲龍始終立於崖邊，察看情形，聞聲頭也不回，反手一掌。

他這一掌，看來勁力毫無，可是申屠主那排山倒海般的掌力，似是遭了一種怪異力道，一吸一引，倏地轉向令狐兄弟房隆奔去，三人暴喝一聲，六掌齊揮，硬生生接下這掌勁。

華雲龍衣袂翻飛，若無其事，緩緩轉過身子。

申屠主目光炯炯，盯住華雲龍，半晌始道：「小子，你這手法叫什麼？」

華雲龍含笑道：「這一招，閣下早在金陵見過，是武聖雲老前輩遺傳『四象化形掌』，第八招『萬物歸坤』。」

申屠主怔了一怔，道：「元清並未施出此式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曾經在下衍變過了。」

申屠主目光一垂，沉吟有頃，突然仰天長長一聲歎息，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」

突然之間，他似老了十年，意興蕭索，心灰意懶，轉身朝星宿派衆人，將手一擺，道：「咱們走。」

房隆與令狐兄弟，心有未甘，但彼等雖是凶暴，却非笨人，情知目下挑釁，討不了好去，恨恨盯了華雲龍一眼，隨着申屠主離去。

忽聽華雲龍縱聲叫道：「申屠主且慢。」

房隆霍地回身，怒聲道：「姓華的，你當老爺怕你不成？」

華雲龍洒然一笑，道：「我找的不是你，何必急躁。」

申屠主緩緩轉身，冷冷說道：「你找老夫何事？」

華雲龍淡淡說道：「申屠主，星宿派入中原的，不下千人，與會的僅一兩百人，東郭壽帶那些人去那裡了，我不信你不清楚？」

申屠主雙目一睜，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怔，道：「你眞是不知，算華雲龍失言，問你師弟吧！」

房隆心頭大震，暗暗忖道：這小雜種手眼通天，看來連這事也被他探知，形勢大大不妙。

只見申屠主目光一轉，望了過來，厲聲道：「房隆，你師父幹什麼去了？」

房隆那敢說出，頓了一頓，道：「大師伯，等一下再向您稟報，咱們先走。」

華雲龍冷然一哂，道：「你不說，華某來說，汝等早將中原武林虛實探清，各派有些什麼人，自是一清二楚，趁天下英雄，齊赴開壇大典，東郭壽乘虛偷襲各家派所在地，一來令各人欲歸無所，一來挾持各人家眷門人，做爲人質，以備脅迫，姓房的，我說錯沒有？」

此言一出，全場大嘩，蘭花仙子高聲道：「好啊！東郭壽存了這等歹毒心腸，諸位朋友，咱們先把在場的魔崽子了結，然後進青海，將星宿派的巢穴夷爲平地，將那批魔子魔孫，殺得乾乾淨淨。」

霎時，人人疾呼響應，喝罵如雷，擁了上去，將星宿派的，團團圍住，一陣金鐵交鳴之聲，已有人動上了手。

忽聽梅素若冷笑道：「原來星宿派有此鴻猷，竟想一舉掃平中原，本座倒是失敬了。」

這時，九陰教亦已盡登峭壁，立於一旁，大有做壁上觀之意。

申屠主又驚又怒，目光一掃令狐兄弟與房隆，怒道：「爲什麼不和我商量？」

令狐祺囁嚅道：「大師兄素喜清修……所以……」

申屠主恨道：「本派基業，盡要斷送你們手中了。」

氣結難語，但知目下星宿派已成衆矢之的，一個不好，就得全軍覆沒，連青海的祖師傳下基業，也可能被摧毀淨盡，不暇痛責房隆及令狐兄弟，轉面沉聲道：「華煬，本派認栽了，你劃下道兒來，姓申屠的總讓你們滿意就是。」

華雲龍淡淡一笑，朗聲道：「諸位朋友暫請住手，聽在下一言。」

這一次大典，任玄火攻群雄，若非華雲龍，只怕無一人能活命，他一開口，衆人立刻住手，只有三四個年青人，尚猛攻不休。

一個老者一把抓住其中一人手腕，道：「華公子必能爲我等討回公道，不准動手。」

剩下三人，見狀之下，也只有悻然退下。

華雲龍見已無人爭鬥，朗聲說道：「諸位大可放心，東郭壽遣去偷襲的人，已有高人攔阻，絕難得逞。」

忽聽一人高聲道：「敢問華公子，可是令尊大人下山了？」

華雲龍目光一轉，見是鄉親趙震東，當下拱手笑道：「原來是趙老英雄也來了，這些年武功想必大進了。」

趙震東受寵若驚，忙不迭回禮，道：「華公子還記得老朽，當年雖蒙華老前輩青睞，獲得秘方，惜年邁體劣，一無長進，倒是小犬等……」

華雲龍截口笑道：「事完當拜見桑梓父老。身爲人子，當爲父解憂，在下不才，奉命辦事，何敢驚動他老人家。」

趙震東連連應「是」，只聽另一人做聲道：「華公子必有萬全準備，可否將攔阻東郭壽的高人說出？」

華雲龍笑道：「那是武聖後人蔡大俠，及一批曾遭星宿派虺毒控制的武林前輩，其中有『玉狻猊』詹見隆，辰州衞家掌門，『潛山一叟』等，皆爲第一流高手，江湖同道大有不少匡助，諸位可以寬心了吧！」

房隆獰聲道：「哼！『毒龍丸』迷心，『神虺噬心』制身，九毒仙姬也得束手，憑你這小子解得這兩股奇毒。」

蘭花仙子遙遙冷笑道：「姓房的，你以蠡測海，浮香谷出來的人，其能爲豈你可知，魔教那點毒技，不值一笑。」

令狐祐嘿嘿冷笑道：「就算你救走那批已是屍居遺氣的老鬼，想擋本派掌門大師所率高

手，也不過是螳臂擋車而已。」

華雲龍哂然道：「不是華某小覷貴掌門人，蔡大俠當年或格於祖訓，不加抵抗，即受貴派囚禁，眞動上手，只有你大師兄，或可一爭長短，有他領着如此多一流高手，東郭壽必敗無疑。」

房隆怒哼一聲，道：「放屁！」

蔡元浩的名字，在此之前，衆人一無所知，東郭壽的厲害，則是人人盡曉，但武聖聲名，垂及今日，再由蔡夫人母女武功推測，那「潛山一叟」，「玉狻猊」詹見隆等，也是久負盛名的高手，再說這等大事，華雲龍也無信口開河的道理，衆人聽他一再保證，都鬆了一口氣。

星宿派諸人，口說不信，其實色厲內荏，強作鎭定，彼等原寄望開壇大典雖敗，而東郭壽若能成事，則依然可問鼎中原，與華家一較勝負，如此一來，無不心頭惴惴，暗有絕望之感。

此際，俠義道開始輪到小一輩的上來。

蔡薇薇隱約聽見談到父親，芳心狂跳，加速猱昇，距崖頂尙有六七丈遠，忍耐不住，一拉繩，嬌軀嗖地縱上，人在空中，已自叫道：「二哥，你見過我爹了？」

身似彩燕，翩然落在華雲龍身旁，人人都覺眼前突然一亮，不由暗將她與梅素若一比，但覺一是明媚，一是冷艷，各有千秋，難分高下。

她渾然不顧其他，秋水一般澄澈的明眸，上下打量着華雲龍，玉面充滿了關切之色。

華雲龍目光一轉，含笑道：「薇妹儘管放心，伯父安然無恙，過幾天卽可與你們相晤了。」

兩人相視一笑，這多日來思念之情，千言萬語說不盡的，就在目光交投中，盡傾無遺。

忽聽梅素若冷哼一聲，美眸一轉，望向他處。

蔡昌義、公孫平等陸續上來，頓時擁至華雲龍身邊，無暇敍話，頷首而已，公孫平一邊招呼華雲龍，一面却忍不住要尋宮月蘭，恰好與宮月蘭目光碰個正着。

公孫平一陣興奮，脫口道：「宮姑娘……」

宮月蘭却是冷哼一聲，轉開玉面。

公孫平臉上一紅，訕訕轉身走向華雲龍。

華雲龍覩狀，心中一動，暗道：公孫兄與宮二妹乃是一對，宮二妹表面不加搭理，實則芳心許可，徐州一場搏戰，促成一段姻緣，也算佳話，我得找機會玉成，不然豈不可惜？

他暗中轉念，一顧申屠主，道：「閣下尙請稍待。」

轉身朝彭拜施禮道：「姨父於此……」

彭拜笑道：「我沒有主張，你看着辦吧！」

華雲龍道：「甥兒想待諸位尊長到齊，請示後行。」

彭拜暗暗轉念道：「這孩子少年得志，我本慮他不免有驕矜之意，他反能盡斂急躁，天

虹有子如此，也不枉英雄一世。」

心中在想，口中說道：「此事由你全權處理，諸位尊長，想皆不會有異議，不過讓所有的人上來再說，也未嘗不可。」

華雲龍肅然應「是」，面龐一轉，朝申屠主道：「閣下以爲如何？」

申屠主漠然道：「悉聽尊便。」

星宿派衆人均知，他們私下所行，暗襲各家派根本重地，並未知之。九陰教與玄冥教，在這等形勢下，谷世表與梅素若，自必袖手不問，任彼等遭俠義道消滅，只是仍存僥倖之想法，希望形勢有變。

須臾，俠義道玄冥教，全部上了崖頭。

這一次玄冥教開壇大典，始於端午，由午後夜，又由晨至暮，此刻月輝洒地，冰盤高懸，明亮如晝，已是五月七日子時。

衆人屢經生死，先是火攻，後是水浸，人人都是衣衫濕透，沾上黑灰，狼狽不堪，有些衣衫破裂，受傷掛彩，那更不用說了。

出了谷來，眼見清景如畫，微風送爽，都不禁油然而興，兩世爲人之感，那殺心竟是大大消滅。

月光下，峯頂黑壓壓一片。

只見白道的將星宿派魔教的人，重重圍住，靠東擠滿玄冥教屬下，谷世表與曹天化、吳

東川等，低聲計議，九陰教弟子，聚於西面。

這次大典，變起非常，任玄先炸山封路，後發雷火箭，火困群雄，黑白兩道，死在搏鬥的，倒是少數，死在亂石火攻之下，佔了大半，玄冥教白衣以下弟子，以及那數千聞風而來，湊熱鬧的武林人物，武功較弱，尤其傷亡慘重，人人將任玄恨入骨髓。

點蒼派的姜伯欽，與玄冥教陰山二怪，同歸於盡，廖逸忠抱着師弟屍體，心懷愴然，姚宗恩戰那董鵬亮，一扇換一掌，也受了不輕內傷，門人死傷及半。

李無量那個師弟，與蔡夫人之戰，最後關頭，許重規中了一掌，不死也得休養三四個月，由武明山抱住。

神旗幫舊屬，武功高絕，經驗豐富，血戰驚變之下，死去不及十人，傷的也不過二十餘人。

金陵五公子中，高頌平、李博生，身受重傷，由蔡昌義，余昭南抱上，他們殺敵十餘，不死算是大幸。

蔡夫人與元清大師一上來，蔡薇薇即迫不及待，將父親消息告之。

元清大師修爲雖高，也不由胸懷激動。

蔡夫人熱淚盈眶，淒聲道：「外公，嫻兒想馬上帶義、薇二兒去與元浩相會。」

元清大師含笑道：「遲早終能相見，嫻兒何必着急？」

蔡夫人飲泣道：「可是嫻兒忍抑不住，心急似箭。」

元清大師截口道：「嫻兒，祖訓先公後私，妳等事畢再去不晚。」

蔡夫人只得捺下焦急如焚的心，心不在焉的觀看。

只見華雲龍與諸位尊長略交數語，即朝申屠主道：「蔡大俠胸襟寬厚，以橫遭貴派困上十餘年這等仇恨，依然淡視，攔截東郭掌門人，想亦不致過爲已甚，但那批中原武林敗類，必是難逃一死。」

谷世表與梅素若，領着屬下，一旁觀看，既無立刻離去之意，也不似欲和俠義道在此一戰，大有坐山觀虎鬥之態。

紫薇仙子聽華雲龍所言，暗暗忖道：不對，聽他話中意思，又要放過這批魔崽子了。心念一轉，怒聲道：「龍兒，咱們剛才怎麼說來？」

華雲龍怔了一怔，道：「怎地說？」

紫薇仙子道：「要把禍根拔掉，勿貽後患。」

華雲龍劍眉轉蹙，隨即笑道：「三姑姑，何必如此，趕人不上百步。」

紫薇仙子怒道：「呸！你饒人，人家何曾饒你，做這種大傻瓜，我不幹。」

梨花仙子接口道：「你不動手，咱們來。」

當先走向星宿派的人，衆人紛紛讓出一條路來，也不見她有任何動作，魔教弟子忽有二人，悶哼一聲，跌身於地。

申屠主等，面色一變，他們委曲求全，因是迫於形勢，却不是毫無抵抗力量，苗嶺三仙

咄咄逼人，自是令彼等忍無可忍，意欲一拚。

華雲龍暗暗想道：「魔教之徒，雖多作惡的人，無辜之輩，豈在少數，一體誅戮，那是有欠公允，況我答應天乙子盡力渡化惡人。」

蔡薇薇冰雪聰明，看出華雲龍心頭作難，秋波一轉，幌身攔在梨花仙子面前，嬌聲道：「仙子前輩，咱們山中相逢，曾打了一個賭，您還記得麼？」

梨花仙子微微一楞，笑道：「自然記得。」

蔡薇薇道：「誰贏了？」

梨花仙子望了華雲龍一眼，笑聲道：「你們兩心如一，咱們三人自準輸不贏。」

蔡薇薇嬌靨一紅，道：「說好的，我贏了，你們要傳我苗嶺絕藝，算不算啊？」

蘭花仙子道：「咱們現在要收拾魔教的賊崽子，待會兒吧！妳當苗嶺毒技，這等好學？放心啦！咱們賴不掉的。」

蔡薇薇不依道：「不！現在就要兌現。」

硬拖硬扯，硬將苗嶺三仙拖至場外。

紫薇仙子叫道：「小鬼頭，這用不着三人呀！」

蔡薇薇嬌笑道：「我不管，反正說好，贏了一切由我。」

華雲龍差點笑出，暗道：對付這三位姑姑，也只有不講理的人才行，暗吁一口氣，道：「申屠主，你有何話說？是否猶寄望東郭壽能扭轉形勢？」

申屠主一望令狐兄弟及房隆，道：「這事由掌門人作主，抑是由我？」

令狐兄弟齊聲道：「當然由大師兄。」

房隆頓了一頓，無可奈何，道：「師父不在，自是大師伯作主。」

申屠主冷冷盯住房隆，道：「而今我所承諾，你師父事後也必認可？」

房隆道：「這個師姪不敢保證。」

申屠主峻聲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那不都是廢話了？」

房隆目光一垂，不再回答。

申屠主冷冷一哼！轉面說道：「本派退出江湖，此後武林有華家存在一日，則星宿派不入中原一日，華煬，你滿意否？」

星宿派弟子，人人震驚，令狐兄弟口齒一張，倏又閉上，房隆亢聲道：「大師伯，這太重了。」

同時，衆人相鼓噪，趙震東大呼道：「這樣太便宜了，華公子不能答應。」

那范通也厲聲道：「申屠主說了，東郭壽承認與否，尚不可知，華公子要他提出保證。」

又有人高聲道：「魔教的人素無信義，乾脆一刀殺死算了。」

星宿派衆弟子見已招群怒，心頭無不惴惴，房隆雖是凶暴，在這等情勢下，也不敢妄自開口。

申屠主強作鎮定，道：「姓華的，你們俠義道莫非也要做趕盡殺絕的事？」

華雲龍淡淡說道：「華家做事，只問情理，不受虛名束縛。」

申屠主心頭一沉，道：「那麼……」

華雲龍截口道：「請申屠前輩實講，你的諾言，東郭壽是否遵守？」

申屠主沉吟一瞬，歎道：「老夫雖是師兄，他却是掌門人，恕我不能決定。」

華雲龍也知他處境，十分爲難，既不能坐視星宿派滅亡，而東郭壽所行所爲，又不能完全阻止，他心念數轉，目光一抬，肅然道：「令師弟處，也難有什麼作爲，華煬仰體尊親意旨，看在閣下面上，就此答應，只是那些受貴派困害的高手，貴派應有個交待。」

此言一出，黑白兩道無不大感意外。

申屠主怔了一怔，頷首道：「華公子既然允許，本派於此自當交待明白。」

華雲龍正容道：「貴派如肯放棄仇恨，同爲天下造福，則萬里中原，又何……」

申屠主將手一搖，道：「多謝好意，只是本派邊荒下愚，多半難以接受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人各有志，在下豈能相強。」

微微一頓，沉聲道：「貴派若是不服，雲中山華家的大門始終開着，儘可登門印證，來者無論勝負，華家保他絲毫無損，但若貴派又欲掀起血殺，則華家爲了對得起武林蒼生，只有親上星宿海討教了。」

申屠主漠然道：「這個申屠主自會告誡門下弟子。」

華雲龍環視全場，緩緩說道：「華煬擅自與星宿派交涉，各位前輩英雄，多多包涵，不知各位有否不滿？」

眾人雖覺這般，太便宜星宿海魔教了，只是華家是俠義的表率，武林正氣象徵，華雲龍奉父命下山，就代表華家，他說的話，一言九鼎，縱是尊長，也不好批駁，他人更不好意思反對，況斬草除根的做法，大背俠義道精神，眾人想不出更佳方法，苗嶺三仙又被蔡薇薇拖走，因之寂然片刻，鴉雀無聲。

華雲龍看出眾人心意，喟然一歎，道：「諸位前輩英雄，對剛逝的通天教主天乙前輩，昔年行逕，想必清楚得很，誰能料到，天乙前輩竟爲義捐軀，挽救大家性命，天乙前輩臨死前，尚念念不忘，天下有爲惡的人，未給教誨，即受誅戮，實爲不當，因此教誨在下渡惡向善之旨，唉！諸位若是不諒，在下也無可奈何了。」

眾人聞言，聳然動容，連三教弟子，也有不少人，暗暗感動，那公孫平之父公孫永初，震聲道：「華公子那裡的話，咱們只有敬佩，絕無不滿。」

他一開口，人人都叫是，頓時響成一片。

華雲龍四方一揖，肅容道：「多謝各位抬愛，諸位既願放過星宿派，請就此讓他們回去如何？」

圍困的人，聞言立刻讓出一條路來，星宿派眾弟子，如蒙大赦，唯恐群雄復又變卦，急急逃走，臨走之前，房隆狠狠盯了華雲龍一眼。申屠主抬頭說道：「華煬，老夫此生第一憾事，是與你華家爲敵。」

語聲微微一頓，接道：「第一幸事，也是與你們華家爲敵。」

眾人都是一怔，覺得他話說得前後矛盾，莫不是慘敗之下，心神錯亂？

華雲龍抱一抱拳，含笑道：「在下也有同感，尊駕好走，不送了。」

申屠主目光四掃，長長歎息一聲，雙袖一拂，疾趕上那批房隆等人。

在魔教離去同時，谷世表與梅素若，領着屬下，悄然離去，瞬眼消失黑暗中，行動神速。

因華雲龍已保他們安然離去，眾人見了，不加阻擋，而且兩教實力，未可輕侮，玄冥教更有曹天化在。

這一場盛會，已近尾聲，大夥意興闌珊，都有賦歸之意。

突然間，對崖響起谷世表的聲音，喝道：「華家小兒！」

華雲龍劍眉一軒，高聲道：「叫你家二爺幹嘛？」

谷世表立於對面峭壁之上，道：「姓華的，雖說是你拋繩拯人，引火炸岸，但你也是爲救自己親友，且若非本神君告訴你炸藥引線，你也未必能引水滅火得成，本神君該不欠你什麼吧？」

華五放聲罵道：「谷世表，你好不要臉！」

只聽華雲龍道：「你確不欠華某什麼，你欠另一人一條命。」

谷世表笑聲道：「本神君這一生欠人的命多了，不在乎加上一條，你說是誰？」

華雲龍沉聲道：「天乙子。」

谷世表笑聲倏地歇下，默然片刻，始道：「本神君與你們華家仇深似海，暗下埋伏，理所當然，你死了怪你不夠機警，天乙子替死，怨不得人，記在本神君身上也可。」

高泰冷笑一聲，道：「似是而非，強辭奪理。」

谷世表置之罔聞，震聲道：「華家小兒，你若以爲本教總壇既毀，本神君卽已一蹶不振，那是錯了。」

華雲龍接口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還要造禍江湖，胡作非爲？」

谷世表陰森森笑道：「嘿嘿！這是你們華家一幫人說法，本神君貫澈始終，誓死不悔。」

語音微頓，接道：「實告訴你，本教分壇，遍佈天下，早已建起，只要本神君一聲令下，卽由暗轉明，紛紛造事，滅不了汝等假冒仁義的人，也必使江湖大亂，你老子威信大減。」

華雲龍心神一凜，忖道：谷世表十餘年參澹經營，自不止放牛坪總壇，這事倒也有些棘手。

心中在想，口中說道：「華某廣邀同道，一鼓挑去你各地分壇，看你們如何興風作浪？」

谷世表敞聲笑道：「你盡管挑，玄冥教分壇多得很，隱藏時諒你等也難察出，一旦明幹，管教你措手不及。」

華雲龍峻聲道：「谷世表，你說這些話，究有何意？」

谷世表冷冷一笑，道：「並無用意，招呼一聲而已，任玄叛徒，事敗而逃，西南兩方，迢迢萬里，人煙稠密，行迹難隱。再者，山西有你家，青海有魔教，南荒有浮香谷、九陰教，他觸動公憤，豈敢自尋死路，本神君料他只有兩條路好走。」

華雲龍雙眉聳動，道：「那兩條路？」

谷世表道：「燕雲爲風雲會故地，任玄必有黨羽盤踞，行踪易密，由此可出關外，這是一條，另外沂山至海，近者不過二百餘里，遁入大海，極有可能。」

華雲龍揚聲道：「若任玄揚帆出海，一去不返，你也跟着去？」

谷世表冷冷一笑，道：「本神君估他不會，必是由海道而至遼東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閣下既自信十拿九穩，何不立刻追擊？」

忽見梅素若那窈窕身影，出現對崖，聽她那清脆而冰冷的口音，道：「本教這就與谷神君追去，華雲龍，本教護法捉到那薛靈瓊主僕，你如要這兩人性命，請隨後趕來，本教主在登州，替你留下船隻。」

華雲龍勃然大怒，喝道：「梅素若，妳眞要胡作非爲到底？」

梅素若冷聲道：「是又如何？」

華雲龍怒氣橫生，轉念一想，隨又心平氣和，將頭一點，道：「好，華某卽至。」

梅素若默默有頃，道：「恭候大駕。」

身形一轉，倏與谷世表消失崖上。

忽聽曹天化聲音說道：「元清，老夫亟思與你再度較量，不妨同來，華家小輩，你夠資格同老夫交手了，最好連你老子一道來。」

聲音愈去愈遠，以他功力，這幾句話工夫，怕不已去數里。

元清大師也以千里傳音道：「敬如所命。」

華雲龍轉過身來，朝衆人抱拳道：「諸位，魔教雖不可不防其食言，已可無慮，谷世表言辭閃爍，不過攘外者，必先安內，他去追殺任玄，想非虛語，在下必須立刻趕去，諸位如無要事，不妨歸去，谷世表所言或是虛聲恫嚇，但也請諸位與蔡大俠等，互相呼應，察看各地玄冥教分壇。」

語罷，團團一揖。

場中却無一人肯走，那趙震東高聲道：「降魔衞道，人人有責，谷世表及梅素若，既無悔改之意，咱們自當追出圍殲。」

查幽昌叫道：「不錯，樹倒猢猻散，殺了谷世表，那些分壇，也自然冰消瓦解。」

一時間，場中七嘴八舌，皆主追殲兩教，以攻代守，擒賊擒王，射人射馬，免得落入被動。

華雲龍却不過衆人之意，當下慽然道：「本來在下以爲，谷世表與梅素若大半是衝着寒家來的，當由寒家自行解決，不敢勞動諸位。」

他話未說完，衆人已吵嚷起來，俱指華雲龍見外，華家的事，卽是整個武林的事，焉能分開，高泰、彭拜、白素儀，亦不以爲然，長恨道姑與方紫玉，却與賈嫣、郝老爹等倩女教人，走到旁邊，悄然低語，不管這裡的事。

華雲龍連聲告罪，好不容易，始行靜下，當下正色道：「諸位慨然鼎助，華某感激萬分，在下擬分爲二路，一路由燕雲，一路渡海，最終交會於……」

倏然頓住，轉目一瞥元清大師。

元清大師沉吟道：「老衲曾出關一趟，那裡最大的算是定遼中衞。」

華雲龍面龐一轉，朗聲道：「就在定遼中衞會師，海道一路，舟楫覓之不易，且風險較大，走這一路的，最好是有潛泅十里，或登萍渡水之能的。」

場中千餘人，聞言面面相覷，他們來自江南濱海的甚少，水性稱得高強二字的人，尤屬稀罕，能登萍渡水，那是一等一高手，二百人手，也難找出一人。

忽聽高泰道：「龍兒，你敢確定谷世表不是聲東擊西？」

他平日沉默寡言，可是足智多謀，言必有中，既作此言，華雲龍頓時將前後情形，重新思量一遍，抬頭道：「小姪想谷世表多半是要在海上與咱們一戰，若他聲東擊西，中原有奶奶及父親在，父親表面不動聲色，其實以他老人家謹愼智謀，必是早有安排，諒谷世表難有

作爲，咱們頂多白跑一趟。」

高泰點一點頭，道：「你要大夥聚會遼東，那是相信谷世表的話，任玄遁於此。」

華雲龍沉吟道：「這個小姪仔細考慮過，覺得谷世表所說可信。」

高泰濃眉一軒，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

華雲龍朗聲道：「第一，任玄想要隱遁，只有兩條路好走，而無論走那一條路，最後必經過遼東。」

場中，一個名叫楊基和的，忍不住道：「華公子見識遠大，自然非在下所可望企，不過由燕趙北上，可至遼東，亦可至大漠。」

華雲龍目光一轉，擺手道：「楊兄所見自是，可是任玄由海道走，倉猝之中，舟楫難得，屬下自不能盡由海道，則必聚於遼東，再定行止，況異域大漠，皆非存身善地，自只有遁入白山黑水之間了。」

楊基和抱拳道：「承教了。」

高泰却道：「自作聰明，你怎知任玄必由海道，風雲會都是北地稱雄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小姪是以爲，谷世表熟知任玄習性，他所料多半不謬，而谷世表既欲誘我等至海上求勝，又決放不過任玄，任玄走海道，或是有水面高手的手下。」

高泰嘿然道：「憑空揣測，差誤必大。」

忽聽一個宏亮的嗓音道：「華公子，那七個與公子在突崖搏戰的老者，其中有號稱『北

海三雄』的在內，這三人橫行齊、冀、遼海面，達數十年。」

華雲龍轉目一望，見是黃河下游第一條好漢，人稱「黃河蛟」的林瑞祥，昔年華天虹奉母還山，在黃河會與九陰教一搏，林瑞祥曾出過力，以後華天虹也指點過他武功，與華家算有一段交情。

華雲龍雙拳一拱，道：「多謝林老前輩賜告。」

林瑞祥連忙還禮，道：「那裡那裡。」

高泰笑道：「算你有理，可是依你所說，我方高手，全聚於由海一路，你敢保定，敵方無高手走陸路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怔，道：「小姪斷定彼等精銳必走海道，却不敢保定無高手行走陸路。」

高泰面色一沉，道：「可見你年輕識淺，思慮未周，依然難當重任，同道信你調遣，因此出了差錯，你能安心？」

往日，高泰亦喜如此，事事窮詰華雲龍見解，不過從未如此責斥，尤其當着天下英雄，無疑他是意在儆戒。

華雲龍心中明白，唯唯受教。

在場的人，除了暗佩華家家教，無人說話。

蔡夫人自始至終，對華雲龍一舉一動，無不注意，暗暗忖道：秦姊姊與白姊姊，都說他刁鑽古怪，我看並不盡然。

她聽說外祖讚揚華雲龍，與華家交厚，再見華雲龍與自己女兒情誼深厚，私心之內，已將華雲龍視爲未來的東床愛婿了。

忽見姚宗思朝華雲龍一抱拳，道：「追敵事急，華公子，姚某告辭，遼東再見。」與廖逸忠，領着點蒼弟子而去，華雲龍連忙抱拳相送。

在場的都是江湖豪客，行事決不拖泥帶水，自度能爲不夠，及厭惡舟船的，群皆動身。

忽聽白素儀叫道：「諸位同道，如有傷患，讓白素儀略效微勞。」

白素儀雖然有話，可是江湖人物，講究的就是打落門牙和血吞，受了傷的，除非異常嚴重，誰也不願留下，輕的哈哈一笑離去，這樣也有六七十人。

白素儀立刻動手療治，彭拜、苗嶺三仙幫忙，依然忙得不可開交。

高泰一顧華五，道：「五弟，咱們也走陸路。」

華五心既不願，不敢違拗，口中哼了一聲，脚下却未移動。

阿不都勒含笑道：「我是見水心驚，五弟由他，咱們結伴好了。」

兩人也不招呼，就此離去。

華雲龍忽見長恨道姑與方紫玉，率倩女教下，夾在人中悄然離去，賈嫣追隨在後，暗中回頭朝他一打眼色。

他心中大急，幌身已至長恨道姑面前，陪笑道：「顧姨，龍兒正亟待您匡助，您走不得。」

長恨道姑冷冷說道：「貧道等武功低微，留此無益。」

華雲龍暗暗想道：「我非得想個法子，將你拖住，直等爹媽來至。」

心念電轉，口中急道：「顧姨，請問你各位姊姊水性如何？」

賈嫣突地插口道：「咱們不是自誇，水裡功夫，都是一等一的，師父，師伯，那更不用說了。」

長恨道姑怫然道：「嫣兒不許多說。」

賈嫣微微一笑，閉口不語，她師妹一個名叫雲兒的，湊到她耳邊，悄悄說道：「師姊，你還幫他？師父不是說華家的人最可恨？」

賈嫣淡淡一笑，低聲道：「我是爲師伯幫忙，不是幫他。」

雲兒輕笑一聲，道：「我不信。」

賈嫣芳心暗罵：小鬼頭，知妳愈纏愈糟，乾脆不說話。

只聽長恨道姑冷聲道：「實對你說，貧道決不允她們再介入江湖漩渦中了。」

語音一頓，忽又放緩聲音道：「龍兒，你若眞以爲我是你顧姨，就該多加體諒你顧姨苦衷才是。」

華雲龍故作黯然，道：「龍兒豈敢，但……」

長恨道姑脫口道：「但什麼？」

華雲龍雙眉一蹙，歎息道：「龍兒早知事情未完，不料這般棘手。」

蘭花仙子正治好一人，聞言恨聲道：「都怪你不趁機下手，不然何來這多麻煩？」

白素儀替一斷臂者止血敷藥，口中說道：「蘭姊姊，龍兒做得對，總該給人留個餘地。」

蘭花仙子哂然道：「不虧別人叫妳慈心仙子，和敵人客氣，就等於對自己過不去，縱虎歸山，遺患無窮。」

慈雲大師插口道：「我佛慈悲，縱是十惡不赦的人，也該讓他有個改過機緣，大姑娘。」

蘭花仙子嗔道：「你佛慈悲，我不慈悲。」

慈雲大師莞爾一笑，衆人也不由忍俊不住。

白素儀將話頭接過，華雲龍樂得不開口，暗籌對策，看看長恨道姑。

但見長恨道姑略一沉吟，道：「情形並不太壞，有些麻煩，不見得棘手啊！」

華雲龍苦笑一聲，道：「顧姨那裏知道，唉！顧姨既已決定再不出手，不說也罷。」

長恨道姑果然上當，冷笑道：「你不要吞吞吐吐，說得出理由，貧道一準依你。」

華雲龍心中暗喜，急道：「顧姨您明白，到了水上，那就是九陰教的天下了，誰也不是彼等敵手。」

長恨道姑道：「倩女教也不行啊！」

華雲龍笑道：「顧姨別瞞我，您與方姨是有心人，這些年來苦修苦練，訓練弟子，早有

打算。」

方紫玉搖頭笑道：「你這孩子的精靈，什麼事都瞞你不過。」

華雲龍聽出方紫玉有心相助，連忙施禮道：「方姨過獎了。」

頓了一頓，只見長恨道姑漠然不語，只有接道：「谷世表露出形迹，誘人追踪，梅素若擄走薛靈瓊主僕，逼我趕去。」

忽聽華五笑道：「龍兒，梅素若拟走那丫頭怎生拿穩你必然搭救，那丫頭不是與任玄大有關連？」

華雲龍假作未聞，繼續說道：「彼等用意，不外半途截殺小姪。」

長恨道姑不待他說完，笑道：「我看那丫頭不忍心如此。」

華雲龍臉上一紅，岔口道：「您想，他們追殺任玄的事，那是愈隱愈好，我追去，諸位長輩朋友，自不能坐視，必隨同相助，谷世表與梅素若之意，必是陸上不敵，想轉移陣地，海上取勝，據我猜測，梅素若不但欲收拾咱們與任玄，連谷世表也計算在內，不是龍兒狂妄，這三方人一網打盡，武林也去了近半，若能生擒咱們，她更可和父親談條件，那更不堪設想，龍兒因有您在，所以不放心上，您假如不聞不問，那龍兒就不知如何是好了。」

他原不過信口開河，愈說却愈有道理，衆人也不由聳然動容。

方紫玉噗嗤一笑，轉面說道：「姑……道長，看他說得可憐，幫他一個忙如何？」

長恨道姑如何不知華雲龍意思，但見方紫玉以下，無不讚同，衆意難違，對華家諸人誠

意，也不能說一無所感，黛眉深蹙，久久始道：「好吧！」

華雲龍欣喜無限，兜頭一揖，道：「多謝顧姨。」

十三

慈雲大師、華五等，這些與華家關係密切的人，見華雲龍留下長恨道姑，心中一寬。忽聽蔡昌義亮聲道：「雲龍弟，我早鴨子一個，又無登萍渡水的輕功，偏想去領受一下乘風破浪的滋味，你說怎麼辦？」

華雲龍面龐一轉，笑道：「我也不知道。」

蔡昌義雙目一睜，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我是非去不可。」

蔡夫人輕叱道：「義兒不准胡鬧。」

華雲龍面容一整，拱手道：「伯母，恕小侄斗膽，你當携昌義兄、薇妹，趕去洛陽，與伯父一晤了。」

蔡夫人其實早想立刻去與丈夫相見，只是不好意思如此，聞言不禁望向元清大師。只見元清大師略一沉吟，道：「龍兒，你恐怕忘了一事。」

華雲龍怔了一怔，道：「還有什麼？公公。」

元清大師道：「余尚德夫婦的事。」

華雲龍「哦！」了一聲，也顧不得失禮，轉身向余昭南笑道：「昭南兄，你也當去洛陽，遼東的事，不能參加了。」

余昭南微微一怔，道：「爲什麼？降魔衞道，人人有責。」

華雲龍哈哈笑道：「伯父母現在洛陽，你身爲人子，父母剛脫樊籠，自應速去相晤。」

余昭南聞言，欣喜過度，他近年來都是爲父母安危憂心，驟聞此訊，一時竟激動的說不出話來。

單世民急聲道：「華公子，這是眞的？」話一出口，忽覺不妥，忙道：「老朽因爲……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截口道：「余伯父母早因魔教煉製『毒龍丸』，由玄冥教轉送魔教，若非余伯父佯允煉製，暗施手脚，晚輩還不能那麼容易救出被制高手，說不定玄冥教開壇大典也趕不上。」

余昭南忽然一聲不響，轉身狂奔而去。

華雲龍見他心神激動，怕他出了意外，幌肩至他身畔，一把握住余昭南腕脈，沉聲道：「昭南兄，請鎭定，伯父母安然無恙。」

余昭南本來沉靜練達，眼下雖因乍聞親訊，心情激動，一掙未脫，聽華雲龍一說，頓時冷靜下來，朝華雲龍歉然一笑，道：「雲龍弟，我沒事了。」

華雲龍鬆手道：「昭南兄能穩下心神，小弟放心了。」

余昭南苦笑一聲，道：「走。」突然轉身回去。

華雲龍怔了一怔，道：「昭南兄，這是爲何？」

余昭南頭也不回，靜靜道：「我水性足以潛泳十里，自然先去盡上一份力，才去拜見父母，不然他老人家，會責我只顧私情。」

忽然蔡夫人歎道：「彭賢姪深明大義，眞教我這做伯母的慚愧。」轉面一顧元清大師，道：

「嫻兒決心隨行，祖師遺聲，不能因嫻兒有沾，元浩那裡，遲一點也不打緊。」

元清大師頷首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

華雲龍見狀，知道再難相勸，一眼瞥見宮氏姊妹仍在，頓時面色一沉，道：「妳們還不回山，待在這裡幹麼？出了差錯，叫我怎麼去見祖父？」

宮月蕙道：「我們水性，也勉強可以對付了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這樣不行。」

宮月蘭一指公孫平，叫道：「他不見得比我高明多少，爲何可以？喂！公孫少俠，你水性如何？」

華雲龍轉向公孫平一打眼色，意思是要公孫平自誇水性高明，也好堵住宮氏姊妹的口，那知公孫平聽宮月蘭一說，心慌意亂，根本注意不到華雲龍眼色，面紅耳赤，吶吶道：「我也不行，但……」

宮月蘭不讓他說完，格格笑道：「華二哥聽見了麼？」

華雲龍暗道：這丫頭糾纏不休，何時可了？當下就待硬逼她們回去。

却聽元清大師含笑道：「也罷！想去的都去，龍兒也不必阻攔了。」

宮月蘭得意萬分，笑道：「你還有什麼話說？究竟是元清老前輩公道，華二哥厚此薄彼，太豈有此理了，哼！你別以爲武功高欺負人，幾時有空，咱們較量一下。」

華雲龍啼笑皆非，元清大師既說了話，他也不便再說什麼。心中暗暗憂慮，準備託元清大師指點公孫平等武功，另外也想託倩女教下，多多照顧較差的人。

忽聽白素儀道：「龍兒，你注意那谷憶曰，始終未曾出現？」

華雲龍沉吟道：「那些仇華也都沒有現身。這事不足爲奇，狡兎三窟，谷世表巢穴決不僅沂山一座九曲別宮，他奸雄胸襟，必慮敗亡之後，復仇無人，定是先遣他們去了另一處秘窟，以待玄冥教東山再起。」

慈雲大師歎道：「看來這谷世表心機，較以往那些魔頭，又要深上一層了。」

瞿天浩冷冷說道：「若天虹肯聽我言，早早宰了那下流胚子，那會讓他養成氣候，成了禍患。」

華雲龍陪笑道：「現在也還不晚。」

說話中，忽然有人遞來華雲龍墜入谷中的寶劍，及程淑美那柄碧玉鈎，華雲龍連忙稱謝。

這一日，渤海之上，風平浪靜，一眼望去，海天一色，蔚藍可喜，帆影數點，緩緩在那無邊無際的大海移動。

華雲龍與衆人祭奠天乙子後，首途北航，即在爲首一艘艟艟巨艦上，白嘯天及程淑美，却未隨來。

每條船的主桅上都有一面黑旗，迎風招展，亮出一條張牙舞爪的五爪金龍，這正是縱橫長江口以北，黃海、北海等處的一個海面上人物，「四海游龍」孟崇信的船艦。

這「四海游龍」孟崇信，論來是半個強盜，他對沿海漁民船隻，徵收規費，不過漁民有事，竭力幫助，兼爲保護漁民者，那規費由沿海漁民均攤，爲數不算太高，尚屬公道，另外黑道搶劫，他來個黑吃黑，一口吞進，貪官污吏，爲富不仁的人經過，他也打劫，不過恪守奪財不害命之規，律下甚嚴，並無傷天害理的事發生，因之俠義道中人，也就不加聞問。

這次華雲龍請他幫忙，華家聲威遠播，孟崇信在沿海炙手可熱，却還夠不上一流高手，驟然來了如此多頂尖高手，華家二爺親請，受寵若驚之下，他一拍胸脯，立刻允諾，不但撥出五條最佳戰船，且親自奉陪，華雲龍原僅要他借船及熟悉北海一帶的人，不必與谷世表、梅素若、任玄等，挑明了做對。

孟崇信表面慷慨義助，其實也暗存私心，任玄手下那「北海三雄」，在北海橫行，從不賣他的帳，他屬下遇見，總被打得落花流水，孟崇信自知武功遠遜，忍氣吞聲，而今有了報復機會，焉能放過？再說隨同華家的人闖過，自己聲望，必可陡增，與華家有一段香火姻緣，危急時可以求助，另結奧援，何樂不爲，這也無可厚非。

海上航行，全仗風勢，偏這幾天風勢甚微，船行緩慢，華雲龍暗暗焦急，後悔海道追趕，欲速不達，早知由陸上繞道，必能搶在敵人之前，先至遼東佈置。

孟崇信力加勸慰，說是任玄與兩教人馬，也比他們早不到那裏，決可無虞。

華雲龍情知急也無用，趁這幾天練武，慫恿公孫平、余昭南等，向元清大師、瞿天浩等請教武功，老輩都不吝指點，他們亦知這是難逢機緣，自下山之後，日日討教，個個苦練，不分日夜，短短時日，人人武功大進。

這時，孟崇信陪華雲龍等，停立船頭，向前眺望。

忽聽華五道：「龍兒，你可拿得準，谷世表眞是去追任玄？」

華雲龍道：「咱們入海之先，不是打聽過，有人目睹兩教與風雲會的人，先後買棹出海了。

」

華五搖頭道：「這些人，一個比一個狡猾，如此做不得數，他們不會故示入海，暗中轉航，悄悄靠岸？」

華雲龍沉吟道：「任玄別無去路，偷返中原，危險之極，端午開壇大會，若不是任玄抽後腿，谷世表大有一舉收拾赴會群雄，進而爭霸江湖，退而與咱們華家分庭抗禮，徐圖後舉的可能，這等深仇大恨，谷世表豈有不思將任玄食肉寢皮之理。」語音微頓，道：「而且，海上決戰，彼等必以爲居於優勢。」

華五瞪目道：「那窮追這幾天，何以不見絲毫踪影？」

彭拜笑道：「五弟忒心急了點。」

華雲龍忽然叫道：「前面有船。」

元清大師也道：「可能就是玄冥教與九陰教了。」

那孟崇信未聽槍上瞭望屬下稟報，半信半疑，道：「有這等事？」

取出一隻千里鏡，湊在右眼，望了半晌，果見水天之際，有幾個黑點，似是船艦緩緩移動，不禁暗驚，忖道：隔了老遠，他們憑肉眼竟能看見。

蔡薇薇童心猶存，見他將一根黑黝黝長管湊眼直看，忍不住嬌聲道：「那是什麼？借我玩玩好嘛？」

孟崇信那能拒絕，將千里鏡遞去，笑道：「這叫千里鏡，是番邦傳來的，有縮遠爲近之妙，姑娘喜愛，盡管拿去，在下尚存幾具。」

蔡薇薇笑道：「這倒希罕，我瞧瞧。」

對準了鏡孔，朝前望去，突然叫道：「嫣姊、蘭姊、蕙姊，妳們快來看，果然很清楚。」

頓了一頓，道：「嗯！果然有船，一、二、三……，共有八隻，那槍旗子，繡有……」

華雲龍哈哈笑道：「必是鬼頭的。」

蔡薇薇螓首一笑，道：「正是，嫣姊，氣死人，怎麼還不來？」

船板上諸人見她咕咕呱呱，天眞爛漫，無不胸懷大暢，微笑不已。

孟崇信却暗暗奇怪，自己僅認出船隻，她居然連旗幟也可看清？他小看了蔡薇薇，不信這美艷少女，武功已入佳境，目力強他數倍不止。

忽聽槍上水手大叫道：「北方偏東八度有船，約在……」

孟崇信吼道：「五津不必說了。」

槍上那人，惶然住口，莫名其妙，不知孟崇信因何發怒。

但聽孟崇信喃喃咒道：「蠢才！人家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了，你還囉嗦。」

蔡薇薇突將千里鏡，朝華雲龍遞去，道：「二哥，你也看一下。」

華雲龍哈哈一笑，道：「不必了，我十歲生日，即有人送千里鏡一具來，那時我天天携着，後來也膩了。」

蔡薇薇小嘴一呶，嬌嗔道：「不看算了。」

玉面一轉，見賈嫣師姊妹已出了艙口，叫道：「嫣姊來看。」

賈嫣不忍拂她意思，接過隨便看了一眼，淡淡道：「果然不錯。」

順手遞給宮月蕙，妙目一瞟華雲龍，朝船後走去。

那些少女們，拿去傳觀，却是咭咭說笑，七咀八舌，興奮不已。

蔡薇薇反而興緻索然，向賈嫣去處追去。

華雲龍瞥了一眼，默默不語，心中却暗暗一歎。

他忽見宮月蘭不在，心中暗道：「這丫頭什麼熱鬧，都有她一份，這次怎地例外了？」略一沉吟，往船側走去，果見宮月蘭與公孫平，倚舷低聲交談，狀甚親密。他心中暗喜，並未驚動兩人，悄然回了頭，朝孟崇信道：「孟當家的不知幾時才能趕上九陰教船隻？」

孟崇信轉面觀察片刻，道：「至少要一天工夫。」

華雲龍暗暗想道：「區區路程，竟需偌多時間，那眞是可望而不可及了。」

只聽孟崇信道：「華公子，敵船雖已在望，相隔怕不在五六十里外，若是有風，三四個時辰即可趕上，如今則連一天也不一定，這還是孟某的船，遠勝常船，才能辦到。」

華雲龍笑道：「海行不比陸上，不才尙不至如此愚昧。」

突然間，一陣涼風吹來，令人心胸一暢，暑氣全消。

孟崇信大喜，道：「這風如是不停，不消半日，就可追上。」

這些天來，唯有此時最是暢快，消遙仙朱侗新傷初癒，悶在艙中數日，此際不顧白素儀勸阻，也出了船艙，在船樓之上，與瞿天浩、慈雲大師等，談笑自若。

且說蔡薇薇尋至左側船板之上，只見賈嫣手托香腮，靠在船舷，望着那藍天碧海，怔怔出神。

她黛眉一蹙，叫道：「嫣姊。」

賈嫣嬌軀一震，轉過身來，道：「薇妹是叫我。」

蔡薇薇靠攏過去，道：「唉！嫣姊這樣消沉，教我看了多難受。」

賈嫣不覺感動，伸手輕拂她那被風吹散秀髮，歎道：「薇妹關懷，愚姊豈能不知好歹，只是……唉！妳又那知我的心事。」

蔡薇薇螓首一搖，道：「不，我知道，嫣姊是爲了……」

賈嫣暗暗忖道：這丫頭太聰明，別說出什麼令人難以招架的話，心念電轉，截口笑道：「我的心事，就是想見妳與妳二哥，永締良緣，白頭偕老，那就放心了。」

蔡薇薇嬌靨一紅，忸怩道：「嫣姊對我好，我是知道，不過嫣姊心事，不是……」

賈嫣連忙道：「前面說的，固是愚姊心事，不過尙有一事未曾講出。」

蔡薇薇道：「那是什麼？」

「愚姊早已對這世間，恩怨仇殺，深感厭倦，決意出家，而恩師教養之恩，天高地厚，終於開口不得。」

蔡薇薇楞了一楞，忽然玉面一仰，嬌聲叫道：「顧姨、方姨，嫣姊的話，你們都已聽見了，怎麼不來勸勸？」

賈嫣方自一怔，但見長恨道姑及方紫玉，已飄身而下。

方紫玉長長歎息一聲，道：「嫣兒，妳是不願接爲師衣鉢了。」

賈嫣突然屈膝跪下，流淚道：「師父恕罪，徒兒想隨師伯修道。」

長恨道姑雙眉微聚，道：「修道不是說着玩的，那枯淡苦寂，非妳能忍，妳未歷其事，豈知個中甘苦。」

賈嫣哀聲道：「嫣兒必能忍受，求師伯成全。」

長恨道姑藹然道：「談何容易，妳先起來，此事可以從長計議。」

賈嫣長跪不起，道：「求師伯成全嫣兒心願。」

長恨道姑黛眉微蹙，轉念之下，忽又微微一笑，伸手攙起她道：「你這心願，師伯恕難照辦，倒是妳那心願，師伯倒可設法成全。」

賈嫣怔了一怔，玉面昇起一抹紅暈，欲待辯白，又恐愈描愈黑，囁嚅半晌，講不出話，蓮足一跺，驀地閃身入艙。

方紫玉低聲自語道：「唉！多情自古空餘恨，只是太上忘情，古今又有幾人能做到？」

忽聽元清大師的聲音道：「我佛以大有情而出世，情不可滅，既做不到，強求是執，強忘何嘗不是執，恨道友，方教主。」

二人一驚回首，只見元清大師，不知何時已至身後。

長恨道姑口齒啓動，欲言又止，方紫玉茫然若失，蔡薇薇似懂非懂，場中陡然靜下。

追了一個時辰，華雲龍等人，復見九陰教船前，約二三十里，另有船隊，想必是任玄那一夥了。

午時方過，華雲龍的船，距九陰教的，已不過十一二里，那任玄那一方，更離九陰教爲首大船，不及十里。

極目遠眺，那遙遙的北面，可見青綠一抹，原來這三方數日追逐，距遼東已是不遠。

海面遼濶，三方高手，已可覘視敵人行動。

孟崇信這五條大船，均配有大砲，主船四尊，餘船兩尊，以巨纜移動，這時各移半數於船首，十餘個赤膊壯漢，擦砲身、搬火藥、運砲彈，忙的汗流浹背，氣喘如牛。

華雲龍忽見九陰教每船艄後，各有一尊巨砲，兩名手執火把的黑衣大漢，肅立砲旁，看來鎮定之極，那砲也似較己方的高大，心中一動，暗道：不對，瞧光景，九陰教胸有成竹，不比咱們臨時匆忙碌碌。

心念一轉，倏朝孟崇信道：「孟當家的砲，不知可及多遠？」

孟崇信不假思索，道：「大約三里，最遠可達四里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九陰教的砲，可及幾里，孟當家的能否估出？」

孟崇信拿起千里鏡，望了一望，心中吃了一驚，口中却道：「在下船砲，俱是第一等的，想九陰教未必比得上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我看不宜用火砲硬拚，還是另尋他法，與對方一決雌雄，孟當家的以爲如何？」

孟崇信傲然道：「不必了，拚死一戰，在下不信會輸給對方。」

華雲龍自入江湖，閱歷大增，見他如此自負，再說必被誤會爲瞧他不起，當下淡淡一笑，不再說話。

本來三方的船，是舳艫相接，迤邐而航，自發現敵踪後，都下令後船追上，改成齊頭並進。

華雲龍遙瞻任玄那一方，已見任玄走出艙中，却不見梅素若、谷世表出現船板，心中暗道：九陰教在此情況，勢必兩面作戰，梅素若如此托大，未免不智。

轉念間，忽見九陰教正中一船艄尾，出現一名手執鬼杖的冷艷少女，正是那九陰教主梅素若，溫永超、葛天都等人，隨侍左右，谷世表、曹天化、吳東川等玄冥教人馬，也在隔船現身。

但見梅素若秋波微轉，向華雲龍這邊略一打量，冷冷一笑，揚聲道：「華雲龍，你自己來也罷，何苦拖上多人陪葬。」

華雲龍淡然道：「勝敗難分，妳先別高興。」

微微一頓，道：「薛靈瓊主僕如何了？」

梅素若芳心突然妒念暗起，冷聲道：「這丫頭太倔強，不聽話，我一時火起，將她拋入大海餵魚了。」

華雲龍雖是不信，仍不由心頭一震，峻聲道：「此言當眞？」

梅素若冷冷道：「自然不假。」

華雲龍暗暗忖道：「這丫頭愈來愈囂張，早該把她教訓一頓，可惡！」

忽聽谷世表敞聲笑道：「梅教主，何必與這批將死的人廢話，快快將彼等送上西天，豈不甘脆。」

孟崇信高聲道：「怕沒有如此容易。」

這時，雙方的船，乘風鼓浪，僅距五六里。

在華雲龍、谷世表這等高手，區區距離，對語與面談不差多少，可是孟崇信說話，則要費上

很大的勁，那聲音被風一吹，且散去一半，顯得不甚分明。

梅、谷兩人，一聽即估出他的份量，冷然一哂，不屑答理。

九陰教下，那厲九疑倏地陰聲道：「孟崇信，你不過一個小小海盜，仗着華家之勢，狐假虎威，膽敢妄發狂言，稍時將你擒下，本殿主必教你見識見識本教三大奇刑滋味如何，也讓天下的人知道，與九陰教作對，後果如何？」

孟崇信聽厲九疑那陰森的話，想起敵人無一不是大魔頭，俠義道如讓對方走脫一個，自己將來就死無葬身之地，不由一打寒噤，張口結舌。

倩女教下少女，見他強自出頭，不禁抿嘴一笑，華雲龍瞪了她們一眼，面龐一轉，朗聲道：「孟當家的慨然借船，出於華某所求，九陰教與玄冥教是英雄，就當不加爲難，華家尚存，貴教就不能動孟當家一根汗毛，厲殿主有話，請衝着在下來說。」

孟崇信聞言，感激地一瞥華雲龍。

谷世表冷笑道：「姓華的，你是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，還有心情管他人的閒帳。」

說話中，雙方又逼近了一里。

忽見梅素若朱唇泛起一線冷笑，纖手一揮。

她身旁一個壯漢，立刻將手中海螺，鼓氣吹起。

只聽一聲沉鬱蒼涼的長鳴，驀地響起，劃破長空，直抵霄漢。

聲未落，忽見九陰教船上，閃起了耀眼火光，同時耳中聞得轟隆隆之聲。

衆人方自暗叫不好，忽聽炸聲四起，墜海砲彈，炸得水花冲天，那些水柱高的，至四五丈，

不少濺到衆人身上。

西首一船，一桅中了砲彈，頓時牆摧帆燃，火焰飛騰，船上衆人，喧嘩高呼，潑水搶救，好不容易撲滅，但主桅已毀，船隻漸漸緩下，尚幸波及的僅是艙房、桅帆，猶無大礙。

孟崇信勃然大怒，一聲令下，炮火齊發，無奈相隔在四里以上，砲彈距敵船尚有數十丈，已自落下，空自擊得海面之上，水柱冲天，蔚爲奇觀。

九陰教重新上藥發炮，這次孟崇信左翼一船，船上中了一彈，轟然一響，船殼裂開了一個巨洞，海水頓時進入艙底，船上的人急忙搶救，只是破洞太大，那些棉被、破布等，一堵上去，立刻被水冲掉。

孟崇信怒發如狂，搶過一支火把，親自點燃火繩，一彈落在九陰教一船近側，那船殼震裂一縫，但立刻堵住，照常行駛。

華雲龍劍眉一蹙，知道再打下去，縱能壞得對方幾隻船，自己這方，非得全軍覆沒不可，武功高的尚可逃生，差的十九喪命，況將沉一船，亟待救援，忙叫道：「降主帆，減速前進。」

孟崇信早已吩咐手下，華雲龍的話，就同他本人下令，不可稍違，不從者以逆命處分，各船水手聞言，立即旋轉轆轤，落下主帆。

四條船隻，航速頓時大減。

九陰教發砲不休，彈如殞星，呼嘯飛行，水柱四起，轟隆震耳，聲勢驚人。

忽見一枚砲彈，直對華雲龍等存身船首擊來。

那砲彈來勢快得令人連念頭也轉不過來，華雲龍何等功力，抖手之下，一錠銀子嗖地擊出，

於七丈外，正中那砲彈。

一聲石破天驚巨響，震得人耳鼓欲裂，那些水手，紛紛仆倒，那砲彈雖中途受阻，碎片四散，依然挾着銳嘯擊至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元清大師袖袍一拂，瞿天浩、慈雲大師、朱侗，齊聲暴喝，六掌揮出，滙爲一股排山倒海的勁氣，將擊來碎片，盡行震飛，竟無一片漏過。

孟崇信手下，那見過如此武功，痛定思痛，驚悸猶存，一個個都將華雲龍等人，視若神明。

谷世表見了，暗叫可惜，曹天化却哈哈大笑，道：「華家小輩、元清，老夫總算未少掉兩對手。」

梅素若暗中驚出一陣冷汗，芳心惱怒，暗道：「我僅令他們射擊左右四船，何人大膽？竟敢違令？」

口齒一啓，欲待喝問，突又想道：「海上發炮，本也難免誤差，既未出事，聲張反而不美。」當下強自忍住。

展眼間，兩方船艦，又拖至五六里外，炮火難及。

那艘舷下中彈的大船，這時已下沉過半，沒沒完了，只是船上的人，視船如命，未得孟崇信棄船之令，可不敢自行放棄，仍在手忙脚亂，竭力搶救。

華雲龍見狀，蹙然道：「孟當家可以下令了吧？」

孟崇信見已無法可想，當下敞聲喊道：「褚大頭，快棄船，乘舢舨過去，告訴李忠，他們的船，在後慢慢行駛，沒有關係。」

那艘船上，有人遙遙應聲，隨即放下舢舨，紛紛由繩梯攀落小舟，各事就竣，那桅舷已離水不及三尺。

待他們划開小舟，那艘巨艦，忽然迅速沉沒，帶起了一個巨大漩渦，若是晚了半刻，非得人舟俱遭捲沉海中不可，端的凶險，旁觀衆人，不由代捏一把冷汗。

同時間，前面炮聲大作，火光閃爍，濃煙四冒，顯然風雲會已與九陰教，接戰起來。

各小舟分別向三船划去，孟崇信急令拋下繩梯，讓小舟諸人攀上大船，有人則逕自縱上。

衆人游目四顧，但見出海五舟，一已沉入海底，其餘則七零八落，遠墜在後，孟崇信見狀，恨聲不絕。

華雲龍安慰道：「孟當家的何須生氣，第一回合讓他們佔了上風，以下猶未知鹿死誰手，所有損失，在下負責賠償。」

孟崇信哈哈一笑，道：「華公子太小看在下了，孟某雖非豪富，區區數舟，尚不放在眼下，而是這口烏氣，不甘就此咽下。」

彭拜笑道：「勝敗兵家常事，何況不是眞本領，大可不必掛懷，不過，龍兒你難辭大意疏忽之咎。」

孟崇信歎息道：「華公子早已關照過我，孟某逞強不從，致有此失，彭大俠這麼一說，更令在下羞愧的無地自容了。」

華五一望前方，見九陰教與風雲會，砲戰正酣，當下沉聲道：「梅素若似欲收拾掉任玄後，再對付咱們，咱們在旁看熱鬧不成，龍兒？」

「咱們雖被九陰教擊沉一舟，損壞一舟，可是高手無一傷亡，實力未減，只是移船逼近，決不適宜。」

華五冷冷道：「廢話！」

朱侗道：「咱們不能等着九陰教來攻。」

華雲龍含笑道：「自然另尋他法，以晚輩意思，請各位前輩尊長，兩人駕一舢舨，明攻敵人，小姪則潛泅奇襲，各位前輩尊長，以爲可否？」

蔡薇薇道：「二哥有把握潛泅那麼遠？」

華雲龍笑道：「大概不成問題。」

衆人略一商議，覺得這個暗渡陳倉，明修棧道，不失爲一可行之法，當下不再遲疑，依言照辦。

海上砲戰，分判勝負，也不過片刻時光。

此際，砲聲疏疏落落，海面上却是火光冲天，映海生紅，風雲會六條海船，這時已三條中砲，熊熊火起，船上人群嘩然大叫，搶登小舟，有的慌亂之下，被擠落海中，危急中，誰也顧不了誰了。

九陰教也有二艘中砲，緩緩下沉，但九陰教徒，熟諳海戰，依次離船，不見其嘈雜，亂哄哄的情形。

風雲會與九陰教一仗下來，以三換二，吃虧不大，論來要比俠義道好多了，但任玄生恐敵人追上，曹天化無人可敵，兩教高手如雲，遠勝己方，俠義道虎視於後，故不管那待援屬下，逕自

揚帆而去。

梅素若見狀，冷然一哂，竟不追趕，右手一揮，頓時響起三短二長海螺鳴號，餘下六船，聽了俱緩緩掉轉船頭，但見船行之處，分波破浪，海面激成一弧形波浪。

谷世表不禁一怔，揚聲道：「梅教主，何不盡殲任玄等人，始回頭對付華家死黨？」

梅素若淡然道：「姓任的決難逃走，神君大可放心。」

谷世表心機似海，聞言心中一凜，暗道：梅素若敢出此言，前面必有埋伏，說不定連本教也計算在內，哼！終日打雁，豈能教雁啄了眼睛？

忽聽吳東川暗以傳音入密道：「神君可發現梅素若似另藏機心？」

谷世表點一點頭，也傳音說道：「英雄所見略同，吳副教主也覺出了，不過陸上九陰教遠非本教敵手，海上却是討厭。」

吳東川一瞥旁邊侍立的教徒，道：「咱們一見不對，立刻下手制住梅素若，就不懼九陰教搗鬼了。」

谷世表頷首道：「話是不錯，不過不必太急，在收拾華家黨羽之後，不管她存了歹心沒有，咱們也要下手。」

忽聽九陰教炮聲再起，兩人中止密談，轉面望去，只見海面上水柱如林，砲彈分落，却有十餘隻小舟，在其中縱橫馳騁，毫無傷損。

玄冥教與九陰教衆人，瞿然一驚，定睛望去，却見每艘小舟，皆是乘坐二人，一人掌舵，一人划槳，輕輕一撥，小舟即衝出數丈，其疾如矢，直駛而來。

原來小舟上的，俱爲尖頂高手，經驗豐富，目力敏銳，知道九陰教大砲，非同小可，行舟中，留意砲口方向，那大砲轉動不易，常能料中大半，那小舟驅使靈活，閃躲方便，竟令九陰教砲火，無用武之地。

舟行奇速，展眼間，距離已不過數十丈。

梅素若見砲火無法攻擊，秀眉一蹙，喝道：「放箭！」

聲落，萬箭齊發，嗖嗖連聲，飛蝗般射向小舟上群俠。

舟上諸人，何等身法，掌舵者腿壓舵柄，雙掌翻飛，來箭盡遭撥落，划槳的視若無睹，逕自運槳，簡直視九陰教襲擊，如同無物。

曹天化覩狀之下，不覺技癢，瞥見身旁即有一隻舢舨，雙手舉起，拋入海中，身如電射，同時落足舟上，哈哈一笑，雙袖後拂，那小舟去如激箭，直衝群俠衆舟。

迎面一舟，正是華五及單世民共駕，曹天化敞聲一笑，一拂揮出。

華五與單世民，四掌齊出，皆是十二成功力。

曹天化武功之高，衆人有目共覩，華五何等精靈，自不至硬拚，出掌之際，腳下用力，小舟倏往後退。

饒是如此，掌力一接，蓬然一聲大震，海水激盪，兩人小舟猛地左傾，海浪一打，翻了過去，兩人登時落水。

元清大師雙槳一擺，頓時逼向曹天化。

曹天化呵呵大笑，右袖一拂，直迎上去。

九陰教見射箭無效，早已停止，二殿三堂高手，玄冥教下會水高手，拋下小舟，紛紛攔向俠義道。

臨到近處，九陰教下，一個個躍入水中，顯然是想由水裡攻擊，打着鑿船主意。

展眼間，海上一場激戰展開，呼喝兵双出聲，傳出老遠。

元清大師，與曹天化連交十餘招，兩人都覺水面上搏鬥，束手束脚，難展全力，足下小舟，顛簸不已，交手數招，就漸離漸遠。

忽見華五探出水面，喝道：「曹老鬼！」

右掌疾揮，一股水箭，欻然撲向曹天化臉上。

曹天化隨手一揮，劈開水箭，水珠四迸，却染濕他大袖，不由勃然大怒，一掌擊下。

華五頭一縮，早已沉入水下，無影無踪。

俠義道這邊，人數雖少，全是一等一高手，且多明水性，戰了半晌，依然相持不下。

九陰教想要鑿船的，群俠一聞動靜，即以暗器擊襲，九陰教徒，鮮有能免，加上俠義道相互呼應，舟一鑿沉，即躍至他船，一時之間，無以得逞。

梅素若美眸流盼，不見華雲龍在內，微覺訝異，正轉念間，忽聽嘩啦水聲，一條人影，電閃撲至。

她芳心一驚，未及閃避，皓腕已被華雲龍扣住。

九陰四絕，隨侍梅素若左近，但華雲龍出手，其快無比，變生肘腋，四人不及出手，梅素若已被制住。

溫永超立身最近，厲嘯一聲，猛地撲上，手中金絲軟鞭，夭矯如靈蛇騰空，欻然襲了過去。

華雲龍身形一旋，帶着梅素若，轉了半圈，任那金絲軟鞭由耳邊擊過，右掌疾伸，一把抓住鞭梢，倏地一扯。

溫永超大驚失色，猛力回拉，只覺一股大力，軟鞭立時脫手，身軀也不由一個踉蹌。

但聽風聲一響，石萬銓那紫金點穴鏃，霍然襲到。

康雲陰沉沉一笑，一招「五雷殛頂」，勢若奔雷掣電，由背攻至，杜子宇長劍一振，挽起五六朵劍光，直向華雲龍腰脅要害罩去。

九陰四絕，數十年併肩作戰，彼此心意相同，這一動上手，招式配合得極爲嚴密，無隙可乘，三人也知華雲龍厲害，但估量縱傷他不得，至低限度，可逼他放開梅素若。

華雲龍做聲一笑，「刷」的一鞭，倏地捲向石萬銓點穴鏃，鞭柄脫手，擲向杜子宇。

石萬銓見那來勢，知道招架不得，匆匆一躍，疾退五尺。

杜子宇冷冷一哼，一劍挑向來鞭，忽覺鞭上力道，其重如山，嗆的一聲，長劍斷成兩截，軟鞭呼嘯而至，他亡魂皆冒，身軀一倒，一個鐵板橋，險險避開，軟鞭擊到船舷，劈拍作響，船舷竟硬被襲裂。

華雲龍軟鞭出手，身形疾轉，一掌拍去。

他這一掌簡簡單單，康雲却是閃躲不開，牙關一咬，雙掌齊出，只聽蓬地一聲，他氣血翻騰，連退四五步，脚下過處，拍拍數聲，艙板已被踩碎幾塊。

這交手數招，乃指顧間事，四外九陰教徒，早知他厲害無比，但教主在人手中，焉容坐視，

暴喝連聲，群湧而至。

華雲龍雙眉一蹙，道：「梅素若，快令妳屬下停手。」

身形一側，避開溫永超一掌，右手一探，抓住一個九陰教徒脖子，揮臂摔入海中。

梅素若聽若無聞，掙動不已。

華雲龍怒氣上湧，左掌微一用力，她頓覺腕痛如折，動彈不得，銀牙一咬，依然不語。

杜子宇搶過屬下一柄劍，一劍刺出，口中喝道：「華煬，有種的放下咱們教主，決一死戰。」

華雲龍冷笑一聲，倏將梅素若移至身前。

杜子宇大吃一驚，劍勢一偏，由梅素若身側掠過，不由出了一身冷汗。

華雲龍怒聲道：「我是不願多殺，妳若再不下令，別怪我心辣手狠。」

梅素若咬牙不語，華雲龍無可奈何，揮掌拒敵。

以華雲龍武功，雖是單掌對付九陰教眾弟子，其中尚有九陰四絕，掌出之下，九陰教眾人如滾湯潑雪，碰上不是摔下海，即被點中穴道，若非華雲龍碍在梅素若面上，不願多殺，九陰教早已死傷纍纍。

谷世表等，也發現這邊事情，他是巴不得華雲龍毀了梅素若性命，藉口相距太遠，小舟又盡出動，無法援救，隔岸觀火。

這時，那些海面上與俠義道鏖戰的九陰教二殿三堂高手，發現船上有變，突然大驚，急忙趕回。

厲九疑率先登舟，抖手之間，一根透骨釘向華雲龍背後襲去，華雲龍隨手一抄，握在掌中，

心念一轉，暗暗忖道：這厲九疑一生，不知做了多少壞事，殺司馬叔爺凶手，有他一個，再讓他活下去，眞無天理。

他殺心陡熾，反臂一揮，一根透骨釘直擲厲九疑。

厲九疑自不會遭自己暗器擊中，倉猝右閃，避了開去。但聽華雲龍大喝一聲，縱身飛射，撲上猛地一掌。

但聽厲九疑慘叫一聲，身軀直摔船外，噗通落海，再也不見浮起。

九陰教徒，個個膽寒，無奈形勢不容罷手，依舊猛攻不休。

華雲龍忽然想道：梅素若身爲一教之主，當着屬下，自必硬撐到底，我不讓她顏面有損。他骨髓之中，好似潛伏了風流天性，總替女子設想週到，立時鬆手，道：「妳叫他們住手，咱們艙中講話。」

梅素若略揉被握右腕，忽然喝道：「統統住手。」

九陰教的人，早已心怯，她一下令，頓時停手。

谷世表見狀暗道：早聞梅素若與這小子，有一段搞不清關係，看這情形，不要與華家化敵爲友，心中暗慮，但想梅素若果眞如此，她屬下多半抗命，且形勢發展，也不容他阻止。

但見梅素若美眸一瞪華雲龍，玉掌一擺，突地迴身走向艙口，華雲龍暗道：她這意思，是要我入艙說話了。恐她怨己傷她教主尊嚴，心中也有歉疚。

九陰四絕放心不下，默隨在後，梅素若玉面一轉，怫然道：「你們也保不住本座，不必跟來了。」

九陰四絕愧然垂首，停住脚步。

進入船艙小廳，華雲龍閃目打量，但見壁掛名家字畫，纖塵不染，佈置雅緻，不像船上，也不帶半分江湖氣息，迎面一個一臉慧黠的小婢，檢衽嬌聲道：「爺台好，您可知咱們姑娘……」

梅素若忽然截口道：「廢話，滾出去！」

華雲龍見那小婢，正是小娟，看她楞住，滿臉茫然，連忙將手一擺，示意免禮，笑道：「妳家姑娘不舒服，心情不好，妳先出去也罷。」

小娟瞧出情形有異，不敢再說，嘟噥着退出。

梅素若玉面含霜，逕自落坐，華雲龍微微一笑，也自行坐下，兩人俱不開口，一時之間，室中氣氛沉悶異常。

須臾，小玫悄悄送茶退出，梅素若始終不開口，華雲龍暗道：這樣不成，是好是歹，總要弄個明白，當下道：「妳讓我見見薛家主僕。」

梅素若見他如此關心薛靈瓊，芳心一酸，急忙轉面，強忍珠淚，口中却冷冰冰道：「我早說過，死了！」

華雲龍心頭暗怒，想了一想，沉聲道：「妳直到此刻，仍不覺悟，還想同玄冥教胡來，當谷世表是好相與的。」

梅素若哂然道：「我又不是三歲小兒，不勞關照。」

華雲龍劍眉一軒，道：「妳是執迷不悟，不聽別人好心勸告是嗎？」

梅素若慍道：「你是我什麼人？配教訓我麼？」

華雲龍正容道：「這不是教訓，而是忠告。」

梅素若不待他說完，站了起來，冷然道：「那是無味的話，告退了。」彎腰一扭，轉身行去。

華雲龍見她如此倔強，忍不住心頭火起，幌身撲上，縱聲一笑，道：「梅姑娘請暫留一步。」

梅素若早已有備，也是不服適時一照面便遭擒住，反手一指點出，同時蓮步暗踩「亂五行迷遁法」。

只是身形方動，忽覺纖腰一緊，已被華雲龍抱住。

她生性冷傲孤僻，這一生來，別說肌膚從未被男子碰過，連相對面談，也是少有，這下遭華雲龍摟住纖腰，嬌軀幾乎靠在華雲龍胸上，一股男子氣息，薰得她芳心無主，定了定神，心中忽然湧上一股羞怒之感，尖聲叫道：「撒手！」

華雲龍放開了手，沉聲說道：「妳這事我管定了。」

梅素若芳心幽怨，掩遏不住，陡然一個念頭昇起，恨道：「我看你如何管？」

回手一指，直點自己結喉穴。

華雲龍駭然大驚，疾地攫住她右腕，喟然嘆道：「素若，妳何以定要誤會我的好意？」

梅素若嬌軀一顫，突然淚如泉湧，轉身撲入華雲龍懷中，斷斷續續道：「我恨你……你一向毫不經心……我……我所以不敢吐露心意。」

但覺悲從中來，倏地頓住，哀哀痛哭不已。

華雲龍手撫着梅素若的秀髮，柔聲道：「就算這樣，妳也不必如此啊！」

梅素若淚承拾睫，道：「我要你傷心痛苦，負疚一輩子。」

華雲龍心內泛起無比憐惜之情，嘆道：「唉！妳這傻丫頭……」

忽聽艙廊有脚步聲傳來，華雲龍雙眉一蹙，忖道：大概又是溫永超等，不放心來看。

忖念中，輕輕扶起梅素若，低聲道：「有人來了。」

梅素若連忙站穩嬌軀，舉袖拭淚，尚未拭淨，一名美艷少女倏地走進，却是薛靈瓊，華雲龍不由一怔，脫口道：「妳沒事麼？」

薛靈瓊秋波一轉，已看出梅素若玉頰淚痕，訝然道：「素若姊姊，妳哭了？」

梅素若玉靨一紅，忙道：「別胡說。」

薛靈瓊面龐一轉，埋怨道：「龍哥，我聽小娟說你們鬧得不愉，急忙趕來，你爲何欺負素若姊姊？」

華雲龍苦笑一聲，不好分辯，心中暗暗忖道：奇了，靈瓊的話，都偏向她，兩人似已好得蜜裡調油。

只聽薛靈瓊道：「我知道，大不了若姊姊幾句彆扭話，就惹火你了。」語音一頓，盈盈一笑，道：「素若姊姊待我好極了，咱們已結拜成異姓姊妹，無話不談，我知素若姊姊心中唯有一人，只是那人對她所行所爲，用心之苦，從未體味，她的委屈，毫不諒解，龍哥，你說這種人，可惡不可惡，是否令人心寒？」

梅素若聞言，觸動情懷，熱淚盈眼，道：「好妹妹，他爲何必須知道，誰叫我自作自受。」

薛靈瓊這一番話，大出華雲龍意料之外，他心中歉疚，油然而生，望着梅素若，口齒啓動，想說幾句道歉的話，却又不知從何說起。

薛靈瓊也不禁默然，淚光浮動，廳內忽然靜下。

突地，廳外有人高聲道：「稟教主，前代教主已率人趕至。」

華雲龍心中暗驚，忖道：「如此看來，九陰教主引退，傳位梅素若，分明暗存陰謀。」

只見梅素若怔了一怔，隨即悽然低聲自語道：「該來的總逃不掉，我又何苦畏避？」

一定心神，朝外喝道：「本座就上去迎接她老人家，汝等速作準備。」

須臾，三人都上了船板。

但見一輪紅日，已半沒西海，彩霞漫天，金波粼粼，將天際的白雲，渲染得或紅或紫，氣象萬千。

暮靄沉沉中，北面海上，一片帆影，戰艦艨艟，一眼望去，聲勢無比浩大，直駛而來，旗幟飛揚，在夕陽餘輝映照之下，看得分明，正是九陰教那鬼頭標幟，任玄餘下三船，却是不見踪影。

華雲龍心頭一震，暗暗想道：「九陰教原來始終隱藏住實力，眼前情況，或許尚是九陰教主暗暗促成，想在海上，大會群雄，這些魔頭，當眞一個比一個心機深沉，老奸巨猾。」

忖念中，凝目打量，忽見爲首一船，艦舶之上，那佇立數人，不禁大爲訝異，揚聲道：「大哥，你怎麼也來了？」

但聽華熙高聲道：「爹媽二位老人家，也要帶瓊姑趕來，二弟你可知道。」

華雲龍驚喜交集，道：「幾時可到？」

華熙敞聲道：「至遲一天之內。」

華雲龍道：「任玄呢？沒有截住？」

華熙敞聲道：「任玄已答應遁隱窮荒，終生不出江湖，咱們就任他離去。岸上還有許多同道，以及各方屬下，距離太遠，咱們兄弟，稍待再行續談。」

這時，群俠已有大半登上大船，與兩教高手相搏，見華家的人與九陰教主同來，雙方俱是詫異莫名，歇下手來，凝目望去。

蔡夫人宣文嫻忽見九陰教主身旁，有一位氣宇出群，和煦冲淡的錦袍男子，不禁脫口喚道：「元浩。」

那錦袍男子臉上一陣激動，促聲道：「文嫻，妳好麼？外祖他老人家好麼？孩子們如何了？」

蔡薇薇孩提之年，蔡元浩即遠遊未返，但一見那錦袍男子，即覺親切，她正緊隨着母親，立刻悄聲問道：「娘，是爹麼？」

蔡夫人多年未見丈夫，乍見之下，心情有着無比的激蕩，聞言僅略一頷首。

此際，九陰教主左手，一位面目清癯的老者，朝此不斷打量，宏聲道：「瓊兒，妳在何處？」

薛靈瓊聞那聲音，幾疑夢中，怔了一怔，欣喜欲狂，歡呼道：「爹！瓊兒在這裏。」

玄冥教衆人，突然起了一陣輕微騷動。

谷世表眼見九陰教似已臨陣倒戈，再見薛成德出現，屬下不安情形，內心之震驚，無以言喻，忽然發出一聲震天長嘯，玄冥教徒聞得暗號，頓時齊聲吶喊，向九陰教猝施襲擊。

這八條船上，除了梅素若的船，餘船泰半是玄冥教屬下，谷世表早存陰謀，將高手妥爲佈置，九陰教雖亦有備，驟遭攻擊，豈是敵手，展眼間，有的受襲而死，有的負傷墜海，去了一大半。

玄冥教急搶舵轉帆，想掉轉船頭。

只聽九陰教主喝道：「谷世表，你好不自量力，再不住手，老身讓你玄冥教走脫一人，立刻自絕，海面遼濶，你逃不走的。」

谷世表嘿嘿冷笑道：「反正一樣，拚就拚了。」

九陰教主沉聲道：「不然，老身無意在海上殲滅爾等，至陸上由華公子等與你們自行解決，本教退出此事。」

谷世表先是一怔，隨即恍然，知她是想俠義道與己方一戰，無論如何，於九陰教有利無損，但海面動手，九陰教與俠義道聯手，玄冥教必是全軍覆滅，雖有曹天化，獨木難支大廈，也不濟事，捨此再無他路，想了又想，只得高聲喝道：「玄冥教下，全部住手。」

玄冥教衆人，聞聲只有停止攻擊，任九陰教，將船駛向九陰教主率領船隊。

兩方的船，相對而駛，更形快速，只是親人久睽者，却恨船行太緩，心頭狂跳，焦灼無比，好不容易，雙方的船，始靠近互攏。

只聽谷世表冷笑道：「九陰教主，貴教虎頭蛇尾，半途寒盟，竟與敵妥協，傳出不怕江湖朋

齒冷？」

九陰教主冷然一哂，道：「閣下心懷叵測，樊彤爲你派來，暗通消息，老身豈能不知，因他平日尚屬恭順，姑且放過，東郭壽暗存陰謀，偷襲各門派，已然一敗塗地，老身也飄然引退，另有佈置，今日情況，本爲老身促成，欲得一舉消滅群豪，連你也逃不過，不料華大俠夫婦，棋高一着，事先找到，一席話讓老身心服口服，打消原意，這也毋須多說，彼此心中雪亮，爭執徒貽笑柄。」

這一番話，大出衆人意外，三教實力之強，首腦心機之深，在在令人心凜，鬧將起來，怕不血光翻天，流毒遍地，華家料敵機先，弭禍無形，更令人佩服，先頭暗怨華天虹坐視之人，無不慚愧萬分，自責不已。

忽見那樊彤幌身逃入海中，溫永超怒喝一聲，欲待追去，九陰教主將手一揮，道：「溫護法，不必了，自有人收拾他。」

谷世表臉色鐵青，道：「好，好！本神君不信妳有什麼好下場，咱們等着瞧。」

說話中，對航諸船，相錯而過，元清大師、蔡家的人、薛靈瓊、梅素若、華雲龍等，頓時縱至九陰教主座船，駕船的人，不待吩咐，帆篷一轉，重新向來路駛回。

蔡元浩首先叩見元清大師，元清大師溫言道：「不必爲禮，去與嫻兒他們相見吧！」

蔡夫人急命兒女拜見父親，兩人拜罷起身，蔡昌義立身一旁，蔡薇薇撲入父親懷中，蔡元浩眼見兒女均已長成，心弦震盪，抱着幼女，望着妻子，口齒啓動，欲言又止，夫婦倆都是既覺有千言萬語，充塞胸中，又覺無話可說，默然半晌，蔡元浩始輕輕道：「文嫻，這些年來，辛苦妳

了。」

同時間，薛家父女，相擁而泣，薛成德輕撫愛女滿頭青絲，歉愧無限地道：「瓊兒，爲父太對不起妳。」

梅素若却跪在九陰教主前，捧上鬼頭杖，幽幽說道：「若兒才疏力薄，處事每僨，祈恩師收回成命，治以重罪，另選賢能。」

九陰教主微微一怔，笑道：「若兒，妳之所爲，爲師盡曉，做得很好，爲師正慶幸得人，可以放心退隱。」

梅素若堅請道：「恩師明鑒，若兒却不足肩此重擔。」

九陰教主眉頭一蹙，沉吟有頃，倏地點了點頭，將鬼頭杖取在手中，藹然道：「妳的心事，爲師不是懵懂，但教主一位，授受隆重，不容輕換，妳也只有勉爲其難，承當下去，這樣吧，爲師先代妳處理一些時候，妳可潛修苦練，隱居一段時間，待心情平靜，始再行接理教主之位，若兒，妳看如何？」

梅素若明知所請，絕難獲准，師父如此安排，已是體諒之極，再求未免過份，這一生也只有硬撐下去，花容黯淡，低聲謝恩，起身至九陰教主身後站定。

華家兄弟，略談數語，即含笑旁觀。

蔡、薛兩家，相晤場面，早在華雲龍意料，蔡元浩、薛成德皆是華雲龍救出，送至華家，薛成德曾受散功藥力棄去武功，也在秦氏夫人回春妙手下恢復，兩人且是因華雲龍遣人傳訊，在對付了東郭壽，立刻趕來。梅素若之舉，却令他心中悵惘，不知是何滋味，九陰教衆人，俱是楞住

。

夜晚海風，吹往陸上，航行輕快，趁着潮漲，下碇一處海灣中，岸上早有黑壓壓一群人，先行趕至，衆人一下船，立即滙合一起。

谷世表等船一靠岸，即行離去，另起爐灶，以報今日之恨，詎料，這海灣乃九陰教一處秘密分壇，三面環山，一港通海，形勢隱蔽險要，隘口均有人把守，九陰教徒上岸，頓時分堵去路，谷世表一瞧這情形，頓時洞悉九陰教主毒謀，已方就此遁走，俠義道或許尚無斬草除根之心，九陰教主却不容放虎歸山，另遺後患，趁着俠義道諸人在此，想盡殲玄冥教。

他心頭怨極，恨得咬牙切齒，嘿嘿一陣森冷笑聲，道：「九陰教主，妳好計較，大概又想鷸蚌相爭，收那漁翁之利。」

九陰教主哈哈一笑，道：「老身是何等樣人，隨你怎麼講，反正玄冥教在世，於江湖終是大害。」

苗嶺三仙記仇心最重，對幾乎喪命曹天化的事，耿耿於懷，蘭花仙子接口道：「正是，爲江湖除害，不能放過玄冥教。」

趙遙仙朱侗冷冷道：「龍兒，走了谷世表，我唯你是問。」此老當年，是最厭惡谷世表之人。

谷世表眼見如此，知道安然脫身，決不可能，將心一橫，也只有負隅頑抗，背水一陣。

吳東川倏地朝谷世表傳言說道：「神君，九陰教固守在外，咱們與俠義道作戰，決無倖免，若將九陰教引入混戰，則形勢混亂中，尚有遁走可能。」

谷世表目光一掃，但見果然不錯，生機微露一線，忍不住呵呵笑道：「吳副教主，本神君多靠你了。」

吳東川道：「不敢，屬下既蒙知己，自當竭力報効。」

這兩人心機，大非常人可比，於極端窮促之下，猶能暗運機謀，略一商議，吳東川突地大踏步走出，朝九陰教主冷聲道：「九陰教背盟違信，恬不知恥，本副教主向妳討一個公道。」

九陰教主淡然一笑，道：「你想速死，老身成全你好了。」將手一擺，申省三閃身而出，冷聲道：「本堂主陪你。」

吳東川正合心意，冷冷一哼，揉身進掌，直取敵腹。

申省三見這一招，並無奇處，微一幌身，欻然一掌襲去，心底不由存了輕視之意，敞聲笑道：「堂堂玄冥教副教主……」

話猶未畢，突覺勁風拂面，敵掌抓到了胸前。

申省三冷汗一炸，虧得「亂五行迷仙遁法」奧妙，千鈞一髮中，躲過了這一掌。

只聽吳東川長笑一聲，突然奇招迭出，一連串詭異手法，申省三化解不及，一連硬拚五掌，後退不迭，氣血翻騰，吳東川趁勢而上，兜胸一掌。

他這一掌大出常規，申省三實是難以逃過，只得身軀一側，雙腿猛蹬。

吳東川「哎」的一掌擊在申省三肩頭，直打得申省三肩骨盡碎，摔到二丈開外。

康雲大吃一驚，縱身接住，略一打量，見申省三面若金紙，已是昏迷。

申省三乃九陰教傳道堂主，敗得如此快，雖說大意所致，衆人亦知吳東川身爲副教主，必有

過人之能，他武功之高，仍是大出衆人意料，九陰教主氣得不住冷笑，九陰四絕驀地閃身出陣，玄冥教這邊，武明山、潘旭、皮自良亦躍入場中，眼看就是一場混戰。

吳東川見計已得售，忍不住哈哈一笑，突見一個中年清麗道姑，左手抓着一名玉容消瘦的少女，閃身而出，却是自己妻子程淑美，女兒吳紅玉，笑聲突然頓住。

但聽程淑美峻聲道：「東川，你還不隨我等歸隱，尚待何時？」

吳東川怔了一怔，臉色陰晴不定，只聽吳紅玉悽聲叫道：「爹！」

吳東川聽到女兒呼聲，只覺熱血一冲胸口，霍地朝谷世表抱拳道：「非是吳東川見危忘義，臨危棄友。」

谷世表將手一擺，截口道：「你我早有約言，你隨時可走，不必多說了。」

吳東川拱手道：「多謝神君恩典。」四方一禮，轉身待去。

忽聽武明山怒聲道：「無義叛徒，留下命來。」雙掌一翻，潛力怒捲，掌力潮湧而至。

吳東川一聲悶哼，已被掌力掃出丈外，一口鮮血噴出，落地踉蹌數步，始行站住，程淑美母女齊聲驚叫，武明山見得手過易，不由一怔，隨即幌身追上，又欲出手。

但見吳東川一抹嘴角鮮血，扭過頭來，凜然道：「武兄不可過份了，姓吳的入教之先，已與神君有約，隨時還我自由之身，挨你一掌，算略償內愧。」

武明山獰聲道：「放屁！你倒想得自在。」欻然一掌，再度襲去。

吳東川負傷頗重，不敢硬接，錯步旋身，欲待避開。

忽聽武明山驚呼一聲，左手抓着右腕，掠出兩丈，咬牙切齒道：「小狗！偷襲不算本領。」

華雲龍一指點傷武明山手腕，毫不理睬，朝吳東川抱拳道：「紅玉內傷，寒家尚有治癒方法，敬請枉駕。」

華熙移步上前，拱手道：「晚輩以至誠之心，邀三位至落霞山莊小住。」

吳紅玉自入場中，始終注視着華雲龍那俊逸面上，似自此以後，永不再見，想深銘芳心，此時忽然插口道：「女兒傷勢不打緊，爹，咱們走。」

她說後堅決異常，可是，吳東川雄心盡死，此生所念，唯有吳紅玉的事，焉能從她，而他傲骨嶙峋，不願依人，略一沉吟，向吳紅玉道：「玉兒，爲父求妳一事，妳肯依從麼？」

吳紅玉哀聲道：「爹！您折煞女兒了，有何吩囑，女兒萬死不辭。」

吳東川喟然一歎，轉面道：「拙荆及小女，必往打擾，老朽長白有事，大德只有永銘了。」將手一拱，望了妻女一眼，轉身掠向場外。

吳紅玉尖聲叫道：「爹！」

程淑美雙目之內，淚光轉動，道：「玉兒，爾父對妳負疚良深，思欲補償，咱們二十年前，曾於長白見參仙之迹，因事未加詳搜，他此去必想捕獲予妳，這事談何容易，可能十餘年，甚至更久，但妳不必攔阻，否則他雖留下，却是終生痛苦，爲了妳，我也願低首求人。」

吳紅玉芳心大慟，她原於父親，不無怨懟，今見父親爲己，竟甘心在那高山峻嶺，忍那冰雪苦寒，猛獸奇險，十餘年而不悔，雖武功足以自保，其苦非言語所能形容，早已怨意盡釋，孺慕之情大熾。

華雲龍柔聲道：「紅玉，不必悲傷了，伯父迷途知返，理當慶賀，此去雖屬不必，但盡過心

力，返來即可安享天倫，事苦心安，不然，他死難瞑目。」

這一樁事，谷世表實是憤怒已極，但吳東川武功高強，又有前約，鬧起窩裡反，自削己力，遺笑他人，一時無奈，咬牙允許，氣無可出，敞聲道：「姓華的，少娘娘腔了。」

華雲龍冷笑一聲，倏向薛成德一拱手，薛成德點一點頭，走出人群，高聲道：「谷世表，你尚妄心不死，薛某即是前鑒。」

谷世表睨他一眼，冷笑道：「你自己不夠機警，焉能與我相比，如今依附華家，是報仇來了？」

薛成德淡淡一笑，道：「說了你或不信，薛某倒要感激你，不遭此挫，薛某恐尚至死不悟。」

谷世表冷笑不置，薛成德淡然道：「你既無悔意，薛某也就不多講了。」目光掃視，敞聲道：「玄冥教中，想必有薛某昔日兄弟，若是略念香火之情，請來一敘。」

華雲龍此時，忽對華熙低聲數語，華熙略一頷首，突然朗聲道：「玄冥教的朋友請了，眼下形勢，不必在下多說，諸位諒已明白，吳副教主都已離去，各位多半有妻子兒女，甚至高堂雙親江湖亡命，令家人望穿秋水，所為何來；咱們並無趕盡殺絕意圖，願與華家做朋友的，在下無任歡迎，不願的儘管離去，決無阻攔，但望此後，諸位作些鋤強扶弱，仗義除奸的事，華某就感激不盡了。」

語罷，團團一禮。

薛成德一出面，他當年屬下，見了故主，早想奔去，只因玄冥教教規甚酷，稍有異動，立是

死數，故雖臉色激動，無人敢開口出聲，吳東川一走，華熙話說得及時，彼等也不能不心動，早已戰志皆無，人心浮動。

谷世表眼見軍心動搖，暗道：只要有人帶頭，大變即生，本教毀於一旦，使用高壓手段，鎮得住一時，只是戰火一燃，亦防不住有人叛教。

心念電轉，竭盡智計，始終想不出防止方法，正在心焦如焚，忽聽左側山峯，傳來一陣金鐵交鳴聲，一個嬌脆口音叫道：「師父。」

衆人聞聲，群皆轉面望去。

這時，三更時分，月上中天，清輝四洒，照得山巔明亮，高手都看得清楚，一名雪衣少女，率着十餘紫衣壯漢，正欲衝過無塵道人師兄弟及九陰教攔阻，搶路下峯。

華雲龍一眼看出是谷憶白，雙眉微皺，忖道：「唉！妳來幹麼？」

谷世表驚怒交迸，喝道：「憶白，妳怎地不聽話？是要本派絕傳？」

谷憶白寶劍揮動，毅然道：「有諸位師兄在，九曲一脈，無慮絕傳，徒兒願與師父共生死。」群俠聞言，對她事師忠義，倒也暗暗佩服，却惋惜她明珠暗投。

這關口左為絕壁，右臨深澗，僅一條數尺小徑，形勢奇險，谷憶白連衝數次，均被阻住，她芳心急怒，「唰唰唰」一連三劍，詭奧辛辣，一名九陰教弟子，中了一劍，慘叫一聲，跌下那深不可測山澗，看來必死無疑。

忽聽無塵道人沉聲道：「谷姑娘，貧道是為妳好，妳師父今日必死，妳年紀輕輕，何苦陪葬，快走了吧！」

谷憶白咬牙不語，一招「騰龍九折」，劍閃九點白虹，盤旋伸縮，凌厲驚人，一名道人本無傷她之意，不料她如此厲害，一個疏神，肩上中了一劍，血流如注。

無塵道人覩狀之下，怒如山湧，厲聲道：「妳既不知好歹，休怪貧道辣手。」劍勢一緊，猛攻不已。

谷憶白寶劍揮拒，脚下却逼得連連後退。

忽聽華雲龍驚聲道：「小心脚下。」

彭拜與白素儀齊聲叫道：「道長手下留情。」

無塵道人聽得呼聲，手下一緩。

然而，遲了一步，谷憶白忽覺足下一虛，促喊半聲，嬌軀已飛墜那無底深澗，一代紅顏，香消玉殞！

華雲龍面色大變，彭拜夫婦臉容黯然，衆人驚歎出聲，谷世表呆了一瞬，却忽然發出一陣哀天狂笑，笑聲集有淒涼、怨毒之意，竟然還有一種掩抑不住的得意的意味，聲震雲霄，四山齊應，大有鬼哭神嚎，驚天動地之勢。

無塵道人呆呆望着那黑黝黝深澗，心中無比痛悔，聽得谷世表狂笑，突然轉身，恨聲道：「谷世表，你失了如此忠義弟子，尚在得意麼？」星飛丸跳，縱下峯來。

但聽谷世表狂笑道：「正是，老夫怎能不得意？老夫怎能不得意？」

俠義道、九陰教，乃至玄冥教，俱是一怔，無塵道人適時僅憤極而言，聞言也不由楞住，細看谷世表又不似神志不清，華雲龍聰明絕頂，暗道：不好，莫非眞是這般……，猛地一打寒戰，

大聲道：「谷世表，你得意爲何？」

谷世表笑聲倏歇，陰沉沉說道：「你不問，老夫也要說出，嘿嘿！谷某人總算看到爾等假冒僞善的東西，有遭報的一日了。」

他乃蓋代梟雄，口中說着，靈機一動，忽然得計，冷冷一笑，道：「姓華的，在沂山，你曾聞任玄言他多年所思的，其實，不值一哂，你可想聽聽我這些年苦思爲何？」

華雲龍微微一怔，知他言出有因，捺住悲怒，道：「你既有此興緻，華某洗耳恭聽。」

谷世表發出一陣懾人心魄的嘿嘿低笑，道：「眞論起來，這不當說焦心苦慮，該說這多年來，老夫如何活下去才對。」

九陰教主哈哈笑道：「想必十分辛苦。事不關己，九陰教顯得最是悠閒。」

谷世表理也不理，道：「姓華的，你一定不知那是什麼滋味，爲了練成絕世武功，老夫在烈火中燻，在冰雪中凍，忍了無數非人堪忍的境遇，屢敗屢挫，絕望至極，萬念俱灰，幾欲自戕之際，你可知道，是何力量支撐下去？」他語音微頓，雙眼之內倏地血絲密佈，厲聲接道：「那就是仇恨，唯有仇恨，始能讓老夫重獲生望，老夫這一切，不都是拜爾等這批絕情寡義，假仁僞善的東西所賜？老夫決不能放過爾等，凌遲細剮，分筋錯骨，那是太便宜了，應令爾等做下背信失義，滔天大錯，子子孫孫，永劫沉淪！」

驀地，一塊烏雲掠過，蔽住月亮，天地驟變一片陰暗，一陣森森殺機，似彌漫了整個大地。

所有的人，聽他怨毒至極的語聲，都不由渾身汗毛一豎，知他既胸蘊無比怨恨，必另有毒謀，有人隱隱猜出，却盼並非事實，華雲龍也不由心旆動搖，暗暗忖道：想不到他懷了偌大仇恨，

毋怪恨咱們華家入骨了。

忽聽曹天化道：「師弟何必因此傷懷，愚兄必助你報仇。」

嶺南一奇接口說道：「老朽誓死，助神君雪恨。」

谷世表雙手抱拳，肅然說道：「多謝隆情。」突然目射冷電，掃視所有玄冥教屬，亢聲道：「本教上下，曾屬薛兄的，請即返彼處，薛兄下令爲敵，本神君決不怪罪，餘人願走，儘可離去，本神君決不追究他下落，至於本神君，僅剩一人，亦必與敵死戰。」

此言一出，俠義道、九陰教，乃至玄冥教，皆是大感意外，寂然片刻，玄冥教天機壇主孟爲謙，突然朝谷世表抱拳道：「神君之命，爲謙不敢不從，況不忠故主，亦難忠新主，爲謙等就此退走。至於爲敵，萬萬不敢。」

谷世表淡淡一笑，道：「如此即見盛意，日後相晤，咱們仍是好朋友。」

孟爲謙躬身一禮，轉身而去，那批薛成德舊屬，也紛紛向谷世表抱拳行禮，隨之而去，前前後後，一百餘人，直至薛成德身前二丈，排成五列，作禮齊道：「參見故主。」

薛成德將手一揮，道：「汝等總算未曾忘掉了我，好，退候一旁，待命動手。」

孟爲謙面有難色，頓了一頓，躬身道：「主公令我等赴湯蹈火，屬下萬死不辭，只是實不便對付玄冥教。」

薛成德竟然大怒，面色一沉，猶未開口，華雲龍搶先道：「理當如此，孟老英雄等，請旁觀便是。」

孟爲謙向華雲龍一揖，感激地道：「多謝華公子緩頰。」率人退至一旁站定。

薛成德雙眉一皺，只因華雲龍既是救命恩人，又知他與己女情誼，私心早視他爲未來東床愛婿，終未反對，面龐一轉，朝蔡元浩苦笑道：「小弟御下無方，倒教蔡兄見笑了。」

蔡元浩含笑道：「那裡，無論谷世表用心如何，薛兄屬下，道義分明，殊爲難得。」兩人本是親戚，華家相會，一敘宗譜，恰是平輩，交談傾心，已是莫逆之交了。

忽聽谷世表揚聲道：「還有離去的人麼？」

皮自良鋼牙一頓，厲喝道：「貪生怕死的快滾！」

玄冥教徒受谷世表一番話感動，士氣陡昂，齊聲喊道：「我等願同神君共生死。」

衆人見玄冥教，明明本是人心浮動，崩潰在即，經谷世表一來，士氣鼓舞，戰志激烈，遣開薛家舊屬，既除肘腋之患，又可籠絡人心，群俠雖不齒其爲人，對他心機氣魄，倒也暗讚，覺得玄冥教一出江湖，震驚天下，確非偶然的事。華雲龍雙眉聳動，道：「谷世表，你尚有何事？」

谷世表嘿嘿冷笑道：「你既心急，本神君這就說了。」他一字一頓，陰惻惻道：「實告爾等，谷憶白即彭拜與白素儀之女。」

話聲未落，白素儀悲慟一聲，倏地暈倒，彭拜急忙抱住妻子，滿面戚容，朝谷世表恨聲道：「谷世表，你要報仇，找我夫婦也罷，弱女何辜？」

谷世表獰聲道：「老夫對她愛護備至，害她的人，可是爾等的人。」

無塵道人浩歎一聲，道：「彭大俠，貧道罪該萬死。」

紫薇仙子忽然截口冷冷道：「也不必萬死，只要一死即可，哼！話說得蠻動聽的，不過意圖卸罪。」

苗嶺三仙徐州見了谷憶白，彼時不知她是谷世表之徒，對她異常喜愛，其後雖曉，仍是不減好感，眼下又已確定她是彭拜夫婦女兒，他們行事，全憑好惡，見谷憶白是死在無塵道人手中，就恨死無塵道人了。

無塵道人本已痛恨至極，聞言慘笑一聲：「好！好！」突然回手一掌，向自己天靈蓋擊下。

華雲龍自不容他自盡，閃身托住無塵道人手肘，沉聲道：「此事不能怪罪道長，找的該是谷世表才是。」

衆人本有不少，已揣測谷憶白與彭拜夫婦有關，但見谷憶白既有父母，毫無破綻可尋，想天下之大，無奇不有，漸也釋去疑心，詎料，事却屬實，想谷憶白既是谷世表之徒，群俠雖有所疑，無法證實，也是徒然，谷世表無論勝負，她與俠義道，皆屬生死大敵，不管誰殺了的，都是天下至不幸的事，對谷世表心機之深沉毒辣，俱感既是驚凜，又是憤怒，白素儀早已昏死過去，彭拜悲怒之極，竟是說不出話來。

單世民與姚宗恩，按捺不住，猛地撲向谷世表，黃遐齡及董鵬亮，閃上接住，四人兩起，頓時激戰起來。

華雲龍義憤塡膺，方待向谷世表問罪。

驀地，一個冷峻至極的女子口音道：「谷世表，你罪孽滿身，眞是萬死不足以蔽其辜，司馬瓊先向你一索親仇。」

話聲中，一名孝服少女，仗劍直撲谷世表，閃身之際，幾道銀光脫手向四外飛射，華雲龍不好阻攔，雙眉一蹙，暗道：大哥不是說她隨爹娘來，怎地一人先至？

但聽申省三一聲厲吼，胸上插了一支銀鏢，頓時斃命，他與吳東川一搏，身受重傷，司馬瓊猝發暗器，跡近暗算，閃避實力有不逮，孟爲謙聽是司馬長青之女，心有內疚，略一遲疑，竟遭銀鏢擊中右胸，但他一聲不出，咬牙拔出銀鏢，自行上藥，自有旁人幫助，樊彤倒是毫髮無傷躲開。

谷世表隨手一揮，暗器震得無影無踪，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妳是司馬長青女兒？」

司馬瓊怒聲道：「正是，姓谷的，拿命來。」一招「天河星散」，千頭萬緒，劍光耀眼，猛刺過去。

谷世表凝立不動，直待劍勢臨身，含胸吸腹，倏地旁移三尺，在粒米之距，閃開敵劍，哈哈笑道：「丫頭，憑妳這點本領，不過送死而已。」

他表面輕易脫出劍勢，其實因低估司馬瓊武功，險些挨了一劍，心中暗驚，却毫未露出。

司馬瓊芳心雖驚，知道華家劍法，縱然天下無敵，自己火候尚淺，奈何不得谷世表，但父母血仇，谷世表是主謀，那能罷手，銀牙一咬，倏出「九天諸籟」星飛電鴻，追襲過去。

谷世表冷笑一聲，正待大下煞手，一瞥華雲龍已至丈外，目光炯炯，全神掠陣，自開壇大典一戰，邪道之人，對華雲龍武功之高，無不膽寒，谷世表最忌憚的，也就是他，頓時主意一變，暗道：元清武功雖高，師兄足可應付，唯有這小子……他心機似海，多疑善詐，心念一轉，怒然喝道：「樊彤，你接下這丫頭。」

樊彤聞言，登時幌身而前，雙掌併發，硬接司馬瓊一招。

司馬瓊暗道：先殺你也是一樣，黛眉攏煞，劍勢一緊，撇下谷世表，與樊彤激戰起來。

華雲龍知她武功，差谷世表仍有一大截，想不如讓她先向樊彤報仇，此時此地，諒谷世表遁逃不易，當下不理谷世表，注視兩人之戰，提防司馬瓊有險。

谷世表暗自得計，目光一轉，倏朝九陰教主哂然道：「九陰教的人，原來是輕易殺得的。」

司馬瓊猝施暗襲，斃了申省三，九陰教主心頭原已震怒，顧忌華家，故而忍住，此際，經谷世表一提，當着天下英雄面前，她不能假作不聞，頓了一頓，喝道：「司馬瓊，汝母當年還是老身座下幽冥殿主，妳膽敢在老身面前放肆，妳自己說，認不認罪？」

司馬瓊激戰中，已佔上風，冷冷道：「不認。」

華雲龍暗叫糟糕，但司馬瓊胸懷血恨，九陰教主也算參與其謀，如此不能怪她。九陰教主語中，本已留下台階，只要司馬瓊肯認罪，她面上含糊得過去，也就兩罷干休，估不到司馬瓊毫不低頭認罪，不禁怒極反笑，道：「好丫頭，老身倒要看妳仗誰的勢，猖狂如此。」

溫永超突然說道：「這丫頭無禮，屬下請令，出手教訓她一番。」

場中形勢，瞬息萬變，九陰教主明知谷世表意在挑撥，也知華家厲害，只是置之不問，日後何以服衆，當着群雄，場不下這個面子，九陰教與俠義道，又起釁隙。

但見華雲龍倏向九陰教主一拱手，道：「教主息怒，滿懷悲憤的人，言語失當，理當可恕。」

忽聽司馬瓊嗔聲道：「我的事，不要你管。」

華雲龍聲音陡揚，接道：「就由華家陪罪如何？」

他功力遠逾司馬瓊，頓時壓住司馬瓊聲音，司馬瓊雖有不甘，却知不宜過份，劍勢一緊，將

怒氣發在樊彤身上，樊彤登時迭連遇險。

只見九陰教主沉吟一瞬，微一頷首，道：「也罷，老身憐她父母雙亡，不予計較。」

華雲龍抱拳道：「教主大量，在下感激不盡。」

其實，人人盡知，九陰教是因華家父子，武功太高非己能敵，故避重就輕，不提厲九疑、申省三之死，但言司馬瓊傲慢，寧人息事之意，昭然若揭，谷世表冷冷一笑，方欲點明。

忽見華雲龍面龐一轉，沉聲道：「谷世表，你心智之深，人中罕見，華某倒也佩服，向你討教幾手如何？」

谷世表心神一凜，情知自己不敵，當着手下，又不甘示怯，心念電轉，猶疑難決，曹天化見他進退維谷，敞聲一笑，邁步向華雲龍走去，道：「華家小兒，元清說你可與老夫抗手，老夫倒想一試，那小和尚有否誇口？」

華雲龍淡然道：「華某不會讓你失望。」

霎時，場中鴉雀無聲，人人屏息以待，單世民等四人，也暫行罷手，想一覩這場必是驚天動地的大戰，只有司馬瓊與樊彤，兀是激戰不休。

自沂山一戰，誰都知道華雲龍武功蓋世，只是曹天化修爲在二甲子上，壽高無兩，武功也是深不可測，這兩個絕世高手，未交手前，誰也不敢輕言勝負，只是有人私心中總以爲華雲龍可以得勝。

忽聽一個聲音，似自九霄降下，道：「龍兒退下，曹天化，你不是一直想與華某一較，請移駕此峯，華某候教。」

那聲音威嚴之極，字字清晰，却又毫不震耳，凡是見過華天虹的人，單聽那聲音，便恍惚見到一穆穆棣棣，王者氣概的青袍男子，就在面前。

剎那，場中無數道目光，全都投注那座北面高峯。

谷世表面色大變，俠義道的人欣然而喜，玄冥教下一陣騷動，長恨道姑激動不已。

寂然良久，曹天化敞聲道：「華天虹，你自己何不下來？」

只聽華天虹的聲音，緩緩道：「你莫問華某何故不去，華某先請問閣下有膽上峯否？」

元清大師忽以「傳音入密」朝華家兄弟道：「令尊何以邀戰峯頭，不於此地解決？」

華家兄弟互望一眼，兩人都是一般心思，由華熙傳音道：「家父必是想逼曹天化隱避，若在天下豪傑前，曹天化敗了必惱羞成怒，拚命至死。」

曹天化何等人物，聞語聲便知華天虹功力，決不在己下，敵方絕世高手之多，大覺棘手，移目向谷世表望去。

谷世表乍聞華天虹來至，心中驚凜，無以言喻，但他非比等閒，將心一橫，定下心神，傳音說道：「擒人質突圍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。」

曹天化心中暗道：怕只有如此了。轉念下，哈哈一笑，大踏行走向北方，似待上峯一戰，才走出幾丈，觀準梅素若與薛靈瓊站立不遠，身形一動，閃電般抓向兩人，以他武功，二女決難逃過，轉瞬間，曹天化已將扣上兩人手腕。

突聽華雲龍冷哼一聲，曹天化已覺一股重逾山嶽的勁氣，猝爾襲至，換上他人，曹天化根本不懼挨上一掌，只是華雲龍就不同了，危急中，放棄擒人打算，身形倏爾拔起那股如山勁力，直

奔兩女，眼看擊上，兩女必死無疑，曹天化笑聲未出，却見華雲龍反掌一揮，那股勁氣欻然消逝，這一手若非功力出神，無法辦到，饒他蓋世魔頭，也不由心頭一震。

只聽華雲龍冷然道：「曹天化，你我雖處敵對，華某以往，却始終以爲你不失一代高人。」

曹天化老臉一紅，不待他說完，揚聲道：「華天虹你等着，老夫就來。」身形一展，倏地無影無踪。千餘人中，除了華雲龍與元清大師，竟無人看出他如何走法，衆人也暗驚他武功之高。

谷世表見曹天化偷襲擒人失敗，愧然而去，已知今日之局有死無生，牙關一挫，正待下令全體作殊死戰。

忽聽一個清脆口音說道：「谷世表你還執迷不悟？」

谷世表抬目望去，心頭大震，全場的人，俱皆驚哦出聲，但見場中突來三人，兩位神情雍穆，氣派清貴的中年婦人，一是秦氏夫人，另一位，正是谷世表雖已絕望，仍無法忘懷的白氏夫人，隨後的雪衣少女，赫然是谷憶白。

白素儀驚喜欲狂，飛奔過去，抱住谷憶白，叫道：「羽兒，妳總算回到爲娘的懷裡了。」

谷憶白喊了聲「娘」，伏在白素儀懷內，慟哭不已。

這時，除了谷世表，餘人見此一幕，任他如何凶暴殘戾的人，亦是暗覺欣慰。

就在此際，長恨道姑突地悄然離場，秦氏夫人急叫道：「顧姊姊！」

長恨道姑聞喚，不但未停，反而倏展輕功，風馳電掣，疾奔而去，才奔去數百丈，眼前人影一閃，白氏夫人已在面前，她拂塵疾揮，欲待逼退白氏夫人，奪路而走，詎料，白氏夫人不架不避，淒然道：「姊姊，天虹、鳳姊及小妹，這些年想得妳好苦，妳却狠心不見。」

長恨道姑無可奈何，止步收拂，漠然道：「貧道俗家的事，早已忘懷，請勿攔路。」

秦氏夫人追到，握住長恨道姑手腕，含淚道：「姊姊，天虹一忽即至，妳至少見他一面。」

長恨道姑驟聞之下，如遭重擊，猛力掙脫，秦氏夫人死也不放，她忽又冷靜下來，淡然道：「任你千言萬語，總是枉然，也罷，不試過你們尚不死心，就估留片刻。」

三人轉了回來，華家兄弟才鬆了一口氣，蔡家夫婦及薛成德，俱與華天虹夫婦見過，尤其蔡夫人，更爲莫逆，三家父母，對小兒女事，都有默契，蔡昌義、蔡薇薇兄妹與薛靈瓊，上前見禮。白氏夫人朝蔡元浩夫婦笑道：「賢伉儷佳兒佳女，不比咱們家龍兒，令人煩心。」

蔡元浩哈哈笑道：「小兒頑劣，與令郎眞有天淵之別，女生外向，我這女兒遲早要送人的。」

秦氏夫人却向薛成德笑道：「令嫒孝義，秦氏早聞，薛兄也當苦盡甘來了。」

薛成德拂髯笑道：「這都是令郎所賜。」

白氏夫人一瞥梅素若，目光一轉，朝九陰教主笑道：「教主高見，姿色絕頂，若不怪白君儀冒昧，容說一句，將來恐是雛鳳聲清於老鳳。」

九陰教主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得夫人一言，若兒是身價百倍了。」

梅素若斂衽施禮，道：「晚輩何敢望恩師萬一。」星眸一轉，飛快瞥了華雲龍一眼。

白氏夫人是過來人，對這兒女之情，豈有不瞭然之理，不禁暗一沉吟，目光忽轉，移至吳紅玉臉上。

吳紅玉躲在母親身後，滿心自卑自憐，不敢上前，程淑美暗暗傷心，却不忍催她，她玉面充

滿敬慕，暗中凝視兩位華夫人，忽見白氏夫人那似雪夜寒星，美的不可方物的美眸，望了過來，不由芳心狂跳，垂首欲避，却聽白氏夫人道：「吳姑娘，請過來。」

吳紅玉只覺白氏夫人語聲，似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威力，令她不由自主行去，直至其前，始忽然驚覺，畏縮欲避。秦氏夫人一把握住她的手腕，微微一歎，藹然道：「妳的事咱們盡知，孩子，妳還有光明遠景，錦繡前程，事已過去，勿再縈懷，華家歡迎妳小住。」

吳紅玉再也忍不住，雙膝一曲，抱住秦氏夫人，痛哭出聲，程淑美略覺寬慰之下，不禁暗暗垂淚。

白氏夫人黛眉一蹙，以練氣成絲，傳音入密，向秦氏夫人道：「鳳姊，龍兒的事，怎麼辦？」

秦氏夫人傳音笑道：「兒子是妳生的，我懶得管。」

白氏夫人道：「嘿！我爲難死了，鳳姊還打趣。」

秦氏夫人略一沉吟，正色道：「天虹有例在先，勢不能逼龍兒單娶，我亦不願有人抱憾終生，此事的確難辦，好在不急，先解決眼前的事，再作計議。」

白氏夫人點一點頭，面龐一轉，朝谷世表道：「人事滄桑，二十餘年下來，彼此都已老態畢現了。」

谷世表自她入場，默然不語，但覺這時的白氏夫人，依然艷蓋塵寰，傾城傾國，還多了一種雍容清貴氣派，眞論起來，比當年尤有過之，聞言脫口道：「不，妳較當年更美。」

白氏夫人黛眉一蹙，隨即淡然道：「閑話休提，我有一事不明，望你據實作答。」

谷世表好似凶性盡泯，道：「妳問吧！」

白氏夫人道：「家姊女兒遇險，咱們就在一旁，所以不加阻止，直待她墜谷後始加援救，就是要逼出你眞話，果然不出所料。只是家父與外子，找到她現在父母，如何詢問，彼等始終一口咬定，谷憶白爲彼等之女，連家父也察不出有何虛假，幾乎絕望，此是何故？」

谷世表面色一變，狂笑道：「好心機，華天虹，谷某終究全敗在你父子手中。」語聲一頓，忽又淡然道：「說穿了不值一文，彼等根本就以爲憶白爲其女兒，這因擄她去時，彼等恰有一同齡女嬰，我深夜偷換之故，白嘯天愈是洞達人情世故，自然愈覺其言毫無可疑。」

谷憶白淚流滿面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忽聽暴喝連聲，繼而一聲厲吼，只見瞿天浩與嶺南一奇，阿不都勒與潘旭，激戰起來，樊彤胸插長劍，身軀連幌，驀地倒下，司馬瓊雙手空空，喘息不已，華雲龍立在她身後，似是在輸入眞氣，替她恢復功力。

須臾，司馬瓊眞力盡復，瞥了華雲龍一眼，也不說話，香肩一幌，霍地拔出插在樊彤胸上寶劍，目挾霜刃，冷冷望向孟爲謙，尙未開口。孟爲謙早知不免，大踏步走出，先朝薛成德一禮，轉面慨然道：「司馬姑娘矢志復仇，孟爲謙定讓姑娘完成孝思，請下手吧！」雙手一背，仰天不語。

司馬瓊冷笑道：「你假若想由此免死，那是打錯了主意，本姑娘不管你抵抗與否。」

孟爲謙怒聲道：「司馬姑娘，妳要下手請快，却勿侮辱孟某，姓孟的再是不屑，尙不至低首乞憐。」

薛成德雙眉連皺，口齒一張，欲言又止，華雲龍望向母親，秦氏夫人忽道：「世妹，愚嫂非是阻妳報仇，只望妳凡事三思而行。」

司馬瓊容色聳動，彷彿頃刻之間，腦中轉了千百個念頭，突然蓮足一跺，道：「罷了。」轉身行去。

忽聽孟爲謙道：「司馬姑娘請稍駐玉駕。」

司馬瓊停住脚步，頭也不回，冷冷道：「你有什麼話要說？」

孟爲謙肅然拱手，道：「姑娘不殺不抗，果然不愧名門之後。襲殺司馬大俠，老朽雖曾隨行，並未動手，不知姑娘信也不信？」

司馬瓊望了他一眼，柳眉微舒，頷首道：「我信得過，司馬瓊總算未做錯事。」目光一轉，冷如萬載玄冰地道：「谷世表，就剩你了。」

谷世表一聲震天狂笑，道：「好，好，有仇報仇，有怨報怨，作一次總算吧！」陡地一頓，朝白氏夫人道：「彼此雖成大敵，容我仍以當年稱呼，賢妹，妳的兒子果眞厲害，有他在，我今天大概死定了，不過我也不是好收拾的，今日縱死，也要讓妳知道，華家有英雄，姓谷的也不是庸才。」

白氏夫人浩歎一聲，與秦氏夫人、長恨道姑，退向一邊。

谷世表直見白氏夫人退出，面上倏泛厲容，目光一掃，震聲道：「玄冥教上下……」話猶未畢，忽聽有人說道：「谷世表，你當眞要自取滅亡？」這聲音突然之極，威嚴之極，除了華家的人外，全場俱是一震。

但見場中突現一位威儀堂堂，氣度却和藹近人，衣衫樸素，但氣概却君臨天下的青袍男子，他，何時來到，簡直無人發現，彷彿自古及今，即岸立當地。

突然間，全場沉寂若死，人人肅然，連那睥睨群倫的九陰教主，銜恨刺骨的谷世表，這一瞬間，也戾氣盡消，渾忘其他，莫名其妙的震懾。

這青袍男子，正是那名滿天下，武功蓋世的落霞山莊主人，正是那正派人士，視爲泰山北斗的天子劍華天虹。

寂然片刻，華雲龍兄弟，上前拜見，華天虹將手一擺，示意免禮，所有的人，好似大夢初醒，除掉玄冥，紛紛問候道：「華大俠好？」

元清大師笑道：「華大俠，曹天化想必鎩羽而逃。」

華天虹含笑回禮，道：「未分高下，曹天化即自動罷手，情願退出江湖，安享餘年。」

他輕描淡寫，一語帶過，衆人却知，曹天化若不受挫，焉肯悄然離去，心中無不暗暗可惜，這一場驚天動地的搏戰，不曾目覩。

但見華天虹一顧蔡薇薇笑道：「蔡姪女，曹天化臨走，托我轉送三枚朱菓予妳，說是賭輸之物，事畢即交給妳。」

蔡薇薇嬌笑道：「華伯父還在謙虛，曹天化分明敗了，不然也不會說賭約輸了，想不到一時戲言，他居然當眞了。」

華天虹莞爾一笑，目光突然轉向谷世表。

各方魔頭，平時高談濶論，殲滅華家，直至面對華天虹，始發覺華天虹之高明，遠出彼等想

像，谷世表沮喪欲死，將心一橫，倏地厲聲喝道：「玄冥教全體動手，拚至最後一個，違令者斬。」

頓時喝吼如雷，玄冥教衆人潮水般湧上，嶺南一奇與瞿天浩、潘旭與阿不都勒，重又鬥起，餘下朱侗戰上皮自良，高泰拚鬥武明山，玄冥教高手全逢敵手，其餘弟子，雖朝俠義道及九陰教的人猛攻，俱遭阻止，依然被困重圍，無人可以脫困，顯然，玄冥教垂死掙扎，不過自速其亡而已。

華天虹雙眉微皺，道：「谷世表，你這是破釜沉舟，背水一戰？」

谷世表獰聲道：「正是華天虹，你們父子一齊上，本神君必令汝等死無葬身之地。」

華雲龍哂然一笑，道：「大言不慚，看你能在我手中走幾招？」面龐一轉，方待向父親稟告出手。

華天虹却將手一擺，道：「你在一旁觀看，谷世表不與我一戰，至死也難瞑目。」舉步上前。

谷世表暗覺失望，轉念一想：拚一個是一個，當下冷笑道：「華天虹，你爲何不用劍？」

華天虹淡然道：「我若用劍，你連拚命的機會都沒有，你這些年必練了不少毒技，我想見識見識。」

谷世表怒火中燒，厲嘯一聲，撲身一掌，他那手掌，突成五彩斑駁，鮮艷奪目，同時一股腥氣，直令旁觀者，聞之心頭煩焦，紛紛後退，大感驚凜，無人自信接得下如此惡毒掌力。

華天虹倒也不敢輕視，身形一轉，隨手一指，點向谷世表腕脈。

谷世表手臂一沉，化解了這一招，連連搶攻，揮掌如電，頓時施出了一套玄奧奇詭，凌厲絕倫的掌法。

瞬眼間，一片海濤般掌颼，套住華天虹盤旋不已，谷世表彷彿溶於掌颼中，身影俱失，半點痕跡不見。

這一場搏鬥，石破天驚，武林罕覩，谷世表所施掌法，只有華雲龍可窺端倪，且正沉酣於探求玄妙，那書籤中所載，自不如谷世表所施展之精微，脈絡分明，有此機會，他自不敢放過，所有的人，對谷世表武學造詣如此深厚，大出意料，連玄冥教的人，也不知教主有此武功。

那些武功低的，駭然大震，還以爲連天子劍也落下風，尖頂高手，却知谷世表再是高明，也不敵華家父子，只奇怪華天虹何以如此，華雲龍心中忖道：「谷世表不是不知道咱們父子武功，口出大言，必有毒謀，忖念中，已然猜出，欲待傳音父親，轉念一想，以父親機智，豈有不知之理，當下凝神觀戰。

展眼間，兩人已走百餘招，谷世表眼看自己展盡絕藝，華天虹仍是氣定神閑，信手封拒，自知多年苦練，還是遠遜華天虹，牙關一咬，即待施展最後一着，同歸於盡。

忽聽華天虹敞聲道：「谷世表，你也不過只有這等能爲，就敢興風作浪，華某反攻了。」

但見一條人影，自谷世表如山掌影中冲出，一連數轉，谷世表忽覺脊下一麻，已被點中穴道，連玉石俱焚的一着，也來不及施出，玄冥教衆人，駭然大驚，不覺住手，俠義道諸人，不願趁機襲敵，也都停止攻擊。

只見華天虹自谷世表袖中，取出一口豹皮小囊，道：「谷世表，你暗藏烈性炸藥，想一舉引

發，與十丈內人同歸於盡，別當華某不知。」順手一掌，解了谷世表穴道，淡然道：「你走吧！華某不殺你。」

谷世表羞憤欲死，厲笑一聲，道：「華天虹，你不用假慈悲，谷某尚無當年三害及九陰教首腦，那等厚顏，在華家手下苟延偷生。」倏然一掌，直向自己百會穴劈下。

玄冥教衆人，嘩然驚叫，華天虹驀然彈出一縷指風，擊中谷世表曲池穴，谷世表右臂一麻，雙目通紅，似欲噴火，厲聲道：「華天虹，士可殺而不可辱，你已勝了，尚待恁地？」

華天虹沉聲道：「華某決無辱你之意，你固滿懷仇恨，不妨平心思量，華家何處對不起你，天下武林那點惹了你？」

忽聽谷憶白哀聲道：「讓我過去，讓我過去。」

白素儀緊抱不放，垂淚道：「羽兒，你要爲娘心碎麼？妳過去他會殺了妳的。」

華雲龍劍眉一蹙，道：「姨媽，您讓表妹走過來吧！」接着傳音說道：「您若強阻，表妹勢必恨您終生，您放心好了，小侄保她安全。」

白素儀呆了一呆，谷憶白霍地離開母親，奔至華天虹身前跪倒，哭道：「姨父，放過我師父了罷。」

華天虹喟然一歎，華雲龍將她扶起，溫言道：「表妹鎮定點，不是咱們不放過令師，是令師自尋毀滅。」

谷憶白怔了一怔，低聲幽幽道：「多謝表哥。」倏地嬌軀一轉，撲至谷世表身前，抱住他大腿，哀聲道：「師父，您就看開一點吧！徒兒願代您死，只請您俯允。」

谷世表神色木然，以他魔頭心性，實未料到，谷憶白至此情形，尙不肯棄他，願代他死，他這一生，從來沒有如此感動，沉吟半晌，厲聲說道：「華天虹，你怎麼說？」

衆人聞言，俱感惑然，不明其意，但見華天虹略一沉吟，悠然向彭拜一揖，道：「彭大哥大嫂！」

彭拜截口道：「咱們兩家，那有彼此，你決定，就是我夫婦的決定。」

華天虹點了點頭，轉面向谷世表道：「她仍然是你的弟子。」

谷世表斷然道：「這不夠。」

華天虹微微一怔，華雲龍插口道：「舍表妹雖必認祖歸宗，可爲你義女，谷憶白之名仍可保留，谷家也不令絕後，這可以了麼？」目光一轉，望了父親一眼。

華天虹微一頷首，欣然一瞥兒子。

直到此刻，谷世表才狂笑道：「好，華家的人做事，一向是讓敵人也不得不佩服。」面龐一轉，沉聲道：「朱老！」

嶺南一奇應道：「老朽聽候吩咐。」

谷世表目光一一掃過潘旭、武明山、黃遐齡、董鵬亮等面上，道：「潘老、武老、董壇主！」

諸人一一應聲，心中却無限迷惑，不知谷世表心意何在，他人更不知他葫蘆內賣什麼藥了，不由好奇心起，靜靜看着，只見谷世表將教中要人盡皆聚集，始一字一頓道：「本神君死去，不知本教是否就此解散？」

衆人齊聲道：「我等必竭力輔助神君繼承之人，不屈不撓，至死不悔，以求本教基業永綿。」

聲音響澈雲霄，那聲勢依舊可觀，旁觀的人，對谷世表收買人心，統馭屬下手段之高明，倒也暗讚。

但見谷世表頷首道：「諸位忠心赤膽，本神君存歿俱感。」忽然將一卷黃册及一方令旗，交予谷憶白道：「憶白，妳先收起。」

谷憶白茫然不解，依言照辦，谷世表道：「憶白，往常妳都是叫我師父，如今可稱我一聲義父麼？」

谷憶白聽他言語之慈祥，迄未曾有，芳心激動，脫口道：「義父。」

她這一聲，完全是眞情流露，谷世表自然看得出來，不禁欣然一笑，輕撫她秀髮，須臾，震聲叫道：「憶白此後即我繼承之人，望諸位毋忘前言。」

谷憶白芳心大震，叫道：「師……義父！」

谷世表置之罔聞，一瞥白氏夫人，仰天發出一陣瘋狂大笑，道：「華家是該永存武林，無人可敵，姓谷的好恨——」語聲倏止，他魁梧身軀，緩緩倒下，場中高手，都看出他是自斷心脈而死，群俠雖不齒其爲人，對谷世表這份氣概，倒也暗暗欽佩。

谷憶白驚叫一聲，驀地暈倒谷世表身上。

玄冥教衆人，面色一黯，齊向谷世表屍體施禮，華天虹領着兩位妻子及華熙、華雲龍也作了一揖，戚然道：「谷世表，無論你是梟雄也罷，英雄也罷，華某也敬你是一世之雄，人死怨消，

請受華某一禮。」

忽聽九陰教主做聲笑道：「華大俠，谷世表既死，自此以後，欲與華家爲敵的，老身大膽斷言一句，此人不是瘋子，必屬白痴。」

此言一出，在場正邪數千人，無不有此感覺，那不但是華家父子武功蓋世，邪魔寒心，最重要的，華家大仁大義，光明磊落的家風，其所表徵的武林正氣，令人覺得無以爲敵，白道俠士對之頂禮，黑道梟雄爲之喪膽，尤其此前，有很多人，對華家父子，只是驚羨其武功絕世，譽滿天下。自此以後，彼等却突然覺得，華家並非高高在上，距他們遠之又遠，而是非常親近，以致江湖雖大，彼等無論走到那裡，華家精神亦在那裡，又何敵之有。

但見華天虹抱拳道：「華家但願江湖平靜，武林安寧，教主所言，如何敢當。」四面一禮，朗聲道：「星宿派，立誓不入中原，任玄隱遁窮荒，此間事畢，江湖當可太平不少時間，諸位可以放懷歸去了，有暇請至雲中山小坐，華家無任歡迎。」

衆人見大局已平，紛紛含笑揖別，九陰教首先賦歸，梅素若格於形勢，不能獨留，默默凝注心上人一眼，隨衆離去，蔡薇薇與薛靈瓊，追了上去，絮絮低語，良久未返，不知談些什麼？玄冥教首腦，却與華家及彭拜夫婦，商量許久，好不容易，白素儀才首肯女兒遵從谷世表的遺言，但須谷憶白一年歸家探看父母一次，且這一年，恐谷憶白心靈創傷太重，必與父母同住，同時，青春不能由此耽誤，擇婿的事，全由彭拜夫婦做主，玄冥教中任何人，不得干涉，嶺南一奇等，只得答應，隨即率屬離去。

直到此時，華天虹才得空，轉向妻子與長恨道姑處，凝視長恨道姑半晌，始嚅嚅道：「姊姊

！」

長恨道姑恨聲道：「不要叫我……貧道不配做你姊姊。」她話雖怨滿，語聲發顫，心頭激動，却隱藏不住。

華天虹面容一黯，口齒啓動，欲言又止，一時之間形勢僵住，沉悶的空氣，逼得人有點透不過氣來。

秦氏夫人倏朝白氏夫人一使眼色，白氏夫人螓首微笑，忽然喝道：「龍兒，將你掌心的字，給你顧姨看。」

華雲龍微微一怔，暗道：媽刻字我掌心，原來爲此。當下一語不發，跪至長恨道姑面前，翻掌伸出手臂。

長恨道姑目光一垂，但見掌心之上，赫然一個殷紅「恨」字，她如遭雷擊，身軀霍地一顫抖，搖搖欲墜，美眸淚水滾滾，喃喃唸道：「恨！恨！」

賈嫣大吃一驚，連忙趨前扶住，白氏夫人示意華雲龍起來，幾人亦是黯然神傷。

半晌，長恨道姑始漸恢復，但見她容色聳動，似有委決不下的事，突然一顧賈嫣，道：「嫣兒可願隨我？」

賈嫣想也不想，道：「媽兒求之不得。」

長恨道姑一瞥方紫玉，方紫玉含笑道：「嫣兒有此福份，我高興都來不及。」

長恨道姑才朝華天虹冷然道：「我帶嫣兒至思霞島，餘事你看着辦，不明間鳳妹、君妹，錯了別怨我永世不再同你相晤。」語罷，帶了賈嫣與方紫玉作別而去。

這時，旭陽早已東昇，天地一片絢爛景色，好似代表着華家今後命運。正如天乙子與谷世表臨死所言，華家父子，自此以後，威鎮宇內，江湖頂禮，華家永垂武林，直至以後數百年，依然爲武林泰斗，維持江湖平靜，爲歷代武林所未有，德深則澤長，本固則華茂，這乃理所當然事。至於華雲龍的婚事，則早已透露，由讀者諸君去做美滿安排吧！而且以他的風流倜儻，放蕩不羈，他那拈花惹草，隨處留情的性格，家有嬌妻，也未必能改，好在英雄多情，自古已然，風流而不下流，又何傷大雅，吹毛求疵，那是道學家的事了。

——全書完——

鶴高飛

司馬翎著

武俠名作家司馬翎先生精心傑作。

坎坷的命運！無邊的殺劫！

緊張！離奇！香艷！哀怨！貫穿整個故事，是一部獨特風格的武俠小說。

現已出版，敬請讀者惠顧。

文天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敬啓

海天情侶

墨餘生著

本書係墨餘生先生繼「瓊海騰蛟」後，又一部精心名作。

這是一部情節錯綜玄奧、離奇、故事動人、筆調精湛，且節節緊湊，高潮迭起，結局讀之意味深長。

近期內將由本公司陸續出版，以饗讀者，至時敬希武俠愛好者，萬勿錯失。

文天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敬啓

文天行專營類介紹

㈠書籍類：1.經銷批發新舊武俠、文藝、偵探、漫畫、鬼書等。
2.不全武俠配補成整套。

㈡書皮類：裝釘武俠、文藝、雜誌等各種書皮。

㈢書釘類：特製平頭不銹書釘。
1.長二公分（六台分）　2.長一・八公分（五台分）
3.長一・五公分（四台分）　4.長一公分（三台分）

㈣膠帶類：保護書籍不破損、不退色、透明寬膠帶。
1.大捲三・八公分寬　2.中捲二・八公分寬

㈤服務類：1.定期提供新書目錄資料，以供選購。
2.固定客戶定時發書（或限時郵寄）採用最快速方式作業，除限時郵件外免付郵資。
3.新開業戶或固定客戶免費贈送租書登記簿。

總經銷：文　天　行
店　址：台中市精武路二三二號
電　話：（〇四）二一一一五〇〇、二一一六七八〇
郵政劃撥：00229651 鐘波球收

大俠魂續下冊 司馬翎著

出版者・文天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人・鍾　秋　天

登記證・局版臺業字二一五四六號

總經銷・文　天　行

台中市精武路二三二號

電話(〇四)二一一一五〇〇

二一一六七八〇

郵撥:二二四八九二鍾秋天收

印刷者・翰樺美術印刷有限公司

定　價・新台幣　一六〇　元整

法律顧問・陳明昌　律師
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一　月　出版

著作權及版權所有・盜印必究